

名教中自有樂 直以前代外戚仕因純袴漢書曰班伯出與王詩子

弟為羣在綺繡純 惡積釁稔親舊側目左氏傳其弘曰

吾稔之日也杜預曰稔熟也惡積與築同視理絕通聞而

誅漢書邳都傳列侯宗室見都側目而視理絕通聞而

妄肆醜辭謂大罵也禮記曰嫂叔不通問諸母不救裳

口莠言自口毛 終久不寐而謬加大杖謂打也謝承

第五倫曰公有利乎對曰吾兄子嘗病一夜十往退而

安寢吾子有病鮮不省視而竟夕不眠若足者豈可謂

無私乎家語曰孔子謂曾子曰汝不聞乎昔警叟有子

曰舜舜事警叟也小極則待過大杖則逃走故警叟不

犯不父之罪而舜 薛包分財取其老弱苑南薛包字孟

嘗好學篤行弟子求分異居包不能止乃中分其財矣

婢引其老者曰與我共事久若不能使也田盧取其荒

田者曰吾少時所治意所戀也器物取朽敗 高鳳自

我素所服食身口所安後徵拜侍中

穢爭訟寡嫂東觀漢書曰高鳳字文通南陽人也鳳年

鳳本巫家不應為吏又與 未見子盡覺之深心唯數文通

寡嫂詐訟田遂不仕 表彥伯名臣頌曰深心托毫素

之偽迹顏延年詠向秀曰深心托毫素昔人睦親衣無

常主顏延年詠向秀曰深心托毫素昔人睦親衣無

米也西京雜記曰公孫弘起家徒步為丞相故人齊高

謂取車惟也漢書曰高祖從王媪武負貫酒兩家常折券

童容也左氏傳曰鄭伯怨人之無情一何至此莊子謂莊

子日人故無情乎莊子曰然實教義所不容紳冕所共  
惠子日人之無情何謂之人實教義所不容紳冕所共  
棄神長子昌言曰引之於教義臣等參議請以見事免  
整所除官輒勒外收付廷尉法獄治罪諸所連逮應  
洗之源委之獄官悉以法制從事婢采音不款偷車龍  
牽請付獄測實其宗長及地界職司初無糾舉及諸連  
逮請不足申盡臣昉云云誠惶誠恐以聞

奏彈王源一首

沈休文吳均齊春秋曰永明八年沈約為中丞

給事黃門侍郎兼御史中丞吳興邑中正臣沈約稽首  
言臣聞齊大非偶著乎前誥辭霍不婚垂稱往烈氏

傳日齊侯欲以文姜妻女鄭太子忽忽辭人問其故太子  
日人各有偶齊大非五口偶也漢書日雋不疑為京兆尹  
大將軍霍光欲以女妻之不疑固辭不肯當班固不  
疑述日不疑膏敏應變當理緯霍不婚遂巡致仕不若  
乃交二族之和辨伉合之美我升降厥隆誠非一揆禮記  
禮者將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廟下以繼後代也左氏  
傳施氏之婦怒施氏日已不能庇其伉儷尚書日道有  
升降政繇俗革吳都賦日森隆異固宜本其門素不相  
等孟子日先聖後聖其揆一也固宜本其門素不相  
奪倫尚書曰八音克使秦晉有匹涇渭無姓左氏傳曰  
耳至於秦秦伯納女五人懷襄與焉奉匭沃盥既而  
之怒日秦亞匹也何以甲我孫綽子曰或問雅俗日涇渭  
分流雅鄭異調自宋氏失御禮教雕蕪答實戰日衣冠之旅日  
失其序范曄後漢書霍諝奏記日宋光衣冠子孫衰子  
左氏傳鄭莊公日周姻婭淪雜罔計斯斯庶瑣姻婭則

無職仕毛萇曰兩督相謂曰姪漢  
書曰有斯養卒如淳曰斯賤也  
道鄭玄周禮注曰明目腆顏曾無愧畏  
昭永明目而無怍孔安國尚書傳曰  
映厚也毛詩曰不愧於人不畏於天  
若夫盛德之胤世

業可懷左氏傳曰逮卅盛德必百卅  
遠左氏傳曰逮卅盛德必百卅  
卓禮記曰三十壯有室鄭玄曰有室有妻妻稱室也解朝

卓禮記曰三十壯有室鄭玄曰有室有妻妻稱室也解朝  
與臣結榜以行箕箒咸失其所  
之悼也母成女施於結襦國語曰越王勾踐

行成於吳曰一介適女執箕箒於王宮者也  
志士聞而

傷心舊老為之歎息  
無論語子曰志士仁人  
自宸厯御寓

弘革典憲雖除舊布新而斯風未殄  
於左氏傳曰有星孛

所以除舊布新也尚書曰商俗靡  
靡利口惟賢餘風未殄公其念哉  
陛下所以負宸

與言思清整俗者也禮曰天子負斧依為斧文并風  
與與依同詩曰與言出宿尚  
書曰與依同詩曰與言出宿尚

書曰與依同詩曰與言出宿尚  
臣實儻昂謬掌天憲  
後漢書

雖埋輪之志無屈權右范曄後漢書  
紀為侍御史順帝遣八使詢風俗餘人受命之部網獨

理其車輪於洛陽都亭曰豺狼當路安問狐狸遂奏大  
將軍梁冀東觀漢記曰皇甫嵩  
上言四姓灌右咸各斂手也

而狐鼠微物亦盡大獸  
應璩詩曰城狐不可掘杜鼠不可熏晏子春秋景公問  
吳子曰治國亦有常乎對曰讒佞之人隱在君側猶社

鼠不熏也去此乃治矣范曄後漢書虞延謂馬成曰尔  
民之巨蠹久依城社不畏熏燒毛詩曰秩秩大猷也

風聞東海王源嫁女與富陽滿氏漢書曰尉佗曰風聞

也采聽商旅之言也源雖人品庸陋胃實參藟曾祖雅

賈逵國語注曰風采源雖人品庸陋胃實參藟曾祖雅

位登八命

檀道鸞晉陽秋曰王雅字茂德東海郡人為右僕射周禮曰八命作牧鄭司農曰一州之

亦八命也

祖少卿內侍帷幄父璿升采儲闈亦居清

顯

尚書曰亮采惠疇孔安國注曰采事也何法顯盛陳郡謝錄曰謝石以有大勳遂居清顯

府戎禁豫班通徹

應劭漢書注曰舊曰徹而托姻結好

唯利是求

左氏傳晉侯使呂相絕秦曰秦與晉出入秦惟利是視

為甚

孝經鉤命訣曰名源人身在遠輒攝媒人劉嗣之

到臺辯問嗣之列稱

吳郡滿璋之相承云是高平舊族

寵奮胤胤

魏志滿寵字伯寧景初二年為太尉薨子偉嗣此說曰偉弟子奮元康中至司隸校尉荀

綽冀州記曰

家計溫足見託為息鸞見婚對策曰家溫

而食

王源見告窮盡即索璋之簿閱

厚祿

漢書朱博曰王卿

音義曰明其等曰

見璋之任王國侍郎鸞又為王慈吳

郡正閣主簿

吳均齊春秋曰王慈字伯寶早

共詳議判與為婚

璋之下鉞五萬以為聘禮娶妻及納

圭以聘

文源先喪婦又以所聘餘直納妾如其所列則

與風聞符同竊尋璋之姓

族士庶莫辨滿奮身歿西朝

胤嗣殄沒

武秋之後無聞東晉

宋緒晉書陳畧有譽

西朝于寶晉紀曰苗頽殺司隸校

者何謂無

其為虛託不言自顯王滿連姻寔駭物聽

音義曰連親姻也尚書大

傳曰文王施政而物皆聽

試表曰古之受爵祿者有異於此

且買妾納媵因聘

為貧左氏傳鄭子產曰故志曰施衿之費化充牀第

禮曰女嫁母施衿結帨鄭玄曰衿佩中也左氏傳曰荆武

過鄭伯有賦鞞之責責趙孟曰衿第之言不踰闕杜預

曰第也鄙情教其行造次以之鄙情欲因行止之際逼臣取

利也老子曰自伐無功自養不長其在糾慝繩違允茲

道曰餘食贅行工彌曰更為瘠贅也糾慝繩違允茲

簡裁源即主言其遠隱信當此簡之所貶裁尚臣謹案南

郡丞王源系籍世次身得祭纓冕却秦有地資也同人

者貌異人者心列子曰夏桀殺紂魯相齊穆狀兒以彼

行嫌同之抱布禮記曰男以非有行嫌不相知名詩曰

謀且非我族類往哲格言董猶不雜聞之前契曰公侯

求成于楚而叛晉季文子曰史侯之志有之非我族類

其心必異論語考比識曰格言成法家語顏回曰回聞

董猶不同器而蒞馭馬豈有六卿之胄納女於管庫之人

尚書曰六卿分職禮記曰晉文謂趙文子知人所舉宋

子河魴同穴於輿臺之鬼豈其娶妻必齊之姜豈其食

魚必河之鯉豈其娶妻必宋之子又曰報則異高門降

衡雖自已作陸雲答兄書曰高茂祖辱親於事為甚說

與機古字同此風弗剪其源遂開點世塵家將被比屋

愧於昔辰方媾之黨革心於來曰賈子曰宋昭臣等祭

議請以見事免源所居官禁錮終身輒下禁止視事如

故言禁止其視事之源官品應黃紙臣輒奉白簡以聞

臣約誠惶誠恐云云

牋

荅臨淄侯牋

揚德祖

典略曰揚脩字德祖太尉彪子謙恭材博自魏太子以下並爭向交好又

是時臨淄侯以才捷愛幸秉意投脩數與脩書脩荅牋後曹公以脩前後漏泄言數

交閉諸侯乃收殺之

脩死罪死罪不待數日若彌年載

毛萇詩傳曰彌終也

豈由愛顧

之隆使係仰之情深邪損辱嘉會罰矣其文

易曰君子豹變其文

蔚誦讀反覆雖諷雅頌不復過此

說文曰諷誦也

若仲宣之擅

漢表陳氏之跨異域徐劉之顯青豫應生之發魏國斯

皆然矣

仲宣投劄表寓流楚壤故云漢表孔璋嘗身表民故云其域偉長淹密高密故云青也公幹淪

飄許京故云豫德連時居汝

至於脩者聽采風聲仰德

不暇

尚書曰樹曰周章於省覽何遑高視哉

門周章遠望曹植書曰足下高視於上京也

伏惟君侯少長貴盛休發旦之

資有聖善之教

自發武王名也且周公名也毛詩曰凱風

遠近觀者徒謂能宣昭懿德光贊大業而已

毛詩曰宣昭義問又

日人之秉彜好且是懿德周易曰富有之謂大業

不復謂能兼覽傳記留思文

章今乃含玉超陳度越數子矣

漢書相譚曰楊子之書

觀者駭視而拭目聽者傾首而竦耳非夫體通性達

受之自然其孰能至於此乎

老子曰天法道道法自然鍾會曰莫知所出故曰自

然又嘗親見執事握牘持筆有所造作若成誦在僑即書於手曾不斯須少留思慮仲尼日月無得踰焉論語子貢

日仲尼不可毀也仲尼脩之仰望殆如此矣是以對鵝論語

而辭作暑賦彌日而不獻植為鵝為賦亦命脩為之而

亦作之竟見西施之容歸增其貌者也越絕書曰越王

獻之於吳王伏想執事不知其然猥受顧錫教使刊

定鄭玄禮記注春秋之成莫能損益呂氏淮南字真子

金然而弟子箝口市人拱手者聖賢卓犖固所以殊絕

凡庸也史記曰孔子在位聽訟文辭有可與共者弗獨

能贊一辭柏子新論曰秦呂不韋請迎高妙作呂氏春秋

秋漢之淮南王聘天下辯通以著篇章書成皆布之都

市懸置千金以延示衆士而莫能有今之賦頌古詩之

變易者乃其事約蓋體具而言微也流不更孔公風雅無別耳漢都賦序曰賦者古詩之脩

家子雲老不曉事強著一書悔其少作曹植書曰揚雄

之儔為皆有毛詩序曰七月周公遭變陳王業之

君侯志聖賢之顯迹述鄙宗之過言仲山南之德未詳

竊以為未之思也謂之過言論語曰未之思也若乃不

志經國之大美流千載之英聲曹植書曰采庶官之寶

銘功景鍾書名竹帛國語晉悼公曰

其勳銘于景鍾韋昭曰景鍾景公鍾也墨子曰以其所

封禪書曰飛英聲銘功景鍾書名竹帛

昔克路之役秦

獲書於竹帛傳遺後世子孫也斯自雅量素所畜也豈與文章相妨害哉受所惠稿備矇瞍誦詠而已詩曰矇瞍工敢望惠施以忝莊氏曹植書曰其言之不漸恃惠子之知我也修言乎莊周喻植也惠施莊周相如者也故引之李緒瓌瓌何足以云曹植書曰詆訶文章魏志曰劉季緒名脩劉表子官至樂安太守反答造次不能宣備脩死罪死罪

### 與魏文帝牋一首

繁休伯文章志曰繁欽字休伯潁川人少以文辭知名以豫州從事稍遷至丞相主簿病卒文帝集序云上西征余守譙繁欽從時離訪車子能喉轉與銘同音欽機還與余而盛歎之雖過其實而其文甚麗

正月八日壬寅東領主簿繁欽死罪死罪近屢奉牋不足

自宣頃諸鼓吹廣求異妓時都尉薛訪車子年始十四

左氏傳曰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能喉轉引聲與銘同音白上呈見果

如其言注曰果成也即日故共觀試乃知天壤之所生

誠有自然之妙物也潛氣內轉哀音外激大不抗越細

不幽散廣雅口抗高也聲悲舊箱曲美常均樂汗圍徵曰聖人

均者亦律調五声之均也及與黃門鼓吹温胡迭唱迭

和漢書曰鄭声尤集黃門集樂之所漢書音義如淳曰

內置黃門喉所發音無不響應曲折沉浮尋變入節自

初呈試中間二句胡欲傲其所不知尚之以一曲巧竭



意。價既已不能。左氏傳韓宣子如楚叔向為介王而此  
 孺子遺聲抑揚不可勝窮優游轉化餘弄未盡。暨其清  
 激悲吟雜以怨慕。暨及詠北狄之遐征奏胡馬之長思  
古詩曰胡悽入肝脾哀感頑豔是時日在西隅涼風拂  
馬依北風衣袵也。在昔山臨溪流泉東逝同坐仰嘆觀者俯聽  
 莫不泣立殞涕悲懷慷慨自左驥史妣寒姐各倡。魏志文帝  
令杜夔為左驥等於賓客之中吹笙鼓琴然驥為顛音  
同也其史妣寒姐蓋亦當時之樂人聲類曰妣奴紺切  
說文曰媿字或作姐古能識以來耳目所見僉曰詭異  
字假借也姐子也切未之聞也。李陵與蘇武書曰陵自有識以來士之為難  
立持未有如子卿者也聖體兼愛好奇。莊子仲尼謂老聃是以因箴先自委曲  
曰兼愛無私也

伏想御聞必含餘憤異事速訖旋侍光塵寓目階庭與  
 聽斯調。左氏傳曰得宴喜之樂蓋亦無量。詩曰吉欽死罪  
 死罪

答東阿王牋一首

陳孔璋。文章志曰陳琳字孔璋廣陵人也。避  
亂冀州表紹辟之使典密事紹死魏  
太相碑為軍謀祭

琳死罪死罪昨加恩辱命并示龜賦披覽粲然君侯體  
 高世之才兼青萍干將之器。漢書去蓋諫文帝曰陛下  
曰趙襄子遊於圃中至於梁馬却不肯進青萍為參乘  
青萍進視下豫讓却寢伴為死人此青萍曰去長者且  
有事青萍曰少而與子友子今日為大事而我言之失  
相與之道子賦吾君而我不可言失為人臣之道如我者

唯死之可也退而自殺青洪讓讓之友也張叔文論曰  
青洪砥礪於鋒鏑庖丁剖儀於用刀越絕書曰楚令歐  
冶子干將為鐵劍二枚吳越春秋曰干將拂鐘無聲應機立斷  
昔吳人造劍二枚一曰干將一曰莫邪拂鐘無聲應機立斷  
曰西閭過東渡河中流而溺船人接而出之問曰子何之過曰  
欲詭東諸侯松人曰子渡河而溺安能說來不諸侯乎過曰獨不  
聞干將莫邪拂鐘不錚試物不知然以之綴履曾不如  
兩錢之錐今子持槩乘扁舟子所能也若試與子東說  
諸侯王見一國之王子之蒙蒙然無異於未視狗也又  
曰淳于髡三稱鄰忌三知之髡等純屈而去故所以尚  
干將莫邪者此乃天然異而不非鑽仰者所庶幾也言天  
貴於立斷然受於異氣也孔安國尚書傳曰而不受  
也論語顏淵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音義既遠清辭  
妙旬焱絕煥炳華也鹽念切譬猶飛兔流星超山越海  
龍驤所不敢追况於駑馬可得齊足驥馱古之駿馬也  
流星言疾也李九七嘆曰神奔電馳星流矢驚夫聽白  
則莫若益野騰駒楚辭曰驢騾復寔定而齊足

雪之音觀綠水之節然後東野巴人曲鄙益著宋王  
援琴而鼓之為幽蘭白雪之曲淮南子曰手會綠水之  
趨高誘曰綠水古詩也東野下里之音也宋玉對問曰  
客有歌於郢中者其載懽載笑欲罷不能詩曰既見復  
始曰下里巴人也載懽載笑欲罷不能詩曰既見復  
論語顏淵曰夫子博我以謹韞櫝玩耽以為吟頌論語  
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謹韞櫝玩耽以為吟頌論語  
曰有美玉於斯韞櫝而藏諸吟誦謂謳吟歌誦琳死罪死罪

答魏太子牋一首

魏略曰魏太子與曹芳書質報之

吳季重

魏志吳質字季重濟陰人以文才為文帝所善為朝歌長官至振威將軍

文帝為太子時重答此牋也

二月八日庚寅臣質言奉讀手命追亡慮存恩哀之隆  
形於文墨日月冉冉歲不我與楚辭曰老冉冉而逾施論語陽貨曰歲不我與

昔侍左右則坐眾賢出有微行之遊入有管絃之懽

漢書曰武帝微行私出張晏曰騎出入置酒樂飲賦詩稱壽

安君起為壽如淳曰上酒謂稱壽也自謂可終始相

保並騁材力効節明主何意數年之間死喪略盡臣獨

何德以堪久長陳徐劉應才學所著誠如來命惜其不

壽可為痛切凡此數子於雍容侍從實其人也

容掄揚漢書曰嚴助侍燕從容若乃邊境有虞群下鼎沸軍書輻至羽

檄交馳於彼諸賢非其任也

漢書曰延年曰群下鼎沸往者孝武之世文章為盛若東方

朔枚臯之徒不能持論即阮陳之儔也

漢書東方朔枚臯其唯嚴助壽王與聞政事然皆不慎其身善謀

於國卒以敗云臣竊恥之

漢書曰唯嚴助與吾丘壽王竟坐棄市壽王後坐事誅論語曰冉子退朝子曰何晏

也對曰有政子曰其事也如有政雖不吾以吾其與聞

之至於司馬長卿稱疾避事以著書為務則徐生庶幾

焉

漢書司馬相如常稱疾避事又長卿妻曰長卿時著書人而今各折已為異物矣

異物又何足患後來君子實可畏也

魏文書曰後生籍之場休息篇章之囿

班固答賓戲曰安安乎藝術之場休也發言抗論窮理盡微

周易窮理盡性之文奮矣

如春華班固與弟超書曰傳武仲下筆不休雖年

如春華班固與弟超書曰傳武仲下筆不休

齊蕭王才實百之

魏文書曰君德不及蕭王年尚之齊矣東觀漢記曰更始遣使者立光武

易此於武師功德百之也

此眾議所以歸高遠近所

以同聲

周易曰同聲相應

然年歲若隊今質已四十二矣白髮

生鬢所慮日深實不復若平日之時也但欲保身勅行

不蹈有過之地以為知己之累耳

莊子曰可以保身孔安國尚書傳曰物正

也慎子曰又處無過之地則世俗聽矣

遊宴之歡難可再遇盛年一過實

不可追臣幸得下愚之才值風雲之會

論語子曰唯上智與下愚不移

周易曰雲從龍風從虎

時邁齒載徒結切尚書曰日月逾邁左氏傳宰孔謂齊侯曰伯舅豈老杜預曰七十曰耄也猶欲觸曾奮首展其割裂之用也不勝悽悽

尚書曰悽悽敬也

以來命備悉故略陳至情質死罪死罪

### 在元城與魏太子牋一首

吳季重

魏略曰質遷元城令之官過鄴辭太子到縣與太子牋

臣質言前蒙延納侍宴終日

鄭玄禮記注曰延進也

燿靈匿景繼

以華燈

楚辭曰角宿未旦燿靈焉藏廣雅曰燿靈日也楚辭曰蘭皋明燿華燈錯

雖虞卿適

趙平原入秦受贈千金浮觴旬日無以過也

史記曰虞卿者遊說之士也說趙孝成王一見賜金百鎰再見為上卿故號為虞卿又曰秦昭王為書遺平原君曰寡人間君之高義願與君為布衣之交君幸過寡人願小器易盈先取與為十日之飲平原君遂入秦見昭王

沉頓醒寤之後不識所言

孔安國尚書傳曰沉謂醉具也頓猶斃也即以五

日到官初至承前未知深淺

言每事承前無所改然觀易也深淺猶善惡也

地形察土宜

左氏傳賓媚人曰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

西帶常山連岡平

疆理天下物土之宜

西帶常山連岡平

疆理天下物土之宜

西帶常山連岡平

西帶常山連岡平

代漢書有恒山郡張晏曰恒山在北鄰栢人乃高帝之

所忌也漢書上等上東擊韓信餘寇東垣還過趙趙相貫高

縣名何曰栢人上曰栢重以泚水漸漬疆宇漢書栢山

窮泉谷入黃河泚音胸喟然嘆息思淮陰之奇譎亮成

安之失策漢書成安君陳餘背漢之趙造張耳與韓信

立漢熾失策謂不南望邯鄲想廉藺之風廉頗藺相如

也故想其風邯鄲東接鉅鹿存李齊之流漢書文帝問馮

吾尚食監高祛數為我言趙將李齊之賢具戰都人士女

於鉅鹿下吾每飲食意未嘗不在鉅鹿也

服習禮教西都賦曰都人士士皆懷慷慨之節包左車之

計漢書廣武君李左車說成安君曰聞漢將韓信議欲

以下趙願假臣奇兵三萬人絕其輜重足下深溝高

壘堅壁勿與戰吾奇兵絕其後兩而所負闇弱無以益之

毛蔓詩傳若乃邁德種恩樹之風聲尚書外繇邁種使

農夫逸豫於疆田女工吟咏於機杼固非質之所能也

詩曰爾公爾侯逸豫無期漢書酈食其曰農夫

釋未紅女下機工與紅同毛詩序曰吟咏性情性至於奉

遵科教班揚明令刊條也下無威福之吏邑無豪俠之

係尚書曰臣無賦事行刑負於故實國語樊穆仲曰魯

於遺訓而抑亦慄慄有庶幾之心孔安國尚書傳

嚴助釋承明之權受會稽之位壽王去侍從之娛統東

郡之任其後皆克復舊職追尋前軌今獨不然不亦異

乎漢書曰嚴助為中大夫上一問所欲對曰願為會稽太

守數年賜書制詔會稽太守君猷承明之廬出為郡

吏久不聞問助恐上書謝殺奉三年計最詔詳因留侍  
中又曰吾立壽王善格五刀位待詔拜侍中後為東郡尉  
復徵入為光祿大夫侍中張敞在外自謂無音陳咸憤積思入京城  
張敞曰張敞為膠東相與生不邑書曰值敞遠守劉郡取  
於繩墨何應糾結固無奇矣又曰陳咸字子康為南陽太  
守咸數賂遺陳湯與書曰即蒙子公力得入帝彼豈虛  
城死不恨矣後竟入為少府又曰陳湯字子公彼豈虛  
談夸論誑耀世俗哉斯實薄郡守之榮顯左右之勤也  
古今一揆先後不貲爾雅曰貲易也焉知來者之不如今  
論語曰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聊以當觀不敢多云所負死罪死罪

### 為鄭冲勸晉王牋一首

阮嗣宗 臧榮緒晉書曰鄭冲字文和滎陽人也位至太傅又曰魏帝封晉大祖為晉公太原等十郡為邑進位相國備禮九錫太祖讓不受公卿將校皆詣府勸進阮

籍為其辭魏帝尚貴鄉公也太祖晉文帝也

冲等死罪伏見嘉命顯至竊聞明公固讓冲等眷眷實有愚心以為聖王作制百代同風褒德賞功有自來矣

漢書武帝詔曰古者賞有功褒有德左氏傳叔孫曰叔出季熱有自來矣昔伊尹有莘氏之媵臣湯立以為三公史記曰伊尹從于湯乃為有莘之媵臣毛詩曰實維阿衡實左左商王毛萇曰阿衡伊尹也

周公籍已成之勢據既安之業光宅曲阜奄有龜蒙

之渙者一朝指麻茅乃封營丘 尚書中候曰王即理駕水

崖史記曰西伯以呂尚為太師武王東伐師尚父左仗黃鉞右秉白旄以誓武王以平商封尚父於齊營丘魏

書荀攸勸進曰昔周公承六武之迹受已成之業呂自

望暫把旄鉞一時指麾昔大啓土宇跨州兼國

是以來功薄而賞厚者不可勝數東觀漢記曹節上書曰功薄賞厚誠有淑

也踏然賢哲之主猶以為美談至公羊傳曰魯人況自先相

國以來世有明德王隱晉書宣紀曰天子策命上為相

書曰明德惟馨翼輔魏室以綏天下朝無闕政民無謗

言南都賦曰朝無闕政風烈昭宣左氏傳曰復霸也前者明公西

征靈州北臨沙漠榆中以西望風震服羗戎東馳迴首

內向王隱晉書文紀曰姜維出隴右上帥輕兵到靈州

榆中縣李陵書曰遠聽之臣望風馳命爾雅曰震懼也

長楊賦曰繁節西征羗棘東馳封禪文曰昆蟲聞擇回

首百內鸞鳴如也東誅叛逆全軍獨尅禽隘閭之

斬輕銳之卒以萬萬言威加南海名傳切三越王隱

文紀曰諸葛誕反上親臨西園四面並攻頃史陷廣斬

送誕首魏志曰誕開城自守遣小子觀至吳請救吳遣

唐岑王祚來應誕及斬誕唐俗王祚皆降吳兵萬眾器

仗軍實山積孫子兵法曰用兵之法全軍為上破軍次

之闔閭吳王也以此孫權兩雅曰懼也郭璞曰宇內

即攝字也漢書有三越謂吳越及南越閩越也

康寧詩慙不作過秦論曰包舉宇內尚書五福三曰康

乎君居陳蔡詩慙是以殊俗畏威東夷獻舞書曰東夷

不作盜賊伏隱也王化獻其樂舞故聖上覽乃昔以來禮典章開國

光宅顯茲太原毛詩曰率由舊章周易明公宣承聖旨

受茲介福允當天人易曰受茲介福以中正也左氏元

功盛動光光如彼國士嘉祚魏魏如此內外協同靡譽

靡遠由斯征伐則可朝服濟泗掃除吳會國語曰齊教大成定三革

隱五乃朝服以濟河而無沐惕焉為文事勝矣西塞江源望祀岷山漢書曰江

特牲亦牛犢塞謂報神恩也禮記曰東巡狩望祀山川

迴戈弭節以麾天下長楊賦曰迴戈而指南越相夷靡

也遠無不服邇無不肅國語祭公諫父曰近今大魏之

德光于唐虞明公盛勳超於栢文然後臨滄洲而謝支

伯登箕山而揖許由豈不成寧莊子曰舜讓天下於子

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支或為交呂氏春

秋曰昔堯朝許由於沛澤之中請屬天下於夫子許由

遂之箕山至公至平誰與為鄰仲長子昌言曰人主臨

其道幽遠而無何必勤勤小讓也哉冲等不通大體敢

以陳聞

### 拜中軍記室辭隋王牋一首

謝玄暉蕭子顯齊書曰謝暉為隋王子隆府

軍記室隆世祖武皇帝

故吏文學謝眺死罪死罪即日被尚書召以眺補中軍

新安王記室參軍眺聞潢汙之水願朝宗而每左氏

潢汙行潦之水尚書驚蹇之乘希沃若而中疲論曰

驚蹇之乘不騁千里之塗王逸楚辭注曰蹇跛也法言

曰希蹇之馬亦騁之乘也李執曰希望也詩曰我馬維

駘六轡沃若何則皐壤搖落對之惆悵莊子仲尼謂

壤若使我欣欣而樂樂未畢也哀又繼之楚辭歧路

曰草木搖落而變衰又曰惆悵予兮私自憐西東



或以歎嗚鳥合切淮南子曰楊子見岐路而哭之為其可以

與鳴同嗚流涕歎況迺服義徒擁歸志莫從言容服義之情也楚

蕭潘岳楊氏七哀詩曰濯如葉落樹遶然兩絕天論衡曰

如秋賦實庸流行能無算朝文論語注曰算數也屬甸天地休明山

川受納天地喻帝山川喻王左氏傳王孫滿曰德復采

一介抽揚小善尚書秦穆公曰如有一介臣周書陰符

表賦曰庶小故捨耒場圃奉筆兔園詩曰九月菜場圃

王好宮室苑圃東亂三江西浮七澤言常從子隆也蕭

子隆為東中郎將會稽太守後遷西將軍荆州刺史荆

江越境也七澤楚境也孔安國尚書傳曰正絕流曰亂

尚書曰三江既入震澤底定楚辭曰過頁契闊戎旃從

容燕語毛詩曰死生契闊周禮九種通帛曰旃劉向七

有譽長裾曰曳後乘載脂鄒陽上書曰向王之門不可

曰文學記乘於後車言邁榮立府庭恩加顏色曹植豔

長者賜沐髮希陽未測涯淡楚辭曰朝濯髮於陽谷撫

臆論報早誓肌骨顏表曰抱擊歸審刻肌骨不悟

滄溟未運波臣自湧運則將徙於南溟司馬彪曰轉運

也又曰莊周謂監河侯曰君豈有升斗之水而活我哉濤

解方春旅翻先謝潘房王府舊草賦舍也劉楨贈徐

清切潘房寂寒舊潘房王府舊草賦舍也劉楨贈徐

左氏傳曰華門圭竇輕舟反泚弔影獨留言舟反而已  
之人皆陵其上曰浮輕舟而上湖曹子建責躬白雲在天龍門不見天賦  
曰形影相弔五情愧被白雲在天龍門不見天賦  
子傳西王母為天子謠曰白雲在天山陵自出道路修  
遠山川間之將子無死尚能復來楚辭曰過夏首而西  
浮顧龍門而不見王去德滋永思德滋深莊子徐無鬼  
逸曰龍門楚東門也謂女子商曰子  
不聞夫越之流人乎去國數日見其所知而喜去國旬  
月見所常見於國中而喜交暮年也見似人者而喜矣  
不亦去人滋深乎唯待青法可望候歸艤於春渚巽王入  
者思人滋深乎唯待青法可望候歸艤於春渚巽王入  
傳注曰餘皚舟名也朱邱方開効蓬心於秋實史記  
侯朝天子於天子之所立舍曰邱諸侯朱力故曰朱邱  
莊子謂惠子曰夫子拙於用大則夫子猶蓬之心也夫  
韓詩外傳簡王曰夫春如其篋履或存往席無以韓詩  
樹排李秋得食其實也如其篋履或存往席無以韓詩  
曰少原之野婦人刈蒼薪而夫簪其哀言不亡楚昭  
王亡其跡履已行三十步後還取之左右曰何惜此王曰

吾悲與之俱出不俱反自是楚用無相奔者韓子曰文  
公至河命席擗拾之魯犯聞之曰席擗所卧也而君奔  
之臣不勝其哀鄭玄周雖復身填溝壑猶望妻子知歸  
禮注曰紅席乃單席也列女傳梁高行曰妾夫不幸早死先狗馬填溝壑  
壑東觀漢記張湛謂朱暉曰願以妻子託朱生攬涕告  
辭悲來橫集楚辭曰思美人兮攬涕而竚昭又曰涕橫  
橫不任犬馬之誠史記丞相青翟曰  
且勝犬馬心

到大司馬記室牋一首

任彥昇

劉琦梁典曰宣德太后以公為大司馬

記室參軍事任昉死罪死罪伏承以今月令原肅雁典

策劉劭甘泉賦曰德顯功高光副四海東觀漢記明帝

或以德顯朱浮與彭寵書曰伯通自伐以為功高天下含生之倫庶身有地曹植

伯通自伐以為功高天下含生之倫庶身有地曹植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傳子反曰信以守禮禮以庇身況叻受教君子將二十

年魏文帝令曰况吾託士人咳切唾為恩眡成飾

莊子孔子謂漁父曰丘幸聞咳小人懷惠顧知死所論

子日小人懷惠左氏傳其友謂昔承嘉宴屬有緒言提

挈切苦結之盲形乎善護豈謂多幸斯言不渝梁史曰始

於竟陵王西邸從容謂叻曰我登三府當以卿為騎兵高祖善騎

訪亦戲高祖曰我若登三事當以卿為騎兵高祖善騎

射也至是故引叻符昔言也莊子孔子謂漁父曰曩者

先生有緒言而去漢書勝養卒曰兩人左提右挈滅燕

易矣詩曰善戲謔兮漢書衛青曰臣幸得待罪行間左

氏傳羊舌職曰民之多幸國之不幸詩曰寔命不渝毛

萇曰諭變也雖情謬先覺而迹淪馬頤先覺也猶生齊邦是

淪驕餽也論語子曰抑亦先覺者是賢乎漢書相生湯

欲借書班嗣報曰不維聖人之網不輒驕君之餽也湯

沐具而非弔大厦構而相賀淮南子曰湯沐具而蟻風

別也明公道冠二儀勲超遂古儀楚辭曰遂古之初誰

傳道將使伊周奉轡相文扶轂上林賦曰孫叔奉轡羽

也扶神功無紀作物何稱言聖德幽玄同夫二者既無功

神人無功聖人無名司馬彪曰神人無功言脩自然不立功也聖人

無名不立名也莊子曰造物者為人司馬彪曰造物者道也府朝

初建俊賢翹首阮籍奏疏曰群英惟此魚目唐突璠璣

魚目似珠興璠璣玉也惟書曰秦失金鏡魚目入珠韓

詩外傳曰白骨頰象魚目似珠左氏傳曰季平子卒易

虎將以與璠璣孔融汝穎優劣論顧已循涯寔知塵忝

千載一逢再造難東觀漢記太史官曰朕况千載曰

之恩同於上帝雖則殞越且知非報左氏傳齊侯曰小

故云再造也白恐墮越于下毛

詩曰匪報也永以為好也不勝荷戴昇營之情國語申胥曰昔楚莊詣廳奉白牋謝聞昉死罪死罪

### 百辟勸進今上牋一首

任彥昇

何之元梁典曰高祖武皇帝諱衍字叔達姓蕭氏本蘭陵郡縣中都里人也劉璠梁典曰帝詔授公加公九錫公辭於是左長史王瑩等勸進公猶謙讓未之許瑩等又牋並任昉之辭也帝謂寶融也史記曰司馬遷自亭作今上本紀然遷以漢武見在故云今上也

近以朝命蘊策旨奏舟誠方言曰蘊崇也謂尊崇也蘊與韞同秦被

還命未蒙虛受易曰君子以虛受人措紳顛顛深所未達司馬相

書曰因難措紳生之略術李奇曰措插務於紳紳大帶薛君韓詩章句曰萬人顛顛仰天告愬論語子曰丘未

也蓋聞受金於府通人之弘致呂氏春秋曰魯國之法有能贖之者取其金於府子貢贖魯人於諸侯來而辭不取其金孔子曰賜失之矣自今以往魯人不贖人矣

致之言至也注曰高蹈海隅匹夫之小節莊子曰舜以天

大懼是以復秉石而周公不以為疑尸子曰昔者武王崩

公不以為讓尚書中候曰王至田於溪水增玉瑤而太

哲繼軌先德在民毛詩曰世有哲王晉中興書曰王綏

伯曰樂武子之德在經綸草昧嘆深微管易曰雲雷屯

君子以經綸

又曰天造草昧論語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曰加  
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披髮左衽矣  
以宋方之役荆河是依劉璠梁典曰蕭順之生高帝及  
軍將軍崔慧景反破左與衆十萬於鍾山宮城拒守豫  
州聞難投袂而起戰於越城破慧景走追斬之除侍中  
遷尚書令左氏傳曰冬吳伐楚以報朱方之役班師振  
旅大造王室尚書曰班師振旅左氏傳曰班師也兵入  
造于班師也雖累繭救宋重脰存楚說文曰黑髮也古曲切戰國策曰公  
百舍重繭往見公輸般輸般服焉請見之王王曰善哉  
請無攻宋高誘曰公輸般魯班之子百舍百里一舍也  
重繭累脰也淮南子曰中包胥累繭重脰七日七夜至  
于秦庭以見秦王曰使下臣告急秦王乃發軍擊吳果  
大破之以存楚居今觀古尚何足云而惑甚盜鍾功元  
不賞呂氏春秋曰范氏亡有得然有音恐人聞之而奪

已濂掩其耳惡聞其過亦由此也漢書劄通謂韓信曰臣聞勇略震主者身危功蓋天下者不賞皇天  
右主不勝其醜左氏傳晉大夫謂秦伯曰是以玉馬駿  
奔表微子之去金版出地告龍逢之怨劉璠梁典曰東  
豎尚書令懿於中書省飲鴆此論語此考議曰殺惑女姐  
已玉馬赴宋均曰女姐已有美色也玉馬喻賢臣奔去  
也論語陰媿識曰庚子之早金版尅書出地庭中曰臣  
族曹王禽宋均曰謂殺閔龍之後夷子旦庭中地有此  
版異也龍同姓稱族也明公據鞍較采厲三軍之志獨居  
掩涕激義士之心劉璠梁典曰高祖告難於荊州行事  
悲感未視事張昭謂權曰方今天下鼎沸何得寢伏哀  
戚乃扶上馬陳兵而出范曄後漢書曰馬援據鞍顧盼  
三國各臣頌曰輟哭止哀東觀漢記曰光武兄齊武王  
以諮遇害上獨居不御酒肉坐卧枕席有涕泣處晉中興  
書劉胤謂邵續曰莫若亢大順以激故能使海若登楫  
義士之心奉忠正以厲軍民之志

罄圖效祉焚辭曰使相靈鼓瑟考令海若舞馮夷王逸曰海

尺人物具焉若海神名也管子曰登山之神有人則見者長

見且走馬前走導也兩雅曰罄盡也山戎孤竹東馬景

從漢書郊祀志曰齊桓公曰寡人比伐山戎過孤伐罪

弔民一匡靖亂尚書曰奉辭伐罪孟子曰湯始征自葛

一匡天下左氏傳宰孔謂音匪叨天功實勤濡足左氏

侯曰君務靖亂無勤於行謂音匪叨天功實勤濡足左氏

之推曰竊人之財猶謂之盜况貪天功以為己力韓詩

外傳曰申徒狄非其出將自投於河雀責簡而止之曰聖

人仁人民之父母今為且明公本自諸生取樂各教鍾

濡足故不救人可乎意別傳曰嚴遵與光武帝俱為諸生道風素論坐鎮

樂廣曰各教中自有樂也何為乃爾道風素論坐鎮

雅俗王隱晉書劉琨表曰李術以素論門望不可與推

調不習係吳講茲神武昔植上疏曰不取孫吳而開與

武而不驅盡誅之氓濟必封之俗史記周公曰後嗣王

殺者夫大傳曰周民可比屋而封也孔安國尚書傳曰濟成也

也王充論衡曰堯舜之民比屋可封樂紂之民比屋可誅

也龜玉不毀誰之功歟論語曰季氏將伐顓臾冉有季

中是誰之過歟獨為君子將使伊周何地謝承後漢書

曰遠伯取獨為君子其等不達通變實有愚誠周易曰

使民不任控款悉心重謁論語注曰位位誠懇伏願時

膺典冊式副民望左氏傳師曠謂晉侯曰夫

詣蔣公首

阮嗣宗職榮緒晉書曰太尉將濟聞籍有才雋而辟之籍詣

初濟恐籍不至得記欣然遣卒迎之而籍

已去齊大終於是卿親其前之籍乃就吏後謝病歸後  
為尚書郎相本有濟世志屬魏晉之際天下多故遂酣飲  
為常文帝初欲為武帝求婚於  
籍籍醉六十日不得言而已

籍死罪死罪伏惟明公以含一之德據上台之位尚書曰伊尹

泰階六符經曰中階上星謂諸侯三公漢書音義曰泰階三台群英翹首俊賢抗足易通卦

人聞鷄鳴皆翹首開府之見人人自以為掾屬辟書始下下走為首

辟猶召也司馬遷書曰太史公牛馬走應劭漢書注曰走僕也子夏處西河之上而文侯擁篲

史記曰卜商字子夏禮記魯子謂子夏曰事夫子於洙泗之間退而老於西河之上呂氏春秋白圭曰魏文侯師子夏李奇漢

書注曰擁篲為恭也鄒子居黍谷之陰而昭王陪乘劉向別錄曰鄒衍在

也如今卒持帶也鄒子居黍谷之陰而昭王陪乘燕有谷寒不生五穀鄒子吹律而溫生黍七略曰方士傳言鄒子在燕其遊諸侯畏之皆郊迎而擁篲鄭玄周禮注曰陪乘參乘也

夫布衣窮居韋帶之圭公大人所以屈體而下之者為道

存也鄒陽上書曰布衣窮居之士身在貧賤說苑唐且謂秦王曰大王常聞布衣韋帶之士怒乎呂氏春

秋曰三公大人從而化之此得之於學也莊子曰若大人者目擊而道存焉籍無鄒卜之德

而有其陋猥見採擢無以稱當勇將耕於東臯之陽輸

黍稷之稅以避當塗者之路漢書武帝制曰守文之君

以翼戴其州負薪疲病足力不強孟子曰欲則先王之法

主者甚衆也負薪疲病足力不強孟子曰欲則先王之法

曰昔者有王命有負薪之憂不能造朝列子曰非足力之所及也補吏之召非所克堪

乞廻謬恩以光清舉

文選卷第四十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文選卷第四十一

梁昭明太子選

唐蘇頌郎李右內率府錄事參軍事崇賢館監學蔭李善注  
奉政大夫同知池州路總管府事張伯顏助率重刊  
書上

李少卿答蘇武書一首

司馬子長報任少卿書一首

揚子幼報孫會宗書一首 孔文舉論盛孝章書一首

朱叔元為幽州牧與彭寵書一首

陳孔璋為曹洪與魏文帝書一首



答蘇武書一首

李少卿

子卿足下蔡邕獨斷曰陛下者群臣與至尊言不敢指也及群臣庶士相與言陛下者而告之因卑達尊之意足下待者執事之屬皆此類也勤宣令德策名清時左氏傳僖公二十三年狐突對晉惠公曰策名委質榮貳乃辟也策名謂君簡書臣之名清時謂昭帝之時榮問休暢幸甚幸甚而得謂之幸分遠託異國昔人所悲子新論雍門周鼓琴見孟嘗君曰先生鼓琴亦能令悲乎對曰所能令悲者遠赴絕國無相見期若此人者但聞飛鳥之號秋風之號望風懷想能不依依昔者不遺遠原遠谷慰誨勤勳有踰骨肉陵雖不敏參經曰能不慨然自從初降以至今日身之窮困獨坐愁苦終日無觀但見異類類王肅曰異類四方夷狄也韋韞韞切毛毛川首切

慎以禦風雨糴肉酪飲水以充飢渴

說文曰講臂衣也漢書董君綠憤傳講注曰韞

形如射鞬以縛左右手以於事便也韞舉自言策詎

與為歡胡地玄冰邊土慘烈廣雅曰慘毒也但聞悲風

蕭條之聲涼秋九月塞外草衰夜不能寐側耳遠聽胡

笳互動牧馬悲鳴杜摯賦序曰笳者李伯陽入西戎

嗟乎子卿陵獨何心能不悲哉與子別後益復無聊

聊賴也上念老母臨年被戮妻子無辜並為鯨鯢

傳楚子曰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鯨鯢而封之以為身

大戮杜預曰鯨鯢大魚名以喻不義之人吞食小國身

負國恩為世所悲玄禮記注曰負背也鄭子歸受榮我

CENTRAL LIBRARY

留受繫命也。如何身出禮義之鄉而入無知之俗，違弃君親之恩，長為蠻夷之域，傷已令先君之嗣。先君謂其父當戶也。即廣更成戎狄之族，又自悲矣。功大罪小，不蒙明察，孤負陵心區區之意。每念至，勿然忘生。陵不難刺，亦心以自明。勿切頸以見志，顧國家於我已矣。王逸注曰：已矣，絕望也。殺身無益，適足增羞。故擗臂忍掌，執復苟活。孟子曰：馮婦善搏虎，攘臂下車，衆皆悅之。左右之人，或陵如此，以為不入耳。之歡來相勸勉，異方之樂，祇支令人悲增切怛耳。爾雅曰：憂也。方言：嗟乎，子卿人之相知，貴相知心。前書：倉卒，切曰：怛，痛也。未盡所懷，故復略而言之。昔先帝授陵步卒五千，謂武

帝出征絕域，五將失道，陵獨遇戰。漢書武紀曰：天漢二年，將軍李廣利出酒泉，公孫敖出西河，騎都尉李陵將步卒五千，出居延時，無五將未審，陵書之誤。而武紀略之，集表云：臣以天漢二年到浚稽山，五將失道，詳此。亦不云其名。而裏萬里之糧，帥徒步之師，出天漢之外，入強胡之域。漢書蕭何其稱甚美，臣贊按流俗語曰：天以五千之衆對十萬之軍，策疲乏之兵當新羈之馬。說文曰：羈，馬絡頭也。然猶斬將搴旗，追奔逐北。商君書曰：斬將搴旗之士，臣贊按：取曰：搴，北滅跡掃塵，斬其梟帥。張晏漢書注曰：驍使三軍之士視死如歸。執士不旋踵，鼓之使三軍之士視死如歸。臣不如王陵也不才，希當大任。呂氏春秋：淳于髡曰：臣意子成父，陵也不才，希當大任。不肖不足以當大任。

謂此時功難堪矣。說文作戡，戡勝也。此是地名，今傳俗用。匈奴既敗，舉國

興師。劉兆發梁注：日舉盡也。更練精兵，強踰十萬，單于臨陣親自

合圍，客主之形既不相如，而去步馬之勢又甚懸絕。疲

兵再戰，一以當千，然猶扶乘，創初良痛，決命爭首。漢書

與單于連戰，士卒矢傷三創者，持兵死傷積野，餘不滿百而

皆扶病不任干戈。然陵振臂一呼，創病皆起，舉刃指虜

胡馬，奔走兵盡，矢窮人無尺鐵，猶復徒首奮呼。徒火故切

言空首奮擊爭為先登，當此時也。天地為陵震怒，戰士

為陵飲血。血即淚也。燕册子：單于謂管敢也。李陵傳云：血即太子希噓飲矣。

引還而賊臣教之，遂便復戰。賊臣謂管敢也。李陵傳云：軍候管敢為軍旅候被校

尉咎之五十乃亡入匈奴，匈奴與陵戰至塞，恐漢有伏兵，欲引還，敢曰：漢無伏兵，匈奴因大進。新兵陵戰

蘭子山漢軍敗弓矢並盡，陵於是遂降。故陵不免耳。昔高皇帝以三十萬

衆困於平城，當此之時，猛將如雲，謀臣如雨，然猶七日

不食，僅乃得免。史記曰：高祖自將擊韓王信，遂至平城，為匈奴所圍七日，不得食用。陳平秘計始得免。毛詩曰：齊子歸止，其從如雲。又曰：况當陵者，豈易為

力哉。而執事者云云。謂漢朝執事之人也。苟怨陵以不死，然陵不

死罪也。子卿視陵，豈偷生之士而惜死之人哉。寧有肯

君親捐妻子而反為利者乎。然陵不死有所為也。故欲

如前書之言，報恩於國主耳。李陵前與蘇子卿書云：陵

者莫其駭醜虜，然南馳故且屈以求伸。若將不誠以

死功成事立，則將上報厚恩，下顯祖考之明也。誠以

虛死不如空節滅名不如報德也子琴操曰重耳將自殺

昔范蠡不殉會稽之恥曹沫亡具不死三敗之辱卒

子律復勾踐之讎報魯國之羞史記曰吳王發精卒擊

越人保棲於會稽勾踐令大夫種行成於吳吳王赦

池范蠡曰可矣乃發兵伐吳吳師敗乃請成於越後四

年越復伐吳吳師敗吳王遂自殺又曰曹沫者魯人以

勇力事魯莊公為魯將與齊戰三戰三北莊公懼乃獻

遂邑之地以和猶復以為將齊相公許與魯會于柯相

公與莊公既盟于壇上曹沫執匕首劫齊相公相問

曰子將何欲曹沫曰齊強魯弱而大國侵魯亦已甚矣

今魯城壞墜境君其圖之區區之心切慕此耳何圖志

未立而怨已成計未從而骨肉受刑漢書曰公孫敖捕

母弟妻子皆伏誅此陵所以仰天推直追心而泣

血也足下又不漢與功臣不薄子為漢臣安得不云爾

乎昔蕭樊囚熱韓彭趙醜史記曰相國蕭何為民請曰

願令民得入田收粟為獸食上大怒曰相國多受賈人

財物乃請吾苑遂下廷尉械繫之又曰高祖病有人惡

樊噲黨呂氏即曰上一曰宮車晏駕則噲欲以兵尺誅

戚氏趙王如意之屬高祖大怒乃使陳平載絳侯代將

而即軍中斬噲陳平畏呂氏執噲諸長安又曰陳豨反

韓信在長安欲應之事竟呂后使武士縛信斬於長安

鍾室又曰彭越反高祖赦之迂如蜀道著青衣行至鄭

逢呂后從長安來越泣曰願死故昌邑后許諾既至白

告越反遂夷三族黥布傳薛公曰前年臨彭越往年殺

韓信說文曰鼂錯受戮周魏見辜鼂錯已見西征賦漢

餘月上乃免丞相就國歲餘每河東尉守行縣至絳十

侯勃自畏恐誅常被甲今家人持兵以自衛其後人有

上書告勃欲反下廷尉捕治之又曰竇嬰景帝時吳楚反

拜嬰為大將軍七國破封嬰為魏其侯坐灌夫罵丞相

田蚡不敬遂論嬰奔市其餘佐命立功之士賈誼亞夫之徒皆信

命世之才抱將相之具而受小人之讒並受禍敗之辱

卒使懷才受謗能不得展彼二子之遐舉誰不為之痛

心哉左氏傳曰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賈誼已見騰

鳥賦漢書曰周亞夫諫上不用因謝病免相亞夫

子為父買官尚方申楮五百被召詣廷尉責問曰君侯

欲反乎亞夫曰所買乃葬器也何謂反乎吏侵之益怒

遂入廷尉不食五日歐血而死孟子曰千年一聖五百

年一賢賢聖未出其中有命世者二子謂范蠡曹沫也

言諸侯才能者被囚戮不陵先將軍功略蓋天地義勇

如二子之能雪恥報功也陵先將軍功略蓋天地義勇

冠三軍徒失貴臣之意對身絕域之表此功臣義士所以

負感而長嘆者也何謂不薄哉先將軍謂李廣也賈臣謂

大將軍衛青擊匈奴廣為前將軍出塞捕虜知軍于所

居處乃自部精兵而令廣出東道東道迥遠廣辭曰臣

結髮而與匈奴戰願居前大將軍不聽廣意色愠怒引

兵封東道惑失道後大將軍大將軍因問失道狀欲上書

報天子廣未對大將軍長史急責廣廣謂其麾下曰結

髮與匈奴大小十餘戰今幸從大將軍出接單于兵而

大將軍令廣部行迥遠又迷失道豈非天哉且廣年六

十餘終不復對刀筆之吏遂引刀自剄音義鄭德曰以

刀割頸為切且足下昔以單車之使適萬乘之虜遭時不

遇至於伏劍不顧流離辛苦幾何死朝北之野漢書

遣蘇武以中郎將持節送匈奴使留在漢者匈奴方欲

使送武會匈奴維王長水虜常反匈奴中常以告武副

使張勝勝許以貨物與常一人夜亡告之緹王等死虞

常生得匈奴使衛律召武受辭武謂惠等屈節辱身雖生何面

目以歸漢引佩刀以自刺衛律驚自抱持武武氣絕年

北海上無人處丁年奉使皓首而歸也漢書曰武留匈奴

凡十九歲始以強老母終堂生妻去帷漢書曰武留匈奴

壯出及還鬢髮並白

老母終堂生妻去帷

漢書曰武留匈奴

壯出及還鬢髮並白

老母終堂生妻去帷

漢書曰武留匈奴

壯出及還鬢髮並白

老母終堂生妻去帷

漢書曰武留匈奴

壯出及還鬢髮並白

老母終堂生妻去帷

漢書曰武留匈奴

壯出及還鬢髮並白

老母終堂生妻去帷

漢書曰武留匈奴

壯出及還鬢髮並白

老母終堂生妻去帷

漢書曰武留匈奴

壯出及還鬢髮並白

老母終堂生妻去帷

漢書曰武留匈奴

壯出及還鬢髮並白

夫人已不幸陵送至陽陵子卿婦年少聞已更嫁此天下所希聞古今所未有也也靈額之人尚猶嘉子之節况為天下之主乎陵謂足

下當草茅土之薦受千乘之賞尚書錄曰天子社東方

黑上冒以黃土將封諸侯各取方土直以白茅以為社

論語曰導千乘之國漢書曰兵車千乘諸侯之大者

聞子之歸賜不過二百萬位不過二千乘屬國漢書元始元年武至京師

拜為典屬國秩中二千石賜錢二百萬無尺土之封加子之勤而妨功害

能之臣盡為萬戶侯親戚貧乏之類悉為郎廟宰子尚

如此陵復何望哉且漢厚誅陵以不死薄賞子以守節

茲使遠聽之臣望風馳命此實難矣所以每顧而不悔

者也陵雖孤恩漢亦負德言陵無功以報漢為孤恩漢

戮陵毋為負德論語曰德不

必有鄰昔人有言雖忠烈視死如歸陵誠能安言誠能安

於死而主豈復能眷眷乎男兒生以不成名死則葬蠻

夷中誰復能屈身稽顙還向北關使刀筆之吏弄其文

墨邪史記張釋之曰秦任刀筆之吏以願足下勿復望

陵嗟乎子卿夫復何言相去萬里人絕路殊生為別世

之人死為異域之鬼長與足下生死辭矣幸謝故人故

謂任立政大將軍勉事聖君足下胤子無恙漢書曰武

胡婦生子名通國楚辭曰賴皇勿以為念努力自愛在匈奴時

日聖人時因北風復惠德音李陵頓首

報任少卿書一首

CENTRAL LIBRARY

司馬子長

漢書曰遷既被刑之後為中書令

與書責以進賢之義遷報之遷死後其書

稍出史記曰任安榮陽人為衛將軍後為

太史公牛馬走

太史公遷父談也走猶僕也言已為司

馬遷再拜言少卿足下

如淳曰少卿曩者辱賜書教以

順於接物推賢進士為務

禮記曰儒有推賢而進意氣勤勤懇懇

懇懇懇懇忠

若望僕不相師而用流俗人之言僕非敢

如此也

蘇林曰而猶如此也禮記曰不僕雖罷駑亦嘗側

聞長者之遺風矣

側聞謙辭也列子曰吾側聞自以

為身殘處穢動而見尤

言幸動必為人欲益反損是以

獨鬱鬱而與誰語鬱鬱不通也楚辭諺曰誰為為之孰

令聽之

誰為猶為誰也言已假欲為善蓋鍾子期死伯

牙終身不復鼓琴

子期曰善哉魏若太山俄而志在流

破琴絕絃終身不復鼓琴以為世无賞音者何則士為

知已者用女為說已者容

戰國策曰晉陽之孫豫讓事

知伯豫讓逃山中曰嗟乎士為知已若僕大管已虧缺

矣雖才懷隨和行若由東也由許由也夷伯夷也終不

可以為榮適足以見笑而自點耳書宜答前與我書

書宜應答但有會東從上來又迫賤事服虔曰從武帝

之事故不獲答如淳曰遷為中書令任職常知中相見

書時偶有賊盜之事晉灼曰賤事家之私事也



日淺卒卒無遺更之間文頴曰卒卒促遽也得竭至意今

少卿抱不測之罪涉旬月迫季冬報其書今安有不測

之罪在獄故報往日書僕又薄從上雍恐卒然不可為

諱李奇曰薄迫也迫當從行善是僕終已不得舒憤懣

以曉左右廣雅曰適也楚辭則長逝者魂魄私恨無

窮謂任安恨也請略陳固陋闕然久不報幸勿為過僕聞

之脩身者智之符也符信愛施者仁之端也取與者義

之表也恥辱者勇之決也勇士當於此立名者行之極

也凡人能立志者士有此五者然後可以託於世而列

於君子之林矣故禍莫憐於欲利悲莫痛於傷心所可

惟敬之與利為禍之極也所可行莫醜於辱先詬莫大

於宮刑醜穢也先謂祖也詬音姑應劭曰詬恥也說文

其誦尋比二書其訓頗同刑餘之人無所比數非一

世也所從來遠矣昔衛靈公與雍渠同載孔子適陳

乘使孔子居衛月餘靈公與夫人同車出外雍渠乘

於言孔子適陳未詳商鞅因是監見趙良寒心

曰我化秦孰與五殺大夫賢趙良曰五殺大夫刑之

趙高謂李斯也因變人景監以為主非所以為名也又

子參乘袁絲蘇林曰積談也與迂父同諱故曰同

伏車前曰臣聞天子所與共六尺輿者皆天下豪英

漢雖乏人陛下獨奈何與刀鋸餘同載於是上笑下趙

談自古而取之夫以中才之人事有關於官豎莫不傷  
氣而况於慷慨之士乎如今朝廷雖乏人奈何今亦錮  
之餘薦天下豪俊哉史記履韜曰臣心僕賴先人緒業  
廣雅曰緒末也司馬彪注曰緒餘也得待罪輦轂下二十餘年矣所以  
自惟上之不能納忠効信有奇策才力之與自結明主  
次之又不能拾遺補闕招賢進能顯巖亮之士外之又  
不能備行伍攻城野戰有斬將塞旗之功下之不能積  
日累勞取尊官厚祿以為宗族交游光寵四者無一遂  
苟合取容無所短長之効可見如此矣上之四事无一  
容亦无其所也史記蔡澤曰鄉者僕常廁下大夫之列  
吳起言不苟合行不苟容

陪外廷末議臣瓚曰太史令千石故下大不以此時引  
維網盡思慮今以虧形為掃除之讓射外朝也不以此時引  
也昔細毛也張揖訓詰以為闡沛乃欲仰首伸眉論列  
是非不亦輕朝廷羞當世之士邪嗟乎嗟乎如僕尚何  
言哉尚何言哉且事本末未易明也僕少負不羈之行  
長無鄉曲之譽不羈言材質高遠不可羈繫也燕丹子  
主上幸以先人之故使得奏薄伎服虔曰薄出入周衛  
之中周衛言宿衛周密也韋僕以為戴盆何以望天言  
戴盆則不得望天望天則不得戴盆事不故絕賓客之  
可兼施言已方一天營職不假修人事也知亡室家之業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才力禮記曰某之不肖應劭

風俗通曰生子不務一心營職人求親媚於主上毛詩  
似父母曰不肖而事乃有大謬不然者夫夫語助也論語僕  
諱多士媚而事乃有大謬不然者夫子語助也論語僕  
與李陵俱居門下素非能相善也趣舍異路太公六韜  
有性趣舍不同顏師古未嘗銜盃酒接慇懃之餘憤然  
曰趣所向也舍所廢也僕觀其為自守奇士事親孝與士信臨財廉取與義分  
別有讓恭儉下人常思奮不顧身以徇國家之急胡師  
徇從也其素所蓄積也言其意中舊蓄積也僕以為有國士之  
營也推一國之中夫夫人臣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誅赴公家之難  
斯以奇矣新序昭奚恤曰使昔赴湯蹈火蹈白刃今舉事  
一不當而全軀保妻子之臣隨而媒孽其短鄭玄周禮

行也臣瓚以為媒謂遺合僕誠愁心痛之且李陵提步  
會之孽謂生其罪也胡地出馬故曰戎馬胡所居之處號曰王庭  
卒不滿五千有五千言不滿深踐戎馬之地足歷主庭  
之師弟說文曰挑相呼也今奇曰挑身獨戰不須衆挑茶  
做日與單于連戰十有餘日所殺過半謂之致師此地高  
傷不給顧野王決曰所殺過半當言旃裘之君長咸震  
怖旃裘謂匈奴所服乃悉徵其左右賢手舉引弓之人  
漢書曰匈奴至冒頓最強大置左一國共攻而圍之轉  
聞千里矢盡道窮救兵不至士卒死傷如積子智然陵  
一呼勞軍士無不起躬自流涕沫血飲泣更張空拳孟康

音類也李登聲類云字言流血在面如盪類也說文曰類  
 以擊耳破百萬之軍何晏白起故事白起雖坑趙卒向  
 空預知必死則前驅空捲猶可畏也況三十萬被堅執  
 使乎類師古曰讀為拳者謬矣拳則屈指不當言張陵  
 時矢盡故張弩之空弓非手冒白刃北鄉回爭死敵  
 拳也李奇曰拳者弩弓也  
 者陵未沒時使有來報史記曰陵至浚稽山使麾下騎  
 將得士死力漢公卿王侯皆奉觴上壽後數史柱日陵  
 上甚悅之  
 敗書聞主上為之食不甘味聽朝不怡大臣憂懼不知  
 所出僕竊不自料其卑賤見主上慘愴一節剖情誠欲  
 効其款款之愚實款款之身以為李陵素與大夫絕甘分  
 少孝經援神契曰少則自絕甘則分之能得人死力雖古

之名將不能過也身雖陷敗彼觀其意且欲得其當而  
 報於漢張晏曰欲得相當也言欲事已無可奈何其所  
 摧敗功亦足以暴漢恩於天下矣謂摧破匈奴之兵其  
 僕懷欲陳之而未有路適會召問即以此指推言陵之  
 功欲以廣主上之意塞魚解此懈之辭言欲廣主  
 上之辭群臣未能盡明明主不曉以為僕沮貳師而為李  
 陵游說遂下於理漢書曰初上遣貳師李廣出令陵  
 功上以遷鄭玄禮記注曰理治獄官也奉拳之忠  
 終不能自列矣鄭玄曰奉拳捧持之兒說文曰列分解也因  
 為誣上卒從吏議以為誣上家貧貨賤不足以自贖交

游莫救左右親近不為一言身非木石獨與法吏為伍  
 深幽囹圄之中誰可告愬者此真少卿所親見僕行事  
 豈不然乎李陵既生降隕其家聲蘇林曰家世為將有  
 隕墜也而僕又仰之蠶室如淳曰何次也若人相次也  
師古曰而僕又仰之蠶室人志切今諸本作若字蘇林  
注景紀曰作密室廣大如蠶室故言下蠶室衛宏漢儀  
以為置蠶宮今良諸法云詰蠶室與罪人從事主天下  
也人勇切推置蠶室之中重為天下觀笑悲夫悲夫事  
 未易一二為俗人言也僕之先非有剖符丹書之功漢  
 曰漢初功臣剖符世爵又曰論功而定封  
 說於是申以冊書之信重以白馬之盟文史星曆近  
乎卜祝之間固主上所戲弄倡優所畜流俗之所輕也  
說文曰倡樂也左氏傳曰鮑氏假今僕伏法受誅若九  
之閹人為優杜預曰俳優也

牛一毛與螻蟻何以異螻蟻也蟻蚋也皆而世  
 又不與能死節者與如也言時人以我之死又特以為  
智窮罪極不能自免卒就死耳何也素所自樹立使然  
 也人固有一死或重於太山或輕於鴻毛用之所趨異  
 也燕丹子荆軻謂太子曰烈士之節死有重太上不厚  
於太山有輕於鴻毛者但問用之所在耳其次不厚辭  
 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理道也其次不辱服  
 今辭謂言辭其次誣體受辱被縲繫其次易服受辱服  
謂令辭謂言辭其次誣體受辱被縲繫其次易服受辱服  
謂衣其次關木索被箠禁受辱漢書曰箠長五尺說文  
同以之笞人同謂之箠其次鬻髮嬰金鐵受辱謂鬻髮  
楚箠楚皆木之謂之箠其次毀肌膚斷肢體受辱謂肉也取下腐刑極矣  
宮刑腐

臬故曰傳曰刑不上大夫此言士節不可不勉勵也禮  
文也東方朔別傳武帝問曰刑不上大夫何朝曰刑者  
所以止暴亂誅不義也大夫儀萬法則所  
以共承宗廟也猛虎在深山百獸震恐及在檻穽之中搖  
尾而求食積威約之漸也禽獸其或超喻則陷焉尚書  
曰杜乃獲故乃穽言威  
為東議不可對定計於鮮平也雖以木為吏期於不對  
此疾苛吏之辭也文頴曰今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膚受  
未遇刑自殺為鮮明也  
榜箠幽於圜牆之中廣雅曰榜擊也園牆獄也當此之  
時見獄吏則頭搶地視徒隸則心揚息何者積威  
約之勢也及已至是言不辱者所謂強顏耳曷足貴乎

且西伯伯也拘於姜里

史記曰季歷卒子昌立是為西伯

於殷紂曰西伯積善累德諸侯皆嚮之將不利於帝紂乃  
囚西伯於姜里王制曰九州之長曰伯注曰伯長也

李斯相也具于五刑

史記曰李斯楚上蔡人也從荀卿  
十餘年竟非天下以斯為丞相二世立以郎中趙高之

大辟尚有夷三族之令曰當三族者皆先割斬左右趾  
皆殺之梟其首殖其骨肉於市其誹謗者又斷舌

謂五刑也淮陰王也受械於陳漢書曰韓信為楚王都  
出入人有上變告信欲反上聞患之用陳平謀偽遊雲夢

信謂上於陳高祖令武士縛信載後車信曰果若人言  
赦以焉淮陰侯陳楚之西界也械謂桎梏也

敖南面稱孤繫獄抵罪王稱疾上使使掩捕梁王囚之

洛陽漢書曰趙王張耳高祖五年薨子敖嗣立尚高祖  
長女魯元公主七年高祖從平城過趙趙王曰暮自上

長女魯元公主七年高祖從平城過趙趙王曰暮自上

長女魯元公主七年高祖從平城過趙趙王曰暮自上

長女魯元公主七年高祖從平城過趙趙王曰暮自上

長女魯元公主七年高祖從平城過趙趙王曰暮自上

長女魯元公主七年高祖從平城過趙趙王曰暮自上

食禮甚甲有子婿之禮高祖筮踞罵詈甚慢之趙相貫高  
捕午說敖曰天下豪傑並起能者先立今王事皇帝甚  
恭皇帝遇王無禮請為殺之八年上從東垣過貫高等  
乃壁人柏人娶之置廁上過宿心動問縣名為何曰  
柏人上曰柏人者迫於人遂去貫高怨家知其謀反告  
之於是逮補趙王諸反者趙午十餘人皆自刎貫高獨  
怒罵曰誰令公等為之今王實無反謀檻車絳侯誅諸  
與詣長安高下獄曰吾屬為之王不知也絳侯誅諸  
呂權傾五伯囚於請室史記曰絳侯周勃與陳平謀誅  
諸呂而立孝文後勃被囚已見

李陵答蘇武書漢書音義如淳曰魏其大將也衣赭衣  
請室請罪之室若今之鍾下也

關三木三木在項及手足也魏其侯已見李陵答蘇武  
書周禮曰上罪梏桎而握應劭漢書並曰在手

曰梏兩手合也桎音告拳在足曰桎韋昭曰季布為朱家鉗  
桎兩手合也梏音告拳在足曰桎韋昭曰季布為朱家鉗  
奴漢書曰季布楚人也為任俠有名項籍使將兵數窘  
匿於濮陽周氏周氏曰漢求將軍急臣敢進計布許之  
乃髮鉗布衣褐致廣柳車中與其家僮數十人之魯朱

家賣之朱家心知季布也買置田舍乃之洛陽見汝陰  
滕公說曰季布何罪臣各為其上耳君何不從容為上  
言之滕公許諾待問果言如朱灌夫受辱於居室漢書  
家事上乃赦布召見謝拜郎中灌夫受辱於居室漢書  
字仲孺穎陰人也為太僕時坐與衛尉竇甫飲輕重不  
得徙為燕相及竇嬰失勢兩人相為引重夫過丞相田  
蚡蚡曰吾欲與仲孺過魏其侯會酒有服夫曰將軍適肯  
幸臨夫安敢以服為解請語魏其帳具將軍旦日蚤臨之  
蚡許諾夫以語嬰嬰益牛酒夜兩掃帳具自旦侯同至  
日中蚡不來夫不擇夫乃自往迎之蚡尚卧駕往又徐  
行夫益怒遂以為隙元光四年蚡取燕王女為夫人太  
后詔曰列侯宗室昔往賀嬰為壽夫行酒至蚡蚡半膝  
席曰不能滿觴夫怒乃喜言曰將軍貴人也畢之時蚡  
不肯行酒次至臨汝侯灌賢方與程不識耳語又不避  
席夫無所發怒乃罵賢曰生毀程不識不直一錢今日  
長者為壽乃効兒女曹咕聒耳語蚡謂夫曰今眾辱程  
將軍仲孺獨不為李將軍地乎夫曰今日斬頭尤曾何  
知程李乎乃起蚡遂怒曰此吾驕灌夫罪也籍福起為  
謝按夫項令謝夫愈怒不肯謝蚡乃麾騎縛夫置傳舍  
長史曰今日召宗室有詔劾灌夫罵坐不敬繫於居室

如淳曰百官表居室此人皆身至正侯將相聲聞鄰國  
 焉保宮令守宮也及罪至固不能引決自裁在塵埃之中古今一體安  
 在其不辱也由此言之勇怯勢也強弱形也審矣何足  
 怪乎孫子兵法曰治亂數也夫人不能早自裁繩墨之  
 外以稍陵遲至於鞭箠之間乃欲引節斯不亦遠乎古  
 人所以重施刑於大夫者殆為此也夫人情莫不貪生  
 惡死念父母顧妻子至激於義理者不然乃有所不得  
 已也言激於義理者則不念父母顧妻子也今僕不幸早失父母無兄弟  
 之親獨身孤立少卿視僕於妻子何如哉言已輕妻子故反問之  
 且勇者不必死節言勇烈之人不必死於名節也造次自裁耳怯夫慕義

處不勉焉言怯夫慕義以自立奈何處僕雖怯亦欲  
 活亦勉焉言怯夫慕義以自立奈何處僕雖怯亦欲  
 縲紲墨索也縲紲墨索也且夫臧獲婢妾晉灼曰臧獲敗敵所  
 也所以拘罪人揚海岱淮齊之間罵奴曰獲奴以善人為妻生子曰臧  
 男而歸婢謂之臧女而歸奴謂之婢謂之婢由能引決况僕之不得  
 已呼所以隱忍苟活幽於糞土之中而不辭者恨私心  
 有所不盡鄙陋沒世而文采不表於後世也論語曰君  
 而名不稱古者富貴而各摩滅不可勝記唯侗儻非常之人  
 稱焉廣雅曰歲儻卓異也蓋文王拘而演周易周易曰易之興也  
 邪又曰作易者其有憂患邪史記本紀曰崇侯譖西伯  
 於殷紂曰西伯積善累德諸侯皆向之將有不利於帝



紂乃囚西伯於羑里西伯演易之八卦為六十四地理  
志曰河內湯陰有羑里城西伯所拘韋昭曰羑音酒蓋  
引之也 演 仲尼厄而作春秋 史記孔子曰吾道不行矣  
魯史而 屈原放逐乃賦離騷 史記曰屈原名平楚之同  
作春秋 強志敏於辭令王甚任之上官大夫與之同列心害其  
能懷王使原為憲令原草藁未定上官大夫見而欲奪  
之不與因讒之曰王使屈原為令衆莫不知每令出平  
伐其功以為非我莫為王也王怒而踈之平病聽之不  
聰作離 左丘失明厥有國語 漢書曰國語左丘 孫子臆  
腳兵法脩列 史記曰孫臆與龐涓俱學兵法涓事魏惠  
涓恐其賢於已則以法刑斷其兩足而黥之欲隱勿見  
齊使者田忌善客待之於是田忌進孫子於威王威王  
問兵法而師之其後魏伐趙趙急請救於齊齊威王欲  
將臆臆曰刑餘之人不可於是乃以田忌為將而孫子  
為師居輜重中王為計謀田忌從之魏 不韋遷蜀 傳  
果去邯鄲與齊戰於桂陵大破魏軍

呂覽 史記曰呂不韋大賈人也莊襄王即位三年薨太  
信陵楚有春申趙有平原齊有孟嘗皆下士嘉賓以相  
傾呂不韋以秦之強大招士厚遇之乃致食客三千人是  
時諸侯多辯士如荀卿之徒著書布於天下不韋乃使  
其客八人著所聞集論為八覽十二紀三十餘萬言以  
為備天下之物古今之事號曰呂氏春秋布咸陽市門  
懸千金其上延諸侯遊上賓客有能增損一字與千金  
及始皇帝壯太后通不韋恐禍及已私求嫪毐為舍人  
許令以腐罪告之遂得侍太后與太后通九年人有告嫪  
毐實非宦者下吏治之得情實事連相國秦王恐其為  
變乃賜不韋書曰君何功於秦秦封君河南食十萬戶  
君何親於秦號稱仲父後 韓非囚秦說難孤憤 史記曰  
與家屬徙處蜀飲鴆而死 韓非囚秦說難孤憤 史記曰  
韓之公子也見韓稍弱以書諫王王不能用非心廉直  
不容於邪枉之臣觀往者得失之變故作孤憤五蠹說  
難十餘萬言秦王見孤憤五蠹說 韓非所著書秦因急攻  
此韓非乃遣非使秦秦王悅之未信用李斯姚賈毀之曰  
韓非韓之諸公子也今王欲并諸侯非終為韓不為秦

此人情也今王不用久留而歸之此自遺患也不如以  
過法誅之秦王為然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遺藥使自殺  
韓非欲自陳不得見秦王後悔之使人赦詩三百篇大  
而非已死矣說難孤憤韓子之篇名也

底聖賢發憤之所為于為切作也論語曰詩三百孔安國

璞致也郭此人皆意有鬱結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

來者言故述往前行事思乃如左丘無目孫子斷足終

不可用退而論書策以舒其憤思垂空文以自見謂文

章也自僕竊不遜近自託於無能之辭論語子曰唯女

則不孫養也近之網羅天下放失舊聞略考其行事綜其終始

稽其成敗興壞之紀上計軒轅下至于茲為十表本紀

十子書八章世家三十列傳七十九百三十篇亦欲以

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水之言卓創未就會遭

此禍惜其不成已就極刑而無愠色僕誠以著此書藏

諸名山傳之其人通邑大都其人謂與已則僕償前辱

之責雖萬被戮豈有悔哉然此可為智者道難為俗人

言也且負下未易居下流多謗義論語曰君子惡居下

先人亦何面目復上父母之丘墓乎雖累百世垢彌甚耳

是以勝一日而九迴居則忽忽若有所出則不知其

所往莊子魯哀公問仲尼曰衛有惡人焉曰哀駘佗去

人尸居環堵之每念斯恥汗未嘗不發背沾衣也身直

室不知所如往文選

為閨閣之臣寧得自引於深藏若允邪故且從俗浮沉  
與時俯仰以通其狂惑騫子曰吾聞之於故也知善不  
惑夫狂與惑者今少卿乃教以推賢進士無乃與僕私  
聖人之戒也心刺切割謬乎今雖欲自雕琢曼辭以自飾如淳曰曼  
策蘇秦曰夫從人飾辯曼  
辭高生之節行曼音萬無益於俗不信適足取辱耳  
要之死日然後是非乃定書不能悉意略陳固陋謹再拜

### 報孫會宗書二首

楊子幼漢書楊惲字子幼華陰人以才能稱  
事免為庶人惲見已失爵位遂即歸家閉  
居自治產業起室以財自娛歲餘友人安  
定太守西河孫會宗與惲書誡諫之言大  
臣廢退當杜門惶懼為可憐之意不當治

產業通賓客有稱舉  
惲乃作此書報之

惲材朽行穢文質無所底論語曰文質彬彬然後君子  
也底幸賴先人餘業得備宿衛遭遇時變以獲爵位漢  
書

其愚蒙賜書教叔目以所不及爾雅曰愬勤甚厚然竊恨  
督正也終非其任卒與禍會足下哀

足下不深惟其終始而猥隨俗之毀譽也猥猶言鄙陋  
曲也

之愚心則若逆指而文過言逆會宗之指自文飾已之  
論語曰顏淵季路侍默而自守恐違孔氏各言爾志之義

方隆盛時乘朱輪者十人二十石皆  
得乘朱輪位在列卿爵為通

侯摠領從官其功德通於王室也從天子侍從官也與  
 聞政事曾不能以此時有所建明以宣德化又不能與  
 群僚并力陪輔朝廷之遺忘已負竊位素餐之責矣矣  
 論語子曰藏文仲其竊位者歟知柳下惠之懷祿貪勢  
 賢而不與立毛詩曰彼君子兮不素餐兮  
 不能自退曾子曰君子不安遂遭變故橫被口語身幽  
 比闢妻子滿獄上語即戴長樂所告也如淳漢書注曰  
 尉北軍尉以法罰之楊暉上當此之時自以夷滅不足  
 書送幽北闕公車門所在也趙豈得全其首領復秦  
 以塞責高欲以法誅將軍塞責  
 先人之丘墓乎左氏傳宋公曰若以大夫伏惟聖主之  
 恩不可勝量君子遊道樂以忘憂廣論語曰樂以忘憂

CENTRAL LIBRARY TAINAN

小人全軀說以忘罪楚辭曰與波上下竊自念過已大  
 矣行已虧矣長為農夫以沒世矣是故身率妻子勸力  
 耕桑國語曰產園治產以給公上  
 當復用此為譏議也夫人情所不能止者聖人弗禁故  
 君父至尊親送其終也有時而既終謂終沒也既盡也  
 過三年臣見放逐張晏漢書注曰喪不  
 降居三月復初臣之得罪已三年矣田家作苦歲時  
 伏臘漢書曰秦繆公作伏祠孟康曰六月伏日也風俗  
 臘通禮傳曰夏曰嘉平殷曰清祀周曰大蜡故改焉  
 臠臠羊炮羊斗酒自勞家本秦也能為秦聲婦趙女也  
 雅善鼓琴奴婢歌者數人酒後耳熱仰天撫缶而呼嗚  
 嗚應劭漢書注曰缶瓦器也秦人擊之以節歌李斯其  
 上書曰擊雍瓦扣缶而呼嗚嗚快耳者真秦聲也

詩曰田彼南山蕪穢不治種一頃豆落而為箕張晏漢書注曰

山高在陽人君之象也蕪穢不治朝廷荒亂也一頃百畝以喻百官也言一臣者貞直之物零落在野喻已見放

奔也其曲而不直言朝臣皆諂諛也臣贊按田彼南山蕪穢不治言於王朝而遇民亂也種一頃豆落而為箕雖

盡忠効節徒勞而無獲也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時是日也拂衣而

喜奮袖低昂頓足起舞誠淫荒無度不知其不可也憚

幸有餘祿方糴賤販貴逐什一之利什一謂十中之一

者十一此賈豎之事汗為不寒而慄慄慄雖知憚者猶隨

風而靡尚何稱譽之有楚辭曰世從容而變董生不云

乎明明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卿大夫之意也明明

求財利常恐困乏者庶人之事也漢書董仲舒對策曰夫自皇皇求財利

常恐匱乏者庶人之意也皇皇求仁義常恐不能化人者大夫之意也故道不同不相為

謀今子尚安得以卿大夫之制而責僕哉論語曰道不相為謀

言今我親行賈豎之事安得責我卿大夫之制乎夫西河魏王文侯所興有段

干木田子方之遺風史記李克謂翟璜曰魏成子東得

皆師凜然皆有節既知去就之分頃者足下離舊謂

西臨安定安定山谷之間昆夷舊壤毛詩曰文王西有

抗之難鄭玄曰昆夷西戎也子弟貪鄙嘗習俗之移人哉言豈隨懷

俗而移人之本性者哉於今乃睹子之志矣方當盛漢之隆願勉旃無多說

論盛孝章書一首

孔文舉

與魏太祖虞預會稽典錄曰盛憲字孝章器量雅偉舉孝廉補尚書郎遷

吳郡太守以疾去官孫策平定吳會誅其英豪憲素有名策深忌之初憲與少府孔融善憂其不免禍乃與曹公書由是徵為都尉詔命未至果為權所害子匡奔魏位至征東司馬

歲月不居時節如流

國語文姜曰日月不居人誰不安傳毅詩曰但年如流歎茲暇日

五十之年忽焉已至

公為始滿融又過二公謂曹操言

十融過於海內知識零落殆盡惟有會稽處孝章尚存

其人困於孫氏妻孥湮沒

孫氏已見上文毛詩曰樂尔妻孥孔安國尚書大傳曰孥

也單子獨立孤危愁苦若使憂能傷人此子不得來年

矣春秋傳甲諸侯有相滅二者相公不能救則相公恥

之公羊傳曰卯二孰二之蓋狄滅也曷為不言蓋狄滅

天下諸侯有相滅二者相公不能救則相公恥之今孝章實丈夫之雄也天下

談士依以揚聲而身不免於幽繫命不期於旦夕吾祖

不當復論損益之友而朱穆所以絕交也論語子曰益

三友薄莫尚敦厚者絕交論以僑之公誠能馳一介之

使加咫尺之書君有楚命不使一介行李告於寡君漢

書廣武君曰發一乘之使奉咫尺之書則孝章可致友道可弘矣余之少

年喜謗前輩或能譏評孝章孝章妻為有天下大名九

牧之人所共稱嘆九牧猶九州也左氏傳王孫滿曰貢金九牧孫卿子曰文王鑒於殷紂此

其所以伐殷也燕君市駿馬之骨非欲以騁道里乃當

以招絕足也戰國策郭隗謂燕昭王曰臣聞古之人君

乃以五百金之貨將市於他國求至而千里之馬已死使者

尚市之况馬何故損金市死馬乎將誅之使對曰死馬

暮年而千里馬惟公臣復漢室宗社將絕又能正之正之

術實須得賢珠玉無脛胡定而自至者以人好之也况

賢者之有足乎韓詩外傳曰蓋胥謂晉平公曰珠出於

足而不好也昭王築臺以尊郭隗隗雖小才而逢大遇

竟能發明主之至心故樂毅自魏往劇辛自趙往鄒衍

自齊往史記曰燕昭王於破燕之後卑身厚幣以禮賢

者謂郭隗曰齊因孤之國亂而襲破燕孤知國

力少不足以報然誠得賢士與共圖以雪先王之讎

也願先生視可者得身事之隗曰王必欲致士先從隗

始况賢於隗者豈遠千里哉於是昭王為隗改築宮

而師事之樂毅自魏往鄒衍自齊往劇辛自趙往

使郭隗倒懸而王不解居蟹臨難而王不拯孟子曰當

乘之國行仁政民悅而歸之猶解倒懸也又曰今則士

亦將高翔遠引莫有北首音燕路者矣漢書廣武君曰

夫北首燕路凡所稱引自公所知而復有云者欲益宗篤斯

義因表不悉

### 為幽州牧與彭寵書曰首

朱叔元范曄後漢書曰朱浮字叔元沛國蕭

將軍從破邯鄲後乃為大將軍幽州牧守

薊城浮少有才能頗欲勵正風迹叔元心

文四十一  
辟召州中丞郡王岑之屬以為從軍事及  
王莽時故吏三千石皆引置幕府乃多發  
諸郡倉穀贍其妻子漁陽太守以為天下  
未定不宜多置官屬以費軍食不從其令  
浮密奏寵遣吏迎妻而不迎其母又受貨  
賄殺害友人多聚兵穀意計難量寵既積  
怨聞遂大怒舉兵  
攻浮浮以書責之

蓋聞智者順時而謀愚者逆理而動常竊悲京城太叔  
以不知足而無賢輔卒自棄於鄭也左氏傳曰鄭武公  
姜氏愛共叔段欲立之亟請於武公公弗許及莊公即位為之請制公曰制巖邑也魏叔死焉他邑唯命請京使居之謂之京城太叔既而太叔令西鄙北鄙貳於已公子呂曰國不堪貳君將若之何公曰不義不暱厚將崩太叔完聚繕甲兵具卒乘將襲鄭公聞其期曰可矣命子封帥車二百乘以伐京京叛太叔段段入于鄆公伐諸鄆五月辛丑太叔出鄆伯通以名字典郡有佐命之奔共書曰鄭伯克段于鄆

功名字謂聲譽遠聞也漢書曰陳尊臨民親職愛惜倉

庫而浮秉征伐之任欲權時救急言朱浮所以招致實

也二者皆為國耳即疑浮相諧何不詣闕自陳而為滅

族之計乎朝廷之於伯通蔡邕獨斷云朝廷者不恩亦

厚矣委以大郡任以威武事有柱石之寄情同子孫之

親漢書大司農田延年謂匹夫媵母尚能致命一殮左

宣公二年傳曰初趙宣子攻于首山以燕餼問其病

對曰不食三日矣食之舍其問之曰官三年矣未如

而與為公介靈公比以趙盾驟諫伏甲將攻殺之靈輒

乃倒戟以禦之又戰國策曰楚王伐中山中山君亡有  
二人荷戈而從之中山君顧一人曰子何為者對曰昔  
臣之父嘗餓且死君捨殮以舖臣父臣之難中山君曰以  
山君有事必赴之是以今來死君之難中山君曰以中



一杯羹而三國以一食豈有身帶三綬職典大邦而  
不顧恩義我生心外叛者乎三綬者古人兼官者一官一綬也范曄後漢書曰更

始使謁者韓鴻持節徇北州承制得專拜二千石以下  
鴻至薊以寵卿間故人相見大喜拜寵偏將軍行漁陽

太守世祖又以書招寵寵乃發步騎三千人伯通與吏  
民語何以為顏行步拜起何以為容坐卧念之何以為

心引鏡窺景何以施眉目與曆建功何以為人惜棄棄  
休今之嘉名造梟鴟之逆謀捐傳葉之慶祚招破敗之

重災高論堯舜之道不忍桀紂之性生為世笑死為愚  
鬼不亦哀乎伯通與耿俠遊范曄後漢書曰吳漢說寵

亦使功曹寇恂詣寵結謀俱起佐命同被國恩俠遊謙  
共歸世祖曰况字俠遊

讓屢有降挹之言善頌篇曰而伯通自伐以為功高天

下孔安國尚書傳曰自功曰伐往時遼東有豕生子白頭異而獻之

行至河東見羣豕皆白懷斬而還若以子之功高論於  
朝廷則為遼東豕也白頭豕今乃愚妄自比六國張晏漢書

注曰齊燕楚韓趙魏六國之時其勢各盛廓土數千里勝兵將百  
萬故能據國相持多歷年所今天下幾里列郡幾城奈

何以區區漁陽而結怨天子區區言小也公羊傳曰司馬

之宋猶有臣此猶河濱之民捧土以塞孟津多見其不知  
量也論語曰叔孫武叔毀仲尼子貢曰仲尼日月也無  
不知方今天下適定海內願安士無賢不肖皆樂立名

於世而伯通獨中風狂走自捐盛時內聽嬌婦之失計

外信譏邪之諛言東觀漢記曰浮密奏寵上徵之寵既

兵馬衆多奈何為人所奏而棄此去寵與長為羣后惡

法求為功臣鑒戒豈不誤哉或本云求為羣后惡法今

然東觀漢記亦載此書大意雖同詳定海內者無私讎

旨全別蓋錄事者取舍有詳略矣

勿以前事自疑願留意顧老母少弟凡舉事無為親厚

者所痛而為見讎者所快范曄後漢書曰寵齊獨在便

寐共縛着牀又以寵命呼其妻妻入大驚昏夜後解寵

為曹洪與魏文帝書一首魏志曰曹洪字

陳孔璋陳琳集曰琳為曹洪與文帝書

與余盛稱彼方上地形勢

十一月五日洪白前初破賊情多意空謀事頗過其實

得九月二十日書帝書讀之喜笑把玩無厭亦欲令陳

琳作報琳頃多事不能得為念欲遠以為懼故自竭老

夫之思左氏傳趙孟曰粗舉大綱以當

談笑漢中地形實有險固四嶽三塗左氏傳

曰四嶽三塗九州之險也杜預曰東嶽岱南彼有精

甲數萬臨高守要一人揮戟萬夫不得進漢書朱買臣

千人不而我軍過之若駭鯨之決細網奔兕之觸魯縞

漢書韓安國曰強弩之末力不能穿魯縞音義曰縞曲阜之地俗善作之既比日輕細故以喻之爾雅曰縞之細者曰未足以喻其易雖云王者之師有征無戰漢書淮南王安

上書曰臣聞天子之兵有征無戰言莫之敢校不義而強古人常有左氏傳叔向謂趙孟曰不義而強故唐虞之世蠻夷猾夏尚書舜典曰咎繇其弊必速蠻夷猾夏夏寇賊姦

究周宣之盛亦讎大邦毛詩曰蠢爾蠻荆大邦為讎詩書歎戴言其

難也斯比日憑阻恃遠故使其然是以察茲地勢謂為中

才處之殆難倉卒司馬遷報任少卿書曰夫中才之來

命陳彼妖惑之罪叙王師曠蕩之德豈不信然文帝答

今魯曾包凶邪之心肆蠱毒之政是夏殷所以來苗虺所

以斃尚書帝曰咨禹惟時有苗不率汝我之所以克彼

之所以敗也不然商周何以不敵哉左氏傳闕廡曰師

周之不敵君昔鬼方虺隤崇虎讒殷辛暴虐二者皆

下科也三科之中此然高宗有三年之征文王有退脩

之軍明澤有再駕之役周易曰高宗之伐鬼方三年克

文王開宗德亂伐之軍三旬而不降退而脩德復伐之

因壘而降尚書曰惟十有一年武王克殷又曰一月戊

干師渡然後殪戎勝殷有此武功尚書曰天乃大命文

焉有星流景集虺奪靈擊長驅山河朝至莫有捷若今者

也戰國策曰案殺輕卒銳兵長驅至齊由此觀之彼固不逮下愚彼張魯

指界則中才之守不然明矣在中才則謂不然若中才

得也而來示乃以為彼之惡稔雖有孫田墨羣守之則猶

無所救竊又疑焉文帝答曹洪書曰今魯罪燕苗桀惡

騁奔牛之變猶禿益也論語曰微子去

人則不伐也是故三仁未去武王還師之箕子為之奴

比干諫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史記曰周武王東觀

兵於孟津諸侯皆曰紂可伐矣武王曰未知天命未可

也乃還師聞殺王子比干囚箕宮奇在虞晉不加戎氏

于於是曰殷有重罪不可不伐傳曰晉侯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曰虢虞之表也

謂亡虞必從之諺所謂輔車相依唇亡齒寒其虞虢之

謂乎弗聽宮之奇以其族行曰季梁猶在強楚挫謀氏

虞不臘矣在此行也不再奉矣傳曰楚王侵隋隋使少師董成闞伯比言於林楚子曰吾

不得志於漢東也我則使然我張吾三軍而彼吾甲兵

以武臨之漢東之國隋為大隋張必奔小國離楚

之利也請彘師以張之熊率且此日季梁在河益注曰

季梁隋也既至衆賢奔紂勅律三國為墟明其無道有人

賢臣也

猶可救也且夫墨子之守

檄堅不可入墨子曰公輸為雲梯必取宋於是見公輸

攻城械盡子墨子之守圍有餘公輸般出而曰吾知所

以距子矣吾不言子墨子亦曰吾知子之所以距我者吾

不言之王問其故子墨子曰公輸子之意不過欲殺臣

殺臣宋莫能守乃可攻也然臣之弟子禽滑釐三百人已

持守圍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矣雖若乃距陽平據

石門周地圖記曰褒谷西有古陽平關劉摠八陣之列

騁奔牛之權雜兵書曰八陣一曰方陣二曰圓陣三曰

浮沮陣八曰雁行陣史記曰田單為將軍破燕城時以

千餘牛為絳繒衣畫以五綵龍文束兵刃於角灌脂束

韋於尾燒之鑿城數十穴夜縱牛壯士五千人隨其後

牛尾熱奴而奔燕軍夜大驚牛尾炬火光耀燿燕軍

視之皆龍文所觸盡死傷五千人因銜枝擊之而城中

鼓噪從之老弱皆擊銅器為声声動天地燕軍大駭敗

走齊人遂夷殺其將騎劫燕軍大亂奔走齊人追亡逐  
此所過城邑叛燕歸田單而齊七十餘城皆復為齊乃  
迎襄王馬肯士崩魚爛哉漢書徐樂上書曰臣聞天下  
言梁亡何自亡也魚爛而發設令守無巧拙皆可攀附則  
公輸已陵宋城樂毅已拔即墨矣墨翟之術何稱田單  
之智何貴老夫不敏未之前聞左氏傳趙孟曰老夫罪  
未之蓋聞過高唐者効王豹之謳孟子淳于髡曰昔王豹處  
前聞高唐而齊右善歌按此文當過遊睢息惟渙者  
高唐者効駝駝之歌但文人用之課遊睢息惟渙者  
學藻續之絲陳留記曰襄邑渙水出其南睢水經其北  
月華蟲以奉間自入益却仰司馬楊王遺風有子勝斐  
宗廟御服焉司馬相如揚雄王褒也墨子曰二子復於子  
然之志墨子曰告子勝仁子墨子曰未必然也告子為

仁猶政以為長偃以為廣不可久也  
論語曰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故頗奮文辭異於  
他日怪乃輕其家丘謂為倩七靖人邴原別傳曰原遊  
以鄭君而舍之以鄭君為東家丘也原曰是何言歟夫  
君以鄭君為東家丘以僕為西家愚夫邪是何言歟夫  
綠驥垂耳於林垆雅曰野原曰驥垂兩耳服蓋車爾鴻雀  
戩翼於汗池周禮有牧田鴻雀鳥之通稱也毛詩曰鴛  
鴈高飛不藝之者固以為園囿之凡鳥外殿之下乘也  
穀梁傳晉荀息曰君何不以屈產之乘借道乎公及整  
白此晉國之寶也荀息曰取之中段置之外段及整  
厲清淨顧盼千里豈可謂其借翰於晨風假足於六駮  
哉爾雅曰晨風鶴也毛詩曰隰有六恐猶未信丘言必

大喙也洪白孟康漢書注曰丘空也此雖假孔子各而  
李諸侍中皆談笑大  
喙說文曰喙大笑也

文選卷第四十一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文選卷第四十二

梁昭明太子選

唐森郎守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軍事崇賢館直學士臣李善注  
奏政大夫同知池州路總管府事張伯顏助率重刊  
書中

阮元瑜為曹公作書與孫權一首

魏文帝與朝歌令吳所具書一首

與吳質書一首 與鍾大理書一首

曹子建與楊德祖書一首

與吳季重書一首



吳季重答東阿王書一首

應休璉與滿公琰書一首

與侍郎曹長思書一首

與廣川長岑文瑜書一首

與從弟君苗君由書一首

為曹公作書與孫權一首

吳書曰孫策初與魏武俱事漢

並周瑜魯肅諫權曰將軍承父兄餘資兼六郡之衆兵精糧多何區區而受制於

人也權遂據江東西連蜀漢與劉備和親故作書曰與權望得來同事漢也

阮元瑜

魏志曰阮瑀字元瑜宏才卓逸不羣記室太祖為司空召為軍

謀祭酒又管記室書檄多瑀所作又轉丞相曹屬卒文章志曰陳留人也

離絕以來于今三年無一日而忘前好亦猶姻媾之義

恩情已深

爾雅曰婿之父母曰姻婦之父母曰婚毛詩箋曰重婚曰媾吳志曰策并江東曹公力未能逞且欲撫之乃以弟女配策小弟兄又為子取貴

之恨中間尚淺也孤懷此心君豈同哉每覽古今所由

改趣因緣侵辱或起瑕釁忿意危用成大變

自若韓信傷心於失楚彭寵積望於無異

後以為淮陰侯信知漢畏其能稱疾不朝由此田怨陳

後以高祖自將往信陰使人之稀所而與家臣謀夜誅

赦諸官徒奴欲發兵襲呂后太子范曄後漢書曰光武

至刺彭寵上謁自負功德光武接之不能滿以此懷不

道主人寵謂至當延問握手交歡並坐今既不然所以

也失望盧縮嫌畏於已隙英布憂迫於情漏此事之緣也



漢書曰上立盧縮為燕王初上如鄴擊陳豨燕王盧縮亦擊其東北豨使王黃求救於匈奴匈奴亦使其臣張勝於匈奴且緩勝至胡燕王臧荼子衍亡在胡見勝曰公何道所以為者縮縮疑勝論胡反以上書請族勝勝還報具道將降言燕王縮使范齊所欲令連兵無決漢既斬豨其病於是上曰縮果反矣乃遣樊噲伐燕又曰黥布為淮南王漢誅梁王彭越盛其醢以徧賜諸侯至淮南王王大恐陰令人部聚兵伺旁郡警急賁赫為布中大夫上變言布謀反有端可先未發誅也淮南王疑其上言國陰事漢使又來頗有所孤與將軍恩如骨肉割授江南不屬本州豈若淮陰捐舊之恨揚州舊屬江南於壽春而孫權全有江南之地故云屬本州也江都圖經曰江西壽春屬魏魏揚州刺史鎮壽春捐舊或為捐也奪誤抑遏劉馥相厚益隆寧放朱浮顯露之奏魏志劉馥字元

穎沛國人也太祖方有袁紹之難謂馥可任以東南之事遂為揚州刺史後漢書曰朱浮為幽州牧奏漁陽守不迎母寵遂反無匿張勝貨池改故之變張勝有故於而加恩貸也匪有陰構賁赫之告固非燕王淮南之豐也而忍絕王命明棄碩交實為倭人所構會也史記謂齊王曰此弃仇讎而得石交者也夫似是之言莫不動聽因形設象易為變觀戰國策曰魯參殺人人有告母又不信須臾又有人告之示之以禍難激之以耻辱大夫告之毋乃投杼而起吳志曰周瑜云受制於昔蘇秦說韓夫雄心能無憤發人豈與南面稱孤同哉羞以牛後韓王按劍作色而怒雖兵折地割猶不為悔人之情也戰國策蘇秦為楚合從說韓王曰臣聞鄒諶曰寧為雞尸不為牛從今西面交臂而臣事

秦何以異於牛從也夫以大王之賢也執強韓之名臣  
切為大王羞之韓王忿然作色攘臂按劍仰天曰寡人  
雖死其不事秦延叔堅戰國策注曰尸  
雞中主也從牛子也從或為後非也  
仁君年壯氣盛  
緒信所疑楚辭曰竊悲申包胥之氣既懼患至兼懷忿  
恨不能復遠度孤心近慮事勢遂齊見薄之決計東翻  
然之成議加劉備相扇揚事結盟運推而行之想暢本  
心不願於此也周易曰推而行之存乎通孤之薄德位高任重素蒙  
國朝將泰之運蕩平天下懷集異類家語注曰異類夷狄也喜得  
全功長享其福而姻親坐離厚接生隙漢書公永曰常  
恐海內多以相責以為老夫苞藏禍心陰有鄭武取胡  
之詐左氏傳趙孟曰老夫罪戾是懼焉能恤遠又曰楚公子圍聘于鄭鄭使行人子羽與之言曰大國無

乃苞藏禍心以圖之韓子曰昔者鄭武公伐胡先以其  
子妻胡君以娛其意因而問於群臣曰吾所用兵誰可  
伐者大夫閔其思對曰胡可武公怒而戮之曰胡兄弟  
之國也子言伐之何胡君聞之以鄭武公已遂不備鄭  
人襲胡取之也乃使仁君翻然自絕以是忿忿懷慙反側堂思  
除棄小事更申前好小事忿恨前好謂婚姻二族俱榮流祚後嗣  
以明雅素中誠之效抱懷數年未得散意昔赤壁之役  
遭離疫氣燒舡自還以避惡地非周垓水軍所能抑挫  
也江陵之守物盡穀殫無所復據徙民還師又非瑜之  
所能敗也赤壁地名在荆州下吳志曰曹公臨荆州權遣周瑜程普為左右督各領萬人與劉備俱  
進遇於赤壁大破曹公軍燒其餘舡引退士卒飢疫死  
者大半備瑜等復追至南郡公遂北還留曹仁於江陵  
瑜仁相守歲餘所殺傷甚衆仁委城走荆土本非已分我盡與君冀取其

餘言荆州之土非我之分今盡非相侵肌膚有所割損

也列子孟孫陽謂禽子曰有侵若肌思計此變無傷於

孤何必自遂於此不復還之荆州之土不復還我哉

高帝設爵以延田橫光武指河而誓采鮪君之負

累豈如二子漢書高紀曰初田橫攻彭越項羽已滅橫

赦橫曰橫來大者王卜者侯謝承後漢書曰光武攻洛

陽朱鮪守之上令岑彭說鮪曰赤眉已得長安更始為

胡毅所反害今公誰為守乎鮪曰大司徒公被害鮪占

其詩誠知罪深不敢降耳彭還白上上謂彭復往明曉

之夫建大事不思小怨今降官爵可保是以至情願

誅罰乎上指水曰河水在此吾不食言

聞德音毛詩曰彼美孟姜德音不忘往年在誰新造舟舩取足自載

以至九江貴欲觀湖濼之形定江濱之民耳魏志曰建安十四年

二月軍至譙作輕舟治水軍自渦入淮出肥水吳志曰

初曹公恐江濱郡縣為權所略微令內移轉相警備自

廬江九江蘄春廣陵十餘萬皆東渡江江西遂虛非有

合肥以南唯有時城裴松之吳志注曰濼和了切非有

深入攻戰之計將恐議者大為已榮左氏傳楚子曰安

自謂策得長無西患重以此故未肯迴情然智者之慮

慮於未形達者所規規於未兆金匱曰明者見於未

故子胥知姑蘇之有麋鹿輔果識智伯之為趙禽漢書

謂淮南王曰昔伍子胥諫吳王曰臣今見麋鹿遊姑蘇

之臺也越絕書曰姑蘇臺名夫差所造高見三百里戰

國策曰智伯與韓魏圍趙於晉陽張孟談陰見韓魏之

君曰智伯伐趙趙亡則二君為之次二君乃與孟談陰

約夜遣人入晉陽智果見二君說智伯曰二主色動而

變必背君矣不效裂之智伯曰不可智果見言之不聽

出便易姓穆生謝病以免楚難鄒陽北遊不同吳禍

為輔氏漢書

日穆生不啻酒楚王戊常設醴後志設焉穆生退曰可  
以逝矣遂謝病去後戊乃與吳王通謀遂應吳王反又  
曰鄒陽仕吳吳王有邪謀陽奏書此四士者豈聖人哉  
諫吳王王不納去之梁從孝王遊徒通變思深以微知著耳范子計然曰見微知著以君之明觀孤  
術數皇君所據相計土地豈勢少力乏不能遠舉割  
江之表晏安而已哉甚未然也若恃水戰臨江塞要欲  
令王師終不得渡亦未必也夫水戰千里情巧萬端越  
為三軍吳留不禦漢潛夏陽魏豹不意江河雖廣其長  
難衛也左氏傳曰越子伐吳吳子禦之笠澤夾水而陳師分以禦之越子以三軍潛涉當吳中軍而鼓之吳師大亂遂敗之漢書曰韓信為左丞相進擊魏王豹魏王豹益兵蒲坂塞臨晉信過益為疑兵陳船欲渡至於臨晉而伏兵從夏陽以木罌渡軍龍安邑魏王豹驚張兵

迎信信遂虞豹而歸凡事有宜不得盡言將修舊好而張形勢更  
無以威脅重敵入重威重也言以威重迫脅敵然有所恐恐書無益  
何則往者軍逼而自引還今日在遠而與慰納辭遜意  
狹謂其力盡適以增驕不足相動但明効重當自圖之  
耳昔淮南信左兵之策漢書曰淮南王安謀反日夜與左吳等披輿地圖部署兵所從  
出漢隗囂納王元之言范曄後漢書曰隗囂字季孟天水人更始亂郡上歸天水招聚其眾自稱西州上將軍遣子恂詣關頭將王元說囂曰天水完富天下士馬最強元請一丸泥東封函谷此萬世一時也囂心然元計遂反彭寵受親吏之計彭寵已見朱三夫不  
寤終為世笑梁王不受詭勝實融斥逐張玄二賢既覺  
福亦隨之願君少留意焉漢書曰梁孝王怒表益酒與羊勝公孫詭之屬陰使人刺

殺表蓋天子意梁遂賊果梁使之遣使覆案梁事捕公  
孫詭羊勝皆匿王後宮韓安國泣諫王王乃令出之勝  
詭皆自殺梁王使韓安國因長公主謝上怒稍解范曄  
後漢書竇融字周公扶風人也行西河五大郡大將軍  
事遙聞光武即位心欲東向隗囂使辨士張玄遊說西  
河曰今各據土宇與隴蜀合從高可為六國下不失尉  
陀融召豪傑計議遂決策東向奉書獻馬光武  
賜融璽綬為涼川牧封安豐侯後遷大司空  
若能內  
取子布外擊劉備吳志曰張昭字子布以効赤心用後前好則江  
表之任長以相付高位重爵坦然可觀上令聖朝無東  
顧之勞下令百姓保安全之福君享其榮孤受其利豈  
不快哉若忽至誠以處僥倖婉彼二人不忍加罪婉猶  
也二人劉備張昭也所謂小人之在大仁之賊大雅之人不肯為  
此也韓子曰行小忠則大忠之賊也班固漢書黃曰大雅卓爾不羣河間獻王近之矣若憐子

布願言俱存亦能傾心去恨順君之情更與從事取其

後善史記曰王溫舒從諸名濁猾吏與從事黃雅曰從行也但禽劉備亦足為効

開設二者審處一焉荆楊諸將並得降者皆言交州

為君所執豫章吳志曰孫輔字國儀假命不承執事節交州刺史遣使與曹

公相聞事覺權幽繫之數歲卒又曰劉繇字正禮避亂淮浦詔遣為揚州刺史繇不敢之州遂南保豫章疫

早並行人兵滅損各求進軍其言云云孤聞此言未以

為悅然道路既遠降者難信幸人之災君子不為左氏

秦知使乞羅于晉晉人弗與且又百姓國家之有加懷

區區樂欲崇和庶幾明德來見昭副不勞而定於孤益

貴是故按兵守次遣書致意吉者兵交使在其中左氏

晉亦書我... 殺之非禮也... 兵交... 伯獨行成晉人... 願仁君及孤虛心回... 意以應詩人補袞之歎而慎周易牽復之義... 毛詩曰袞... 仲山甫補之周... 灌鱗清流飛翼... 天權良時在茲... 易曰牽復吉... 我毛詩曰袞

與朝歌令吳質書一首

典略曰質為朝歌長大軍西征太子南在孟津

小城與質書漢書曰魏郡有朝歌縣

魏文帝

五月十八日丕白季重無恙爾雅曰塗路雖局官守有恙憂也

限爾雅曰局近也孟子曰吾聞願言之懷良不可任詩

足下所治僻在書問致簡益用增詩

勞每念昔日南皮之遊漢書勃海郡有南皮縣誠不可忘既妙思

六經道造百莊子孔子謂老聃曰丘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自以為以矣淮南子曰百家

異說各彈其間設終以六博藝經曰碁正彈法二人對局白黑碁各六枚先列碁

相當更先控三彈不得各去控一碁先補角世說曰彈碁出魏宮大將以巾角拂碁子也高談娛心

哀箏順耳馳騁北場旅食南儀禮曰尊士旅食于門鄭玄注曰旅衆也士衆

謂未得止祿所浮甘瓜於清泉沉朱李於寒水白日既

匿繼以朗月同乘竝載以遊後園輿輪徐動參從無聲

清風夜起悲笳微吟樂往哀來愴然傷懷列女傳陶谷子妻曰樂極

必哀莊子仲丘曰余頽而言斯樂難常足下之徒咸以

為然岑果分別各在一方元瑜長逝化為異物司馬遷

卿書曰則長逝者竟魄私恨無窮鵬鳥賦曰化為異物又何足患莊子曰假於異物託於同躰郭象曰今死生聚散變化無每一念至何時可言方今鞿賓紀時景風

方皆異物也

扇物禮記曰仲夏之月律中蕤賓天氣和暖眾果具繁

時駕而遊北遵河曲從者鳴笳以啓路文學託乘於後

車毛詩曰命彼後節同時異物是人非我勞如何勞如何

之云遠我今遣騎到鄴故使枉道相過行矣自愛老子曰聖

人自愛不自白

與吳質書首典略曰初徐幹劉楨應瑒阮瑀

子二十二年魏大疫諸人多死故太子與質書

魏文帝

二月三日不自歲月易得別來行復四年且行猶也三年不

見東山猶嘆其遠况乃過之思何可支毛詩曰我徂東

傳注曰不支不能相支持也氏雖書疏往返未足解其勞

結昔年疾瘵親故多離其災徐陳應劉一時俱逝痛可

言邪昔日遊處行則連輿止則接席何曾頃更相失每

至觴酌流行絲竹並奏酒酣耳熱仰而賦詩楊惲報孫

酒後耳熱仰天撫金當此之時忽然不自知樂也謂百年已分可

長共相保何圖數年之間零落略盡言之傷心頃撰其

遺文都為一集廣雅曰撰定也觀其姓名已為鬼錄追思

昔遊猶在心目而此諸子化為黃壤可復道哉觀古今

文人類不護細行鮮能以名節自立尚書曰不矜細而

偉長獨懷文抱質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可謂彬彬君

子者矣論語子曰文質彬彬然後君子相子新論雍門

周曰身財高妙懷質抱真老子曰少私寡欲呂

論語子曰文質彬彬然後君子相子新論雍門

周曰身財高妙懷質抱真老子曰少私寡欲呂

周曰身財高妙懷質抱真老子曰少私寡欲呂

周曰身財高妙懷質抱真老子曰少私寡欲呂

周曰身財高妙懷質抱真老子曰少私寡欲呂

氏春秋曰昔堯朝許由於沛澤之中曰者中論二十餘

篇成一家之言辭義典雅足傳于後此子為不朽矣

志曰徐幹字偉長北海人太祖召以為軍謀祭酒轉太子文學以道德見稱著書二十篇身曰中論司馬遷書曰通古今之變德璉常斐然有述作之意論語曰斐然成章一家之言

而不其才學足以著書美志不遂良可痛惜間者歷覽

諸子之文對之投淚既痛逝者行自念也楚辭曰孤行吟而投淚

孔璋章表殊健微為敏營思幹有逸氣但未適耳其五

言詩之善者妙絕時人言其詩之善者元瑜書記翩翩

致足樂也仲宣續自善於辭賦言仲宣最少續彼眾賢

獨惜其體弱不足起其文典論論文曰文以氣為主氣之清濁有躰弱謂之躰弱也

至於所善古人無以遠過昔伯牙絕絃於鍾期仲丘覆

醢於子路痛知音之難遇傷明人之莫逮呂氏春秋曰

牙乃破琴絕絃禮記曰孔子哭子路於中庭有人弔者而夫子拜之既哭進使者而問故使者曰醢之矣遂命

覆諸子但為未及古人自一時之雋也今之存者已不

逮矣後生可畏來者難誣然恐吾與足下不及見也論語

子曰後生可畏焉年行已長太所懷萬端時有所慮至

通夜不瞑志意何時復類昔日已成老翁但未白頭耳

光武言年三十餘在兵中十歲所更非一東觀漢記光武賜隱顯書

曰吾年已三十餘在兵中十歲所更非一吾德不及之年與之齊矣

以犬羊之質服虎豹之文無衆星之明假日月之光法

CENTRAL LIBRARY



曰敢問質曰羊質而虎皮見草而悅見豺而戰文子曰百星之明不如一月之晦光賈子曰主之與臣若日月之與星動見瞻觀何時易乎恐求不復得為昔日遊也少

壯直當努力古詩曰少壯不努力年一過往何可攀援班

北海若曰年不可攀時不可止消息盈虛終則又始古人思炳燭夜遊良有以也

古詩曰晝短苦夜長何頃何以自娛頗復有所述造不

東望於邑裁書叙心楚辭曰長乎丕白

### 與鍾大理書一首

魏志曰鍾繇字元常魏國初建為大理魏略曰後太祖征漢中太子在孟津聞繇有玉玦欲得之而難公索使臨淄侯轉因人談之繇即送之

大子與繇書魏文帝

丕白良玉比德君子珪璋見美詩人禮記孔子曰君不

顯顯昂昂如詩如璋晉之垂棘魚之璠璠宋之結綠楚之和璞

見下文左氏傳曰季平子卒陽虎將以與潘斂戰而

應侯謂秦王曰宋有結綠楚有和璞此二者而為天下

之名也價越萬金重都城尹文子曰魏有西父耕于野

器也于野鄰人盜之以獻魏王魏王召玉工相之玉工賀曰

敢賀大王得天下之寶臣所未嘗見王問其價玉工曰

此無價以當之五城之都聊可一觀魏有稱時昔流聲

王立賜金者千金長食上大夫之祿

將來孔子家語曰是以垂棘出晉虞魏離左氏傳曰

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於虞虞以伐魏虞公許之

宮之奇曰虞不臘矣晉滅魏魏公魏奔京師旋館於虞

遂襲虞和璧入秦相如抗節節屬義通乎至德竊見玉

書稱美玉白如截肪黑璧純潔赤擬雞冠黃徐蒸葉王

玉部論曰或問玉符曰赤如雞冠黃如蒸栗白如猪

脂黑如純漆玉之符也通俗文曰脂在腰曰肪音方側

聞斯語未覩厥狀雖德非君子義無詩人高山景行私

所仰慕毛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然四寶龜馬已遠秦漢未聞有

良比也求之曠年不遇厥真私願不果飢渴未副謂魚穆公曰君若飢渴待賢近日南陽宗惠叔稱君侯

昔有美玦聞之驚喜笑與抃會謂魚穆公曰君若飢渴待賢近日南陽宗惠叔稱君侯

傳言未審未敢作書是以今舍弟子建因荀仲茂荀氏家傳曰荀宏字

仲茂為太時從容喻鄙官乃不忽遺厚見周稱周稱謂

鄴騎既到寶玦初至捧匣跪發五內震駭馬子在孟津也

李陵詩曰行行且傷繩窮匣開爛然滿目延篤與李文德

氏之易煥兮自割無令五內傷猥以蒙鄙之姿得覩希世之寶不煩介

之使不損連城之價既有秦昭章臺之觀而無閭生詭

奪之誣史記曰趙惠文王得和氏之璧秦昭王聞之使

奉璧西入秦秦王坐章臺見相如相如奉璧秦王相如

視秦王無意償趙城乃前曰璧有瑕請指之王授相如

相如持璧倚柱怒髮上衝冠曰觀大王無償趙城色

賈臣復取璧大王必欲急臣臣頭與壁俱碎於柱矣嘉

賦益映敢不欽承謹奉賦一篇以讚揚麗質不百

與揚德祖書首典畧曰臨淄侯以才捷愛幸

植白數日不見思子為勞想同之也僕少小好為文章

迄至于今二十有五年矣然今世作者可略而言也昔

仲宣獨步於漢南孔璋鷹揚於河朔仲宣在荊州故曰

人優

曹子建

CENTRAL LIBRARY

在冀州表紹記室岐曰河朔仲長子昌言曰清如水碧

繫如霜露輕賤世俗高立獨步此士之次也毛詩曰惟

師尚父時惟鷹揚 偉長擅名於青士公幹振藻於海隅徐偉長

郡禹貢之青州也故云青上公幹東平寧陽人也寧陽

遷齊故云海隅呂氏春秋曰東方為海隅青州齊也

德璉發跡於北魏足下高視於上京德璉南頓人也近

故曰上京崇此之時人人自謂握靈蛇之珠家家自謂

抱荆山之玉淮南子曰隋侯之珠高誘曰隋侯見大蛇

以報之因曰隋侯之珠韓子曰楚人和氏得玉璞於

楚山之中奉而獻之文王使玉人治其璞而得寶

吾於是設天網以該之頓八絃以掩之今悉集茲國矣

吾王謂操也崔寔本論曰舉彌天之網以羅海內之雄

淮南子曰九州之外是有八澤八澤之外乃有八絃

然此數子猶復不能飛軒絕跡一舉千里韓詩外傳蓋

者六翮爾以孔璋之才不閑於辭賦而多自謂能與

司馬長卿同風壁畫畫虎不成反為狗也東觀漢記曰馬

効相季良而不成陷為天下越前有善嘲之反作論盛道

僕讚其文夫鍾期不失聽于今稱之列子曰伯牙善鼓

吾亦不能忘嘆者畏後世之嗤余也世人之著述不能

無病僕常好人譏彈其文有不善者應時改定荀子曰

我善者是吾賊也道昔丁敬禮常作小文使僕潤飾之

我惡者是吾師也論語曰行人子羽脩飾 僕自以才不過

若人辭不

為也若人謂敬禮也論語子謂子賤君敬禮謂僕卿何

所疑難文之佳惡吾自得之後世誰相知定吾文者邪

五六十二 文四十二

吾常歎此達言以為美談公羊傳曰魯人昔尼父之文

辭與人通流至於制春秋游百多徒乃不能措一辭禮

言不病者吾未之見也蓋有古威之容乃可以論其淑

媛于戀切為劉季緒張本戰國策曰晉平公得南威三

有龍泉之利乃可以議其斷丁段割戰國策

劉季緒才不能逮於作者摯

而好詆丁禮訶呼歌文章倚

昔田巴毀五帝罪

三王紫五霸於稷下一旦而眼竿人魯連說使終身

杜口魯連子曰齊之辯者曰田巴辯於沮丘而議於稷

劉生之辯未若田氏今之仲連求之不難

可無息乎毛長詩傳人各有好尚蘭庭切菽蕙之芳

衆人所好而海畔有逐臭之夫喻人評文章愛好不同

咸池空翠自者其親戚兄弟妻妾知識死能去居者自

之發衆人所共樂而墨翟有非之論豈可同哉樂動

通相與夫街談巷說必有可采擊轅之歌有應風雅漢

曰小說家者街談巷語道聽塗說之所造也崔駰曰竊

作頌一篇以當野人擊轅之歌班固集曰擊轅相并亦

CENTRAL LIBRARY

也足祭匹夫之思未易輕棄也此一通同辭賦小道固

未足以揄揚大義彰示來世也昔揚子雲先朝執戟之

臣耳猶稱壯夫不為也漢書曰揚雄奏羽獵賦為郎然

猶庶幾勳力上國流惠下民國語曰勳力一心四

流建求世之業留金石之功尚書王曰與國咸休永世

王曰君王德可刻金石豈徒以翰墨為勳績辭賦為君子哉若吾

志未果吾道不行則將求庶官之實錄辯時俗之得失

班固漢書司馬遷贊曰有良史之才其文直其事核

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應劭曰言其實錄事也定

仁義之秉成一家之言司馬遷書曰通古今雖未能藏

之於名山將以傳之於同好司馬遷書曰撰誠以著此

古博雅君子與我切之皓首豈今日之論乎其

言之不慙特惠子之知我也張平子書曰其言之明早

相迎書不盡懷植白

與吳季重書首典畧曰質出為朝歌

曹子建

植白季重足下前日雖因常調得為密坐曹大家敬器

之密座雖燕飲彌日其於別遠會稀猶不盡其勞積也詩

體鳳歎虎視也若夫觴酌凌波於前簫笳發音於後足下鷹揚其

體鳳歎虎視也若夫觴酌凌波於前簫笳發音於後足下鷹揚其

海經曰用穴之山有鳥名曰鳳謂蕭曹不足儔衛霍不

足侔也左顧右盼謂若無人豈非吾子壯志哉史記曰

高漸離歌於市已過屠門而大嚼切雖不得肉真且

快意桓子新論曰人間長安樂則出門向當斯之時願

舉太山以為肉傾東海以為酒伐雲夢之竹以為笛斬

泗濱之梓以為箏尚書曰雲土夢作又孔安國曰雲夢食

若填巨壑飲若灌漏卮莊子淳芒謂苑風曰夫大壑之

竭淮南子曰令大雷水足以其樂固難量豈非大丈夫

之樂哉然肯不我與曜靈急節楚辭曰角宿未旦曜靈

面有逸景之速別有參商之闊左氏傳子產曰昔高辛

氏有二子伯曰閼伯季

曰實沈不相能后帝不滅遷閼伯于商丘主辰商人

因故辰為商星遷實沈於大夏主參商人是因其季葉

曰唐叔故思欲抑六龍之首頓羲和之轡楚辭曰買馮

參為晉星維六龍於扶桑又曰折若木之華閉濛汜之谷楚辭曰

吾令羲和弭節兮若木以拂目兮聊逍遙以相侔王逸曰若木在崑崙言折取

若木以拂擊擊蔽日使之還却也楚辭曰出自陽谷交於

濛天路高邈良久無緣仲長子昌言曰濛濛乎若懷戀

反側如何如何得所來訊文采委曲擘擘若春榮瀏若清

風答賓戲曰擗藻如春華毛詩曰吉甫作申詠反覆曠

若復面其諸賢所著文章想還所治復申詠之也謂朝

歌可令熹切事小吏諷而誦之周禮曰諷誦言語聲

節之夫文章之難非獨今也古之君子猶亦病諸論語

堯舜其猶病諸言驥及和氏以希為貴今若家有千里人懷盈尺即驥及和氏寧得珍貴乎呂氏春秋曰所為貴驥者為其一曰千里也淮南子曰聖人不貴尺璧而重寸陰韓子曰楚人和氏得玉璞於楚山之中遂名曰和氏之璧夫家有千里驥而不珍為人懷盈尺和氏無寶矣

君子不知音樂古之達論謂之通而蔽墨翟不好伎何為過朝歌而迴車乎足下好伎值墨翟迴車之縣想足下助我張目也又聞足下在彼自有佳政夫求而不得者有之矣未有不求而得者也法言曰文字者所以有求矣未有不求而得者也且改轍易行非良樂之御呂氏春秋曰古而得之者也趙之王良秦之伯樂尤盡其妙也左氏傳曰晉趙鞅納衛太子于戚將戰郵无恤御杜預曰郵无恤王良也

易民而治非楚鄭之政戰國策曰趙告謂趙王曰臣聞之聖人不易民而教智者不變

俗而勸史記曰循御史楚有孫叔敖數鄭願足下勉之而已矣適對嘉賓吾授不悉往來數相聞曹植白植集此書為君子而不知其樂古之達論謂之通而蔽墨翟自不好伎何謂過朝歌而迴車乎足下好伎而正值墨氏迴車之縣想足下助我張目也今本以墨翟之好伎置和氏无寶矣之下蓋昭明移之尚季重之書相應耳

答東阿王書一首 吳季重

質自信到奉所惠貺發函伸紙是何文采之巨麗而慰喻之綢繆乎夫登東嶽者然後知眾山之遷迤也奉至尊者然後知百里之卑微也法言曰觀書者譬如觀山也况介丘乎下句自旋之初伏念五六日至于旬時尚蓋季重自况也

精散思越惘若有失非敢羨寵光之休

六日至于旬時

六日至于旬時

莫猗頓之富

毛詩曰既見君子為龍為光毛萇曰龍寵也孔叢子子產問子順曰臣匱於財聞猗頓善殖貨欲學之然先生同國也當知其術願以告我

答曰然我知之猗頓魯之窮士也耕則常飢祭則常寒聞朱公富往之問術焉朱公告之曰子欲速富當畜五

孖於是乃適河大畜牛羊于猗氏之南十年之間其滋息不可計貨擬王公馳名天下

戰國策魯連說張相國曰猗頓誠以身賤犬馬德輕鴻毛鴻毛之輕也而不能自幸

三輔舊事曰未央宮北有玄武闕

解嘲曰歷金門上玉堂有日矣

池而行觴

伏虛檻於前

特平原養士之懿愧無毛遂耀穎之才

求救合從於楚約與食客門下有勇士文武備具者二十人借得十九人餘无可取者毛遂自讚於平原君

原君曰夫賢士之處俗譬若錐之處囊中其末立見今在左右未有所稱誦是先生无所有也毛遂曰臣今日

請處囊中耳使遂早得處囊中深蒙薛公折節之禮而

無馮諼爰爰三窟之效

門下諸客誰習百金計能為文收債於薛者乎馮諼曰能

於是以約車促裝單衣載契而辭問曰收債單何市而反

人因燒其券人稱萬歲長驅到齊孟嘗君見之曰何市而反曰竊計君家所無不有

乃今見矣馮諼曰狡兔有三窟免其死耳今君有一未

得高枕而卧也請為君復鑿二窟孟嘗君乃與車五十

乘金五百斤西遊於梁梁惠王聘孟嘗君齊王聞之君

臣恐懼使太傅謝孟嘗君曰願君顧先王之宗廟姑反

國統民馮諼謂孟嘗君曰三窟已就請君高枕為樂矣

獲信陵虛左之德又無侯生可述之美

史記曰魏公子置酒大會賓客



公子從車騎虛左自迎夷門侯生攝衣冠直載公  
子上坐不讓欲以觀公子公子執轡愈恭侯生謂公子  
曰今日贏之為公子亦足矣市人皆以贏為小人而以  
公為長者能下士也  
之所以憤積於胃臆懷眷而惰邑者也若追前宴謂之  
未究傾海為酒并山為有伐竹雲夢斬梓泗濱然後極  
雅意盡歡情信公子之壯觀非鄙人之所庶幾也  
天下之壯觀周易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若質之志實在所天  
左氏傳歲尹克黃曰  
也  
思投印釋轍朝夕侍坐鑽仲父之遺訓覽老氏之  
要言  
仲父仲也老氏老子也對清醑而不酌抑嘉肴而不享  
毛詩載清醑又曰嘉肴腍臄使西施出惟嫫母侍側  
越絕書曰越王乃夫種獻之於吳王楚辭曰西施媼而不得見兮嫫母勃屑而曰侍王逸曰媼母醜女也斯盛德之

所蹈明哲之所保也  
周易曰日新之謂盛德毛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若乃近

者之觀實湯鄙心秦箏發徵八迭奏  
楚辭曰挾秦箏而彈徵又曰二

八齊容  
起鄭舞填筆灑激於華屋靈鼓動於座右  
舞賦曰耀華屋而填洞房周禮

靈鼓也  
靈鼓也耳嘈嘈於無聞情踴躍於鞍馬謂可比懾肅慎

使貢其楛矢南震百越使獻其白雉  
陳惠公實之有雉

集庭而死樵矢貫之惠公使使如孔子之館問之孔子

曰昔武王克商於是肅慎氏貢楛矢石砮其長尺有咫

故銘其楛曰肅慎氏貢矢以分太姬配虞胡公而封諸

陳王肅曰肅慎北夷國名也楛木名也弩箭鏃也太公

金匱曰武王伐殷四夷聞各以貢  
又况權備夫何足視乎  
還治諷采所著觀省英瑋實賦頌之宗作者之師也  
漢書

曰司馬相如蔚為  
衆賢所述亦各有志昔趙武過鄭

七子賦詩春秋載列以為美談左氏傳曰趙武與諸侯大夫會過鄭鄭伯身建

孟於垂隴七子從趙孟曰七子從君以寵武也請皆賦詩以卒君賜武亦以觀七子之志子展賦草虫伯有賦

鷓之奔奔子西賦黍苗之四章子產賦隰桑子太叔賦野有蔓草叔段賦蟋蟀公孫段賦桑扈實小人

也無以承命又所答賦辭醜義陋申之再三赦然洋下

尚書曰至于再至于三小雅曰面懃曰赫此邦之人閑習辭賦三事大未莫

不諷誦何但小吏之有乎毛詩曰三事大夫莫肯夙夜重惠豈言訓

以政事史記衛鞅曰苦言惻隱之恩形乎文墨謝承後漢書曰

甄豐惻隱之恩發於自然墨子廻車而質四年雖無德與民式歌直

舞淮南子曰曾子至孝不廻車而質四年雖無德與民式歌直

廻車毛詩曰雖无德與女儒墨不同固以久矣然一旅

之衆不足以揚名左氏傳伍員曰少康有衆一旅步武之

間不足以騁跡司馬法曰六天曰步禮記曰若不改轍

易御將何以効其力哉今處此而求大功猶絆良驥之

足而責以千里之任檻後狻之勢而望其巧捷之能者

也淮南子曰兩絆驥而求其致千里置後檻不勝見恤

中則與解同非不巧捷也無所肆其能也謹附遣白蒼不敢繁辭其質白

與滿公琰書一首賈弼之山公表注曰滿寵子炳字公琰為別部司馬

應休璉公琰前日曾過休璉至明日欲遣書謝值公琰又使人來召璉璉別事不

得往故為報

璉白即者不遺獲見照臨雖昔侯生納顧於夷門毛公

受眷於逆旅無以過也

夷門侯嬴也。已見吳季重答東阿王書。史記曰：趙有愛士毛公。

藏於博徒薛公。藏於賣漿家。魏公子欲見之，兩人自匿不肯見。公子聞所在，乃間步往從之。兩人遊甚歡。左氏傳荀息曰：今鏹為不道，保於逆旅。外嘉郎君謙下之德，內幸頑才見誠

知已歡欣踴躍，情有無量。是以奔騁御僕，宣命周求。陽

書喻於產，何揚倩說於范武。說苑曰：宓子賤將適單父，陽書謂子賤曰：吾少賤無

以送子。今贈子以釣道。夫投綸錯餌，迎而吸之者，揚鱗也。其為魚味薄而不美。若上若存若食，若不食者，勉其為

魚博而厚味。子賤至單父，冠蓋逆之者，交接於道。子賤曰：陽書所謂揚鱗者也。乃請耆老尊賢與之共化。列子曰：啓

何楚人也。以獨蠶為綸。其銀為鉤，荆棘為竿，割粒為餌。而引盈車之魚。韓子曰：宋人有酤酒者，升概甚平，遇客

甚謹，為酒甚美，懸幟甚高，然而不售。酒醜，怪其故，問其所知，問長者，揚倩曰：汝狗猛，則酒美何故而不售？曰：人畏焉。或令孺子懷錢，携壺，蹇而往，酤狗迎而齧之。此酒所以酸不售也。夫國亦然，有道德之士，懷其術而

欲以輔萬乘之主，大臣為猛狗，迎而齧之，人之主之故也。所以蔽賢而有道之士，所以不用也。

鮮魚出於潛淵，芳旨發自幽巷。繁霜綺羽，爵飛騰。

曰：瑤漿，蜜勺。實月，觴方。漢書音義曰：羽，編作生。牙曠，高爵形儀。禮曰：請膝爵。齊玄曰：今文，膝多作騰。

徽義渠哀激。劉子伯牙善鼓琴，左氏傳曰：師曠侍於晉注曰：鼓琴循絃，謂之徽。戰國策曰：義渠未開。當此之時，仲

儒不辭同產之服，孟公不顧尚書之期。漢書曰：灌夫字仲孫，田蚡粉從容曰：吾欲與仲孫過魏，其侯會仲孫，有服夫

曰：將軍乃肯幸臨，魏其侯夫安敢以服為辭？又曰：陳遵字孟公，嗜酒，好賓客。每取客車，轄投井中，雖有急終不

突入見。遵母頭白，曰：當對尚書。徒恨宴樂始，酣白日

傾交驪駒，就駕意不宣。展漢書曰：諸博士共持酒肉勞

有期會狀，毋延。判史從後閣出去。徒恨宴樂始，酣白日

王式注：翁謂歌吹諸生曰：歌

驪駒王式曰間之於師客歌驪駒主人歌客毋庸歸今  
諸君為主人口尚早未可也服虔曰大戴禮篇客欲去  
歌之文穎曰其辭曰驪駒在門追惟耿介迄于明發楚  
僕夫具有驪駒在路僕夫整駕追惟耿介迄于明發楚  
曰獨耿介而不隨適欲遣書會承來命知諸君子復有  
毛詩曰明發不寐適欲遣書會承來命知諸君子復有  
漳渠之會夫漳渠西有伯陽之館北有曠野之望伯陽即老  
子也詩曰高樹翳朝雲禽蔽綠水沙場夷敞清風肅  
率彼曠野高樹翳朝雲禽蔽綠水沙場夷敞清風肅  
穆是京臺之樂也得無流而不反乎淮南子曰令尹子  
子殿具於京臺莊王不往曰吾聞京臺者南望獵山北  
臨方皇左江右淮具樂忘歸若吾薄德之人不可以當  
此樂也恐流而不能自反高誘適有事務須自經營何  
曰京臺高臺也方皇火澤也適有事務須自經營何  
公羊傳注曰適遇也

與侍郎曹長忠書一首 應休璉

璉白足下去後甚相思想我田有無人之歌田有無人  
存之思風人之作豈虛也哉毛詩曰我于田有無人  
又曰雖則如雲匪我王肅以宿德顯授何曾以後進見拔  
魏志曰王肅字子雍黃初中為散騎黃門侍郎咸業緒  
晉書曰何曾字穎考陳國人也曾弱冠遷散騎侍郎  
給事黃門郎東觀漢記梁商上書曰復後  
超起宿德論語子曰後進於禮樂君子也皆鷹揚虎視  
有萬里之望薄援助者不能追參於高妙復歛翼於故  
枝相子新論曰昔顏淵有高塊然獨處有離群之志南  
子曰卓然獨立塊然處禮記  
子夏曰吾離群索居亦已矣矣汲黯樂在郎署何武耻  
為宰相千載揆之知其有由也漢書汲黯字長孺拜淮  
印綬臣願為中郎出入禁闈臣之願也又曰何武字君  
公為御史司空多所舉奏號為煥碎不稱賢公耻義未

詳德非陳平門無結駟之跡漢書曰陳平家貧好讀書張負隨平至其家家貧負郭

窮巷以帝為門然學非揚雄堂無好事之客漢書曰揚雄家素貧

事者載酒肴從遊時有好奇才劣仲舒無下帷之思家貧

孟公無置酒之樂漢書曰董仲舒廣川人少治春秋孝

孟公嗜酒每大飲賓客滿堂遇寡婦悲風起於閨闥

左阿君置酒歌詠遵起舞梁樂之紅塵蔽於机榻幸有衣生時步玉趾

蘇榮爨清談而已左氏傳楚宰遠啓謂魯侯曰今君若步玉趾辱見

師不宿飽晉灼曰樵有似周黨之過平閔子東觀漢記

取薪也蘇取草也夫皮朽者毛落川涸者魚逝

正論曰皮朽則毛落春生者繁華秋榮者零悴

涸則魚逝其勢然也陰符

太公曰春道生萬物榮秋道成萬物零自然之數豈有恨哉聊為大弟陳

其苦懷耳想還在近故不益言璩白

與廣川長岑文瑜書首黃川縣時早祈雨不得作書以戲之

應休璉

璩白頃者公旱日更增甚沙磧銷鑠草木焦卷呂氏春秋

時大旱七年前沙磧石山海經曰十日所落草木焦卷颶涼臺而有鬱蒸之刺之

煩浴寒水而有灼爛之慘宇宙雖廣無陰以憩亦漢之

詩何以過此毛詩雲漢曰赫赫炎炎云我無土龍矯首

於玄寺泥人鶴立於闕里淮南子曰聖人用物若用朱

芻狗待之而求福土龍之神而得穀食玄寺道場也風

俗通曰尚書御史所止比目曰寺故後代道場及祠宇皆取其稱焉淮南子曰西施毛嬙猶俱醜也高誘曰俱醜請兩土人也司馬彪續漢書梅福上書曰仲尼之廟不出闕里修之歷荀靜無徵效明

勸教之術非致雨之備也知恤下人躬自暴露起靈

壇勤亦至矣司馬彪續漢書曰郡國旱各掃除昔夏禹

之解陽盱殷湯之禱桑林淮南子曰禹為水以身禱於

桑林之際高誘曰為治水解禱以身為質解讀解除之

解陽盱河蓋在秦地桑山之林能興雲致雨故禱之時

紂言未發而水旋流辭未卒而澤沛沛說苑曰湯之時

持三足鼎而祝山川今者雲重積而復散雨垂落而

復不得無賢聖殊異呂氏春秋曰昔桀以湯討夏而大旱五年湯乃身禱於桑林於是翦髮薙其手自以為儀用祈福於

上帝民乃甚悅雨乃大至音屬周征殷而年豐衛伐邢而致雨左傳

人伐邢於是衛大旱甯莊曰昔周釀克殷而年豐今邢

方無道諸侯無伯大其或者欲使衛討邢乎從之師與

而善否之應甚於影響果可以為不然也尚書曰惠迪

影響想雅思所未及謹書起予論語子曰起應璩曰

與從弟君苗君曾書一首此書言欲歸田應休璉

璩報問者北遊喜歡無量登其濟河曠若發說文曰

大阜也禮記曰昭然若發蒙矣如淳漢書注風伯掃途

兩師灑道韓子師曠曰黃帝合鬼神於太山之上風伯

按轡清路周望山野亦既至止酌彼春酒詩曰亦既見

止又曰至止

肅肅又曰禮記曰堂上接武鄭玄接武武跡也說文曰屋以接武武跡也說文曰屋以接武武跡也說文曰屋以

草蓋曰炎淮南子曰大夏增加擬於崑崙扶寸有脩味踰

加夫尚書大傳曰扶寸而合不崇朝而雨天下鄭玄曰

口不能四指為扶扶音膚墨子曰美食物而兩目不能備視

徧味逍遙陂塘之上吟詠苑音柳之下有陂塘之事

彼柳斯苑結春芳以崇佩折若華以醫習曰楚辭曰細秋

也若華已見曹植與吳季重書弋下高雲之鳥鮮出

深淵之魚蒲且子餘讚書便嫗一綠稱妙何其樂哉列

詹何曰臣聞蒲目子之微弱東風振之連雙鶴

於青雲之上用心專也淮南子曰雖有鉤錢斧鉞加以

詹何便嫗之妙猶不能與罔爭得也高誘曰便嫗白

翁時人也土發曰蝓蠖詹何之倫然便嫗即蝓蠖也

雖仲尼忘味於虞韶楚人流遊於京臺燕以過也論語

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為樂之班嗣之書信

至於斯也京臺已見應休連與滿公琰書班嗣報曰漁釣一壑則

不虛矣漢書曰相生欲借其書班嗣報曰漁釣一壑則

來還京都塊然獨處營宅濱洛困於囂麗晏子春秋曰

子之宅近市秋思樂汶上發於寤寐論語曰季氏使閔

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昔伊尹輟耕邳擘投筆忠致

君於有虞濟然於塗炭而樂堯舜之道湯使人以幣

聘之器器然湯三使往聘之既而愔然改之曰與我處

君哉吾豈若使是民為堯舜之民哉吾豈若於吾身親

見之哉東觀漢記曰邳擘字君章汝南人也邳次都隱

於弋陽山中擘即去從次都止漁釣甚娛留數十日擘

喟然歎曰天生俊士以為民也鳥獸不可與同羣子從

我為伊尹乎將為許巢而去堯舜也次都曰吾年耄矣

安得從子子勉正性命勿勞神以害生告別而去軍容

於江夏郡舉孝廉為郎尚書曰民墜塗炭而吾方欲秉耒耜於山陽沈鉤緡

於丹水知其不如古人遠矣漢書河內郡有山陽縣又

水所出然山父不貪天地之樂曾參不慕區楚之富

其志也山父即巢父也譙周古考史曰許由夏常居巢

故一號巢父琴操曰許由夏則巢居冬則穴處

餽則仍山而食渴則仍河而飲堯大其志禪為天子由

曰放髮優游所以安己不懼非以貪天下也孟子曾子

曰晉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其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乎哉前者邑人念弟

無已欲州郡崇禮官師授邑誠美意也歷觀前後來入

軍府至有皓首猶未遇也漢書賈誼上疏曰古者內有

然後有官小史延及庶人徒有飢寒駿奔之勞尚書曰俟河之清人

且官

壽幾何李氏傳子駟曰周詩有之曰俟河之清人且官

壽幾何杜預曰言人壽促而河清遲也

無金張之援游無子孟之資漢書金日磾贊曰夷狄

其盛矣又張湯贊曰張氏子孫相繼自宣元已來為侍

中中常侍者九十餘人功臣之後唯有金氏張氏漢書

曰霍光字子孟驃驃將軍去病之弟也而圖富貴之榮殊異之寵是隴

西之遊越人之射耳淮南子曰夫乘舟而感者不知東

之斗極有自見也則不失物之情無以自見則動而惑

譬若隴西之游愈躁入愈沈又曰越人學遠射祭天而發

適在五步之內不易其儀時已車賴先君之鑿免負擔

之勤左氏傳陳公子完曰追蹤丈人畜雞種黍論語曰

而後遇丈人以杖荷蓆子路問曰子見夫子乎丈人曰

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為夫子植其杖而耘止子路宿

殺雞為黍而食之漢書鄭朗潛精墳籍立身揚名斯為

可矣孝經曰立身行無或游言以增邑邑禮記曰大人

道揚名於後世

CENTRAL LIBRARY



玄曰遊淨也郊牧之田宜以為意爾雅曰邑外曰廣開

土宇吾將老焉左氏傳曰隱公使營菟劉杜二生想數

往來朱明之期已復至矣爾雅曰夏為朱明相見在近故不復

為書愜夏自愛璩白

文選卷第四十二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文選卷第四十三

梁昭明太子選

唐蘇郎守李高率府錄事參軍事崇賢館直學士臣李善注  
奉政大夫同知池州路總管府事張伯顏助率重刊  
書下

嵇叔夜與山巨源絕交書

孫子荆爲石仲容與孫皓書

趙景真與嵇茂齊書

丘希範與陳伯之書

劉孝標重答劉秣陵沼書

劉子駿移書讓太常博士 孔德璋北山移文

與山巨源絕交書 魏氏春秋曰山濤為選曹

因自說不堪流俗而非薄 嵇叔夜

康曰足下昔稱吾於穎川吾常謂之知言 稱謂說其情

其素志故謂知言也 虞預晉書曰山嶽守穎川嵇康文

集錄注曰河內山嶽守穎川山公族父莊子曰在屈豎

帝為知言 然經怪此意尚未熟悉於足下何從便得之

也 言常怪足下何從而 前年從河東還顯宗阿都說足

下議以吾自代 晉氏八王故事注曰公孫崇字顯宗譙

呂仲愷東平人也康與呂長傑絕交書曰少 事雖不行

知足下故不知之 言不知 足下傍通多可而少怪 言足

CENTRAL LIBRARY TAIWAN

通衆藝多有許可少有疑怪言寬容也周易曰六爻發

揮旁通情也法言曰或問行曰乎通以德李執曰應萬

變而不失其正 吾直性狹中多所不堪偶與足下相知

耳 偶謂偶然非本志也 雅 間聞足下遷惕然不喜恐

足下羞庖人之獨割引尸祝以自助 莊子曰庖人雖不

俎而手薦饔飧 漫聲之羶臙 毛詩曰執其鸞刀以啓其

以辱行漫我高誘 故具為足下陳其可 五五異 讀書

得并介之人或謂無之今乃信其真有耳 并謂兼善天

夷柳下惠介然必偏中和為貴 性有所不堪直不可強

今空語同知有達人無所不堪外不殊俗而內不失正

與一世同其波流而悔吝不生耳 空語猶虛說也共知

事無所不堪言已不能則而行之也太玄經曰君子內正而外馴莊子曰與物委蛇而周其波周易曰悔吝者象也

老子莊周吾之師也親居賤職柳下惠東方朔達人也安平車位吾豈敢短之哉史記曰莊子名周嘗為蒙漆園吏列仙傳曰李耳為周柱下史轉為守藏史論語曰柳下惠為士師漢書曰東方朔著論設客難已位卑以自慰喻孟子曰為貧仕者辨尊居卑又曰位卑言高罪也

又仲尼蕙愛不羞執鞭子文無欲卿相而三登令尹是乃君子惠濟物之意也莊子仲尼謂老

時曰蕙愛死私仁之情也論語子曰富而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子張問令尹子文三仕為令尹无喜色三已之无愠色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

所謂達能兼善而不渝窮則自得而無憾孟子曰古之人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又曰柳下惠遺佚而不怨厄窮而不憫

以此觀之故堯舜之君世許由之巖棲呂氏春秋曰昔

堯朝許由於霑澤之中曰請屬天下於天子許由遂之箕山之下張升反論曰黃綺引身出巖棲南子身

之佐漢接輿之行歌其揆一也漢書曰上封良為留侯行太子少傅事論語曰

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孟子仰瞻數君可謂能遂其志者也賈逵國語注

故君子首行殊塗而同致循性而動各附所安周易子曰循性而行或害或利論語曰貧而無怨

故有處朝廷而不出入山林而不反之論班固漢書曰

且延陵高子臧之風長左氏傳吳子諸樊除喪將立季札

鄉慕相如之節志氣所託不可奪也季札辭曰曹宣公之卒也諸侯與曹人不義曹公將立

以無失節史記曰司馬相如字長卿其親名之犬子相

詞也誰能奸君有國非吾節也札雖不才願附於子臧

如既學慕蘭相如之為人更名相如吾每讀尚子平臺孝威傳慨然慕之

想其為人英雄記曰尚子平有道術為縣功曹休歸自入山捨薪賣以供食飲范曄後漢書曰向子

平隱居不仕性尚中和好通老易尚向不同未詳又曰

臺佟者字孝威魏郡人隱於武安山鑿穴為居采藥為

業終徒冬切史記太史公少加孤露母兄見驕不涉經

曰余讀孔氏書想見其為人

學性復疏嬾筋駑肉緩頭面常一月十五日不洗不大

悶癢不能沐也每常小便而忍不起令胞中略轉乃起

耳又縱逸來久情意傲散簡與禮相背嬾而慢相成孔

國論語注曰簡略也言而為儕類見寬未攻其過又讀

性簡略與禮相背也

莊老重增其放放謂故使榮進之心日積任實之情轉

篤此申禽鹿少見馴育則服從教制長而見羈則狂顧

頓纓赴蹈湯火楚辭曰狂顧南行雖飾以金鏤饗以嘉

肴逾思長林而志在豐草也毛詩曰芣芣物切阮嗣宗不論

人過吾每師之而未能及至性過人與物無傷唯飲酒

過差耳莊子仲尼謂顏回曰聖人處物不傷物者物不

過差可能傷也李尤孟銘曰飲無求辭繼以相娛荒沉

不慎與至為禮法之士所繩疾之如讎幸賴大將軍保

持之耳孫盛晉陽秋曰何曾於太祖坐謂阮籍曰卿

謂太祖宜投之四裔以繫王道憲豈得相容

慢弛之闕量也又不識人情闇於機宜無萬石之慎而

有好盡之累漢書曰萬石君石奮長子建為郎中令奏

今迺四不足一獲譴死矣其為謹慎雖他皆如是又曰

建奏事於上前即有可言屏人乃言極切至廷見如不

言

CENTRAL LIBRARY

能言者好盡謂言則盡情不知過忌又與事接疵與雖欲無患其可  
得乎又人倫有禮朝廷有法自惟至熟有必不堪者七  
甚不可者二即喜晚起而當關呼之不置二不堪也漢記曰汝郁再徵載病詣公車尚書勅郁自力受拜抱  
琴行吟弋釣草野而吏卒守之不得妄動二不堪也危  
坐一時痺必寐不得搖管子曰少者之事先先生出入恭  
作說文曰性復多氣把蒲搔無色而當裏以章服揖  
拜上官三不堪也素不便書不喜作書而人間多事堆  
案盈几不相酬答則犯教傷義欲自勉強則不能又四  
不堪也不喜弔喪而人道以此為重已為未見怨者所

怨至欲見中傷者言人於已為未見有矜怨之者而纒  
雖矍然自責然性不可化班固漢書惠帝贊曰聞欲  
降心順俗則詭故不情新序卜偃謂晉侯曰天子降亦  
終不能獲無咎無譽如此五不堪也周易曰括囊不喜  
俗人而當與之共事或賓客盈坐鳴聲聒耳杜預左氏  
也也覽塵真處子變百依在人目前六不堪也心不耐煩  
而官事鞅掌機務纏其心世故繁其慮七不堪也毛詩  
尚書曰一日二日萬幾又每非湯武而薄周孔在人間  
不止此事會顯世教所不容此甚不可一也剛腸疾惡  
輕肆直言遇事便發此甚不可二也以促中小心之性

統此九患不有外難當有內病寧可久處人間邪文聞

道士遺言餌木黃精令人久壽意甚高食也本草經

便發安能舍其所樂而從其所懼哉夫人之相知貴識

其天性因而濟之禹不偪伯成子高全其節也莊子曰

下伯成子高立為諸侯堯授舜舜授禹伯成子高辭為

諸侯而耕禹往見之則耕在野禹趨就下風而問焉子

高曰昔堯治天下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畏今則賞罰

而民且不仁德自此衰刑自此立後世之亂自此始矣

耕而仲尼不做蓋於子夏護其短也家語曰孔子將行

不餒近詣葛孔明不偪元直以入蜀蜀志曰穎川徐庶字元

直曹公來征先主在楚

推其長者違其短者故能久也王肅曰短者蓋門人曰商

也有焉孔子曰商之為人也不齒短於財吾聞與人交者

聞之率其衆南行亮與徐庶並從為曹公所追破疾母

見獲庶辭先主而指其心曰本與將軍共圖王霸之業

者以此方寸之地也今已失老母方寸亂矣死華子魚

不強幼安以卿相魏志曰華歆字子魚平原人也文帝

君子歆舉管寧帝以安車徵之又曰管寧字幼安北海

人也華歆舉管寧寧遂將家屬浮海還郡詔寧為太中大

夫固辭此可謂能相終始真相知者也足下見直木必

不可以為輪曲者不可以為棟蓋不欲以枉其天才令

得其所也故四民有業各以得志為樂管子曰士農工

石民唯達者為能通之此足下度內耳不可自見好章

甫強越人以文冕也莊子曰宋人資章甫而適越越人

斷也章甫已嗜臭腐養蠶為繭以死鼠也莊子曰惠子相

冠名也

或謂惠子曰莊子來欲代子相於是惠子恐授於國中  
三日三夜莊子往見之曰南方有鳥名鴛鴦子知之乎  
夫鴛鴦雛發南海而飛於北海非梧桐而不止非竹實不  
食非醴泉不飲於是鴛鴦得腐鼠鴛鴦過之仰天而視之  
曰赫今子欲以吾項學養生之術方外榮華去滋味遊  
子國赫我邪  
心於寂寞以無為為貴高誘曰夫恬淡寂寞虛無無為也  
此天地之平而縱無尤患尚不顧足下所好者又有心  
道德之篤也  
悶疾頃轉增篤私意自試不能堪其所不樂言已所不  
不能堪言已所不自卜已審若道盡塗窮則已耳足下無事寃之  
而行之言已所不今轉於溝壑也左氏傳曰侍者謂楚王曰吾新失母兄  
之歡意常悽切女年十五男年八歲未及成人况復多  
病顧此悵悵如何可言王隱晉書曰紹字延祖十歲  
而孤事母孝謹國語曰晉趙

武冠見端戲子戲子曰成之此謂成人鄭玄禮今但願  
記注曰女子以許嫁為成人廣雅曰悵悵也  
守陋巷教養子孫時與親舊叙閒陳說平生濁酒一盃  
彈琴一曲志願畢矣足下若騶騶音義之不置  
不過欲為官得人以益時用耳足下舊知吾潦倒驢  
不切事情自惟亦皆不如今日之賢能也若以俗人皆  
喜榮華獨能離之以此為快此最近之可得言耳言俗  
喜榮華而已獨能離之以此為快此最近之可得言耳言俗  
快此最近已之情可得言之耳然使長才廣度無所不  
淹而能不營乃可貴耳言已離於俗事以自安  
事自全以保餘年此真所之耳言已離於俗事以自安  
之所乏耳非如長才豈可見黃門而稱貞哉若趣平欲  
廣度之士而不營之



共登王涂期於相致時為權益一旦迫之必發其狂疾  
自非重怨不至於此也野人有快炙背而美芹子者欲  
獻之至尊列子曰宋國有田父常衣濕簑至春自暴於  
其妻曰負日之暄人莫知之以獻吾君將有賞也其室  
告之曰昔人有美戎菽甘泉莖與芹子對鄉豪補之  
意區之願足下勿似之其意如此既以解足下并以為別  
嵇康白

為石仲容與孫皓書

容太祖輔政都督揚州諸軍事進位征東大將軍又曰太祖遣孫  
孫郁至吳將軍石苞令孫楚作書與孫皓  
勸至吳下孫子荆  
敢為通

苞白善聞見機而作周易所貴小不事太春秋所誅周

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左氏傳曰楚子伐鄭子孫

此乃吉凶之萌兆榮辱之所由興也是故許鄭以銜璧

全國曹譚以無禮取滅左氏傳楚子圍許蔡侯將許偃

璧楚子問說逢伯對曰昔武王克殷微子啓如是王親

釋其縛禮而命之使復其所楚子從之又曰楚子圍鄭

克之鄭伯肉袒牽羊以逆王曰其君能下人退三十里

而許之平又曰晉公子重耳奔狄及曹曹共公聞其駢

脅欲觀其裸浴薄而觀之及即位晉侯圍曹又曰齊桓

公之出也過譚譚不禮焉及其入也諸侯皆賀譚又不

至冬齊師滅譚譚無禮也載籍既記其成敗古今又著其愚智矣不

復廣引譬類崇飾浮辭鄭玄孝經曰曰引譬連類尚書序曰翦截浮辭苟以

夸大為名更喪忠告之實論語曰忠告而善道之今粗

論事執以相覺悟其炎精幽昧曆數將終東觀漢記曰

耀或幽而光尚書曰桓靈失德災象並興孝指孝靈漢

天曆數在尔躬詔策曰大禹豺狼抗爪牙之毒生人陷荼炭之艱漢書

能立失德謂孫寶曰豺狼當路尚書曰夏有於是九州絕貫皇綱杜文

昏德氏墜塗炭與塗字通用解紐周禮曰職方乃辨九州之國使同四海蕭條非復綱

漢有太祖承運神武應期春秋緯曰五德之運各象其

古之神武不殺者夫河圖闔征討暴亂克寧區夏尚書

區夏協建靈符夫命既集曹植大魏篇曰大魏應靈

集遂廓洪基奄有魏域曹植魏德論曰武創洪基克

則神州中岳器則九鼎猶存河圖括地象曰崑崙東南

有五岳地圖帝王居之左氏傳王孫滿曰世載淑未重

成王定鼎於郊鄆史記曰蔡叔周九鼎

光相襲國語祭公謀父曰奕出載德尚書王曰昔我君

相襲若固知四隩之攸同天下之壯觀也尚書曰九州

宅封禪書曰此事公孫淵承籍父兄世居東裔魏志曰

天下之壯觀也字叔濟本遼東襄平人度知中國擾攘自立為遼東侯

東太守淵發兵逆於遼東自立為燕王擁帶燕胡馮凌險

遠左氏傳子產曰今陳講武盤桓不供職貢國語說文

三時務農一時講武周禮曰制其職各以其所能制其

貢各以其所有論語孔子曰古者分異姓以遠方之職

忘服也內傲帝命外通南國乘桴滄流交疇貨賄葛

越布於朔土貂馬延乎吳會魏志曰公孫淵遣使南通

許晏等齋金王珍寶立為燕王論語子曰乘桴浮于海  
孔安國尚書傳曰草服葛越魏志曰夫餘國出名馬貂

猶自以為為控弦十萬奔走足用漢書匈奴傳曰控弦三十餘萬信能

右折燕齊左振扶桑凌轡沙漠南面稱王也山海經曰

扶木扶木者扶桑也史記曰楚靈王兵強凌轡中原說

文曰漠北方流沙也漢書李陵歌曰經萬里苦度沙漠

周易曰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宣王薄伐猛銳長驅魏志曰景初三年

淵斬淵傳首洛陽戰國策曰師次遼陽而城池不守漢

樂毅輕卒銳兵長驅至齊師次遼陽而城池不守漢

曰遼東郡掣鼓一靈而元凶折首左氏傳曰援桴而鼓

有遼陽縣掣鼓一靈而元凶折首周易曰有嘉折首獲

非其醜然後遠跡疆場列郡大荒史記樂毅書曰吳王遠

列郡都連山又離聚散咸安其居毛詩序曰萬民

海經有大荒水離聚散咸安其居離散不安其居民庶

悅服殊俗款附尚書曰萬姓悅服過秦自茲遂隆九野

清泰淮南子曰所謂一者上通九天下東夷獻其樂器

肅慎貢其楛矢范曄後漢書曰東夷自少東已後世服

三年肅慎國遣使重譯來貢弓長三尺五常道鄉公景元

寸三十張楛矢長一尺八寸百弩三百枝曠世不羈應

化而至崔寔本論曰孝宣帝方外安靜單魏魏蕩蕩

所具聞民論語子曰大哉堯之為君蕩蕩乎吳之先主起

自荆州遭時擾攘播潛江表吳志曰董卓專朝政孫堅

住魯陽范曄後漢書馮衍上疏劉備震懼亦逃巴蜀

曰遭擾攘之時值兵革之際益州至涪璋勅諸將勿遂依

復關通先主大怒進圍成都璋降先主領益州遂依

丘陵積石之固張載劔閣銘曰巖三江五湖浩汗無涯

漢書曰吳有三假氣游魂迄于四紀魏明帝善哉行曰

江五湖之利也

虜假氣游魂 二邦合從 東西昌和 漢書合從連衡力

鳥魚為伍 互相扇動 距捍中國 自謂三分鼎足之勢可

其寧 相國晉皇輔相帝室 魏志曰成熙元年 文武相相

志厲秋霜 廟勝之策 應變無窮 孫子曰

善出奇正者無窮如天地 獨見之鑒與眾絕慮 命苞曰

明王獨見 主上欽明委以萬機 魏志曰陳留王與字景

放勳欽明萬幾已見上文 長纜遠御妙略潛授偏師同

心上下用六稜威奮伐采入其阻 漢書曰武帝報李廣

曰采入其阻 匪則之 井敵向奪其膽氣 孫子兵法曰併敵一向千里

可奪 小戰江介則成都自潰 曜兵劍閣而姜維面縛 魏

曰景元四年使征西將軍鄧艾鎮西將軍鍾會伐蜀艾

自陰平先登至江介西 蜀衛將軍諸葛瞻列陣待艾艾

遣子惠唐亭侯忠等大破之斬瞻進軍到維劉禪遣使

奉皇帝璽綬為箋詣艾會統十餘萬眾分從斜谷駱谷

入平行至漢中姜維守劍閣距會維等聞瞻已破以其

眾東入巴劉禪詣艾降維等令降於會維詣會降商

君書曰小戰勝遂一無過五里左氏傳 開地五千列郡

曰凡民逃其上 曰潰面縛已見上文 三十師不踰時梁益肅清 魏志曰代不使竊號之雄

稽顙絳闕 禮記曰拜而後稽顙 絳闕 魏志曰魏絳絳闕 球琳重錦充於府庫

左氏傳曰齊侯歸衛 侯夫人重錦三十兩 夫號滅虜名韓并魏徙 晉滅號號

公醜奔京師 遂龍安虞滅之執虞公 史記曰秦始皇

十七年攻韓得韓 安二十三年攻魏其王請降 此皆

前鑒之驗後事之師也 戰國策張孟談謂趙襄子

曰前事不忘後事之師 又南

又南

又南

又南

又南

又南

又南

又南

又南

又南

又南

又南

又南

中呂興深觀天命

吳志曰交止郡吏呂興等殺太蟬蛇肉向

願為臣妾

淮南子曰蟬飲而不食三十日而外失輔車唇齒

之援內有毛羽零落之漸

左氏傳宮之奇曰諺所謂輔車相依唇亡齒寒而徘徊危

國翼延日月此猶魏武侯却指河山以自強木殊不知物有

與兵則所美非其地也

史記曰吳起者衛人也魏武侯浮西

之固此魏之寶也起對曰在德不在險若君方公百僚濟濟

雋父及朝

尚書曰百僚師師虎臣武將折衝萬里

厥虎臣闕如虢虎晏子春秋孔子曰不出國富兵強六

軍精練

新序曰孫叔敖思復翰飛飲馬南海

玄曰翰高也李陵與蘇武書曰陵嘗為單于畜自頃國

家整治器械

禮記曰聖人異器械修造舟楫簡泉戰

伐樹北山則太行木盡

高誘呂氏春秋注曰太濬決河

洛則百川通流

尚書大傳曰樓船萬艘千里相望

曰江淮以南樓船十萬

自剗木以來舟車之用未有如今日之盛

者也

周易曰黃帝堯舜剗木為舟勇百戰勇力待時役不再

舉今日之謂也

六韜太公謂武王曰聖人興兵為天下除

然主上眷眷未便電邁者以為愛民治國道家所尚

曰愛人治國崇城自卑

左氏傳子魚言於宋

能無知乎退修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

故先開示大信喻以存三

勤之旨往使所窺若能審識安危自求多福

毛詩曰未

求多 蹙然改容祗承往告 漢書曰陸賈說尉佗於是蹙然起坐謝賈稱臣奉漢約

追慕南越 腹齋久侍 漢書曰南越王胡立天子使嚴助往諭意南越王胡遣其子嬰齊入侍宿

北面稱臣 伏聽告策 禮記曰君之南鄉也答陽之義也臣之北面也答君也

則世祚江表 求為藩輔 左氏傳王賜齊侯命曰世祚太師 豐報顯賞 隆

於今自矣 若侮慢不式 王命然後謀 力雲合 拍塵風從

范曄後漢書張綱謂張嬰曰大兵雲合豈不危乎 雍益三州 順流而東 青徐戰

士列江而西 荆揚交豫 爭驅八衝 征東申卒 虎步秣陵

征東即石苞也李陵詩曰幸記不肖軀且當猛虎步漢書丹陽郡有秣陵縣 爾乃皇輿 敕舊

六師 徐征 羽檄 燭日 旌旗 流星 羽鳥羽也漢書高祖曰吾以羽檄徵天下兵檄或為 游龍 曜路 歌吹 盈耳 周禮曰凡馬八尺為龍樂籍曜嘉曰武王興師誅于商

萬國咸喜 前歌後舞 論士卒奔邁 其會如林 尚書曰受語子曰洋洋乎盈耳哉

林煙塵俱起 震天駭地 渴賞之士 鋒鏑爭先 忽然一早

身首橫分 宗祀屠覆 取誠萬計 引領南望 良以寒心 左氏傳曰晉景公夢疾

之藥 決狐疑者 必告逆耳之言 左氏傳曰晉景公夢疾為二豎子一曰居膏之

上一曰居膏之下若我何史記曰沛公入秦宮樊噲諫沛公不聽張良曰忠言逆耳利於行良藥苦口利於病

願公聽樊噲言 楚辭 如其迷謬 未知所報 恐俞附見其

已困扁鵲 知其無功也 列子曰楊朱之友曰季梁得病七日大漸謁醫俞氏俞氏曰汝

始則胎氣不足乳湩有餘疾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季梁曰良醫也且食之史記號中廢子曰上

吉之時醫病不以湯液又曰扁鵲過齊相侯客之入朝見曰君有疾在腠理不療將深相侯曰寡人無疾後五

目痛鵠復見目君有疾在腸胃間不療將深相侯不應  
後手目痛鵠復見目望相侯而走相侯使人問其故扁鵲  
也後五日相侯體痛使人召扁鵲扁鵲已逃去相侯遂  
死鄒瑛穆天子傳注  
目漣乳汁也竹用切勉思良園惟所去就子常曰政弗  
良園曾子曰君石苞白  
手慎其所去就

### 與嵇康齊書

趙景真

嵇紹集曰趙景真與從兄茂齊書時人誤謂呂仲悌與先君書曰故具列本  
未趙至字景真代郡人州辟遼東從事  
從兄太子舍人蕃字茂齊與至同年相  
親至始詣遼東時作此書與茂齊干寶  
管紙以為呂安與嵇康書曰二說不同故  
題云景真而書曰友

安自昔李叟入秦及關而歎梁生適越登岳長謡

朱南之沛老聘西游於秦邀於郊至梁而過老子老子中  
道仰天歎曰始以汝為可教今不可教也揚朱曰請聞  
其過老子曰唯唯而肝肝而誰與居范曄後漢書梁鴻  
字伯鸞扶風人也東出關過京師作五噫之歌曰陟彼  
北邙兮噫頌瞻帝京兮噫宮室崔嵬兮噫人之劬勞兮  
噫遼遼未央兮噫肅宗聞而非之求鴻不得居齊魯之  
間又去適吳然老子之歎不為秦梁鴻長謡不由適  
越且復以至郊為及閑升邱為登岳斯蓋取意而略文  
也夫以嘉遯之舉猶懷戀恨况乎不得已者哉周易曰  
吉惟別之後離群獨游昔榮宴辭倫好經迥路涉沙漠鳴  
雞戒早則飄爾晨征燕禮曰燕小臣戒盛者鄭玄曰警  
戒旦長日溥西山則馬首靡非託漢書揚雄反騷曰恐日  
庚告昏馬首是瞻尋靡曲阻則沈思紆結乘高遠眺則山川悠  
隔或乃廻飈狂厲白日寢光踣蹶交錯陵隄相望徘徊

九臯之內慷慨重阜之巔毛詩曰鶴鳴九臯進無所依退無所

據涉澤求踐披榛覓路嘯詠溝渠良不可度斯亦行路

之艱難然非吾心之所懼也至若蘭蕙傾頓桂林

移植根萌未樹牙淺絃急常恐風波潛駭危機密

發斯所以怵惕於長衢按轡而歎息也喻身之危也根萌未樹故

懼危機密發也本或有於長衢又北土之性難以託根

之人夜光鮮不按劍鄒陽上書曰夜光之璧以闇今將

植橘柚於玄朔帶華藕於脩陵曹植橘賦曰背江州之

於龍耳俗固難以取貴矣龍衣龍之服也章章甫之冠也

甫適諸越越人斷髮文身無所用之夫物不我貴則莫

之與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周易曰無交而求則人不

矣飄飄遠游之士託身無人之鄉惚惚遐路則有前言

謂北土之性難謂北土之性難朝霞啓暉則身疲於遠征

太陽戢曜則情劬於夕惕正晉曰日太陽也肆目平隰

則潦廓而無覩極聽脩原則淹寂而無聞味其悲矣心

傷悴矣然後乃知步驟之士不足為貴也若廼顧影中

原憤氣雲踊哀物悼世激哇何風烈龍睇大野虎嘯六合

猛氣紛紜雄心四據阮元珍初為曹公與孫權書思躡雲



梯橫奮負極披艱掃穢蕩海夷岳漢書曰馬衍

崑崙使西倒蹋太山令東雷復平滌九區恢維宇宙斯亦

吾之鄙願也劉駒駘郡太守箴曰時不我與垂翼遠逝

周易曰明夷于飛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有攸往鋒鉅靡非加翅翮摧屈自非

知命誰能不憤悒者哉周且勿曰吾子植根芳苑擢

秀清流布葉華崖飛藻靈輝俯據潛龍之淵仰蔭棲鳳

之林榮曜眩其前豔色餌甘後良儔交其左聲名馳其

右翺翔倫黨之間弄姿惟居多裏從容顧盼綽有餘裕

俯仰吟嘯自以為得志矣豈能與吾同大丈夫之憂樂

者哉矣嵇生亦離隔矣必然飄寄臨沙漠矣悠悠三

千路難涉矣攜手之期邈無日矣思心彌結誰云釋矣

無金玉爾音而有遐心毛詩曰無金玉音而有遐心身雖胡越意存

斷金淮南子曰自其異者視之非膽胡各敬爾儀敦復

璞沈毛詩曰各敬爾儀繁華流道君子弗欽臨書恨然知復何云

與陳伯之書劉瓛梁武帝曰帝使呂僧珍寓書於陳伯之丘遊之辭也伯之歸

于魏為通散帝侍何之元梁興云天監五

年前平南將軍陳伯之以其衆自壽陽歸

降不書伯之前史失之梁丘希範

遲頓首陳將軍足下無恙幸甚幸甚將軍勇冠三軍才

為世出李陵與蘇武書曰陵先將軍功略蓋天地義勇冠三軍蘇武答李陵書曰每念足下才為世出

時出棄鸞雀之小志慕鴻鵠之高翔史記曰陳涉嘗為庸耕較耕隴上

悵恨久之曰首富貴無相志庸者笑而應之曰若為庸

耕何富貴也陳涉太息曰嗟乎葛雀安知鴉鵲之志哉

昔因機變化遭遇明主劉瓛梁典曰高祖得陳虎牙

刺史陳伯之伯之虎牙父也蘇隆遂稱伯之許降立功

乃遣鄧元起前驅逼之伯之聞師近以應義師

立事開國稱孤周延篤與張奐書曰烈士殉名立功立事

寡不穀孤朱輪華轂擁旌萬里何其壯也史記荆通說

范陽令乘朱輪華轂班固涿邪山祝文曰杖節擁旌征

人伐鼓荀悅漢紀曰今之州牧號為萬里漢書樊噲說

高祖曰始陛下定如何一且為奔亡之虞聞鳴鏑而股

戰對穹廡屈膝又何劣邪漢書曰冒頓乃作為鳴鏑

史記曰魏勃退立股戰漢書烏孫公主歌曰穹廡為室

屈膝請和漢書樊噲曰尋君去就之際非有他故直以

今天下已定又何備邪

不能內審諸已外受流言

於沈迷猖獗以至於此呂氏春秋曰君子必審諸已

曰孤遂用猖獗至聖朝赦罪責功棄瑕錄用諸葛穆答

晉王今日猶未已高世之君赦罪責功略小收大吳志推赤心

陸瑁與暨豔書曰此乃漢高棄瑕錄用之時也

於天下安反側於萬物東觀漢記曰上破銅馬等封降

上勅降賊各歸營勒兵待上輕車入按行賊營賊將曰

漢王推赤心置人腹中安得不効死又曰漢兵破邯鄲

誅王郎收文書得吏人謗毀公言可擊者將軍之所知

數千章公會諸將燒之曰令反側子自安將軍之所知

不假僕一二談也長揚賦曰僕嘗倦朱鮪涉丁牒切血

於友于張繡刺刃於愛子漢王不以為疑魏君待之若

舊鮪承後漢書曰光武攻洛陽朱鮪守之上令岑彭說

鮪曰赤眉已得長安更始為胡殷所反害今公誰為

守乎舖曰大司徒公被害舖與其謀誠知罪深不敢降  
耳彭還白上上謂彭復往明曉之夫建大事不忌小怨  
今降官爵可保况誅罰乎春秋合誠圖曰戰龍門之下  
涉血相創如淳漢書注曰叔血滂沱為跡血尚書曰孝  
乎惟孝友于兄弟魏志曰建安二年公到宛張繡降既  
而悔之復反公與戰軍敗為流矢所中長子昂弟子安  
民遇害四年張繡率眾降封侯漢書曰蒯通說范陽  
令曰慈父孝子所不敢割刃公之腹者畏秦法也李奇  
曰東方之人以物挿地中皆為刺也况將軍無普人之罪而動董於當世  
夫迷塗知反往哲是與楚辭曰迴朕車而復不遠而復  
先典攸高主上屈法申恩吞舟是漏范曄後漢書明帝  
親之恩枉屈大法蓋鐵論曰明王茂將軍松柏不剪親  
其德教而緩其刑罰淵淵云舟之魚  
戚安居仲長子昌言曰古之葬高臺柔傾愛妾尚在  
新論雍門周說孟嘗君曰千秋萬歲後高臺既已傾曲池又已平  
悠悠爾亦何可言

毛詩曰青青子衿悠悠我心 今功臣名將應行有序應劭漢官儀典  
曰柔知丞郎鴈佩紫懷黃讚帷幄之謀魏書荀攸勸進  
行威儀有序金蓋以數百史記蔡澤曰懷黃金之印結紫綬於腰  
東觀漢記詔鄧禹曰將軍深執忠孝與朕謀謀帷幄乘  
軛建節奉疆場之任如淳漢書注曰二馬為軛建節漢書  
出關左氏傳曰齊人來侵魯疆疆並刑馬作誓傳之子  
更來告公曰疆場之事慎守其一孫漢書曰漢王即皇帝之位論功而封  
將軍獨醜顏借命驅馳氈裘之長寧不吝哉毛詩曰有醜面目司馬遷  
夫以慕容超之強身送東市姚泓之盛面縛西都沈約  
曰慕容超大掠淮北宋公表請北伐遂屠廣固超踰城  
走高胥獲之送超京師斬于建康市又曰公以舟師進討  
至洛陽王鎮惡尅長安生禽姚泓執送泓斬于建康市  
左氏傳曰楚子圍許許信公見楚子於武城面縛銜璧

故知霜露所均不育異類禮記曰天之所覆地之所載

蘇武書曰姬漢舊邦無敢雜種姬周姓也漢書曰匈奴凡二

但見異類北虜僭盜中原多歷年所魏收後魏書曰

卜氏此三姓其貴種也魏收後魏書曰

改稱魏王都平城孝文帝諱宏自平城遷都洛陽東

觀漢記曰北虜遣使和親尚書周公曰故殷陟配天多

歷年惡積禍盈理至焦爛周易曰惡不積不足以滅身

文況偽孽昏狡自相夷戮魏收後魏書曰世宗宣武帝

竇獻自僭立稱梁宣武即位凡一十六年然梁武之初

當宣武之日偽孽蓋指宣武也虞預晉書西陽王羨上

書曰朱旗南部落攜離晉中興書曰胡俗以

指自相夷戮部胡名大帥為昔國語伯陽父

豪貴又類漢書注曰羌胡名大帥為昔國語伯陽父

曰國之將云百姓攜貳昭曰攜離也貳一心也

當駁系頸纒氏懸首藁街漢書曰沛公至霸上秦王子嬰

頭藁街蠻夷邸問而將軍魚游於沸鼎之中驚於

飛幕之上不亦惑乎衣松後漢書朱隲上疏曰養魚沸

必也焦爛左氏傳曰吳季札曰夫暮春三月江南草長

呼之在此也猶鷺巢于幕之上暮春三月江南草長

雜花生樹羣鳥亂飛見故國之旗鼓感平生於疇日撫

絃登陣婢移豈不愴恨袁宏漢獻帝春秋滅洪報袁紹

鼓感故交之綢繆撫弦擗矢不覺涕流之覆面也所以

廉公之思趙將天子之泣西河齊大破之拜為上卿趙

孝成王卒悼襄王立使樂乘代之頗怒攻樂乘遂奔魏

之大梁父之魏王不能信用而趙亦數困於秦兵趙王

思復得廉頗廉頗亦思復用於趙王以為老遂不召呂

氏春秋曰吳起治西河王錯諸之魏武侯武侯使人召

吳起至岸門止車而立望西河泣數下其僕曰竊觀公

之志視天下若舍履今去西河而泣何也吳起雪泣應

之曰子弗識也君誠知我而使能素必可止西河今  
 君聽讒人之議不知我西河之為秦不久矣起入荆西  
 入秦人之情也將軍獨無情哉人情莫不念父母願妻  
 子弟子惠子曰想早勵良規自求多福魏志明帝報王  
朗詔曰欽納至  
 人故無情乎言思聞良規多當今皇帝盛明天下安樂皇帝梁武帝  
福已見上文白環西獻楛矢東來世本日舜時  
明之世漢書曰孝惠  
高后時天下安樂夜郎滇池解辯請職朝  
 商於是肅慎氏貢楛矢石弩夜郎滇池皆推結嵩昆明編  
漢書曰夜郎滇池皆推結嵩昆明編  
 鮮嘗海蹠角受化髮漢書曰夜郎滇池皆推結嵩昆明編  
又曰始楚威王時使將軍莊緝將兵略巴黔中緝至滇  
池欲歸報會秦奪楚黔中郡道塞不通以其衆王滇池又  
朝鮮王滿燕人孝惠高后時滿為外臣又曰西域有昌  
蒲海一名鹽澤去王門陽關三百餘里孟子曰武王之  
伐殷也百姓若崩厥角墮地也唯北狄野心掘強沙塞  
 厥角叩頭以額角屏墮地也

之聞欲延歲月之命左氏傳令尹子文曰諺云狼子  
野心漢書伍被說淮南王曰東  
保會自籍南通勁越屈強江淮之間可以延歲月之壽耳  
范曄後漢書匈奴論曰世祖用事諸夏未遑沙塞之事  
 中軍臨川殿下何之元梁典曰高祖即位以宏為臨川  
川郡王天監三年以宏為中軍將軍  
 德茂親揔茲戎重劉璠梁典曰天監四年詔臨川王宏  
北討于寶晉紀河間王顯表曰成都  
王頴明德茂親功高勳重晉中興  
書相溫機曰幕府不才忝荷戎重弔民洛汭伐罪秦中  
 孟子曰湯始征自葛始誅其君弔其民書曰東至于  
洛汭又曰奉辭伐罪漢書田肯曰陛下既得韓信又治  
秦若遂不改方思僕言聊布往懷君其詳之  
 謝靈運詩  
 曰聊用丘遲頓首

重荅劉秣陵沼書劉璠梁典曰劉沼  
字明信為秣陵令劉孝標劉  
峻

自序曰峻字孝標平原人也生於秣陵縣菴  
 月歸故鄉八歲遇桑梓顛覆身充僕圍齊末

明四年二月逃還京師後為崔豫州刑獄參  
軍梁天監中詔峻東掌右渠閣以病乞骸骨  
後隱東陽  
金華山

劉侯既重有斯難值余有天倫之感竟未之致也

沼難辨命論書毅梁傳曰兄弟天倫也何休曰兄先弟後天之倫次尋而此君長逝化為

異物魏文帝與吳質書曰緒言餘論蘊而莫傳

巽者先生有緒言而去子虛賦曰願聞先生之餘論或有自其家得而示余者余

悲其音微未沫味而其人已亡楚辭曰芳菲非而難留

日沫已也孫卿子曰其器存其青簡尚新而宿草將列

風俗通曰劉向別錄綴青首直治青竹作簡泫然不知

涕之無從也禮記門人曰防墓崩孔子泫然流涕又曰

夫涕之無從也雖階駟不留人波電謝墨子曰人之

也陸機詩曰寸陰無停晷尺波豈待旋而秋菊春蘭

英華靡絕楚辭曰春蘭兮秋菊故存其梗既更酬其音

賦曰其梗若使墨翟之言無筮官室之談有徵昔周宣

王殺其臣杜伯而不辜杜伯曰吾君殺我而不辜若以

死者為無知則止矣若死而有知不出三年必使吾君

知之期三年周宣王合諸侯而田於圃車數百乘從數

千人滿野日中杜伯乘白馬素車朱衣冠執朱弓挾朱

矢追宣王射之車上中心折脊殪車中伏殺而死若書

室因感思神事問鬼神之有豈可疑哉漢書曰文帝受釐宣

士賈誼具道所以然之故冀東平之樹望咸陽而西靡

蓋山之泉聞絃歌而赴節聖賢家墓記曰東平思王家

國京師後葬其冢上松柏西壠宣城記曰臨城縣南四

十里蓋山高百許丈有舒姑泉昔有舒氏女與其父折

薪此泉處坐牽挽不動乃還告家比還唯見清泉湛然  
女母曰吾女本好音樂乃絃歌泉涌迴流有朱鯉一雙  
今作樂嬉戲泉固涌出也但懸劍空壙有恨如何劉向  
文賦曰舞者赴節以授袂新序  
日延陵季子將西聘晉帶寶劍以過徐君徐君不言而  
色欲之季子為有上國之事未獻也然心許之矣致使  
於晉顧及則徐君死於是  
以劍帶徐君墓樹而去

### 移書讓太常博士 并序

劉子駿 漢書曰劉歆字子駿向少

子也少通詩書能屬文為黃門郎至中壘校尉王莽篡位為義和京兆尹卒

歆親近欲建立左氏春秋及毛詩逸禮古文尚書臆列  
於學官哀帝令歆與五經博士講論其議諸儒博士或  
不肯置對言諸博士既不肯立左氏而歆因移書太常  
博士責讓之曰昔唐虞既衰而三代迭興聖帝明王累

起相鶻其道甚著周室既微而禮樂不亡道之難全也

如此是故孔子憂道不行歷國應聘自衛反魯然後樂

正雅頌乃得其所論語子曰吾自衛反魯然修易序書

制作春秋以記帝王之道論語曰自衛反魯刪詩書

丘作春秋及夫子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卒而大義乖論

識曰子夏六十四重遭戰國棄道且之禮理軍旅之陣

孔氏之道抑而孫吳之術興論語曰衛靈公問陳於孔

賞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漢書曰孫陵夷至于暴

秦焚經書殺儒士設挾書之法行是古之罪道術由此

遂滅漢書武帝制曰大道微缺陵夷至于桀紂之行作

CENTRAL LIBRARY

廷尉雜燒之以古非今者族又盧生為始皇求仙藥三  
去始皇大怒使御史按問諸生諸生犯禁者四百六十  
八人皆坑坑漢興去聖帝明主遐遠仲尼之道又絕法度

無所因襲時獨有一叔孫通略定禮儀漢書叔孫通曰  
臣願頗采古禮  
與秦儀雜就漢書曰秦燔書  
而易為筮卜之天下惟有易卜未有他書漢書曰秦燔書  
而易為筮卜之

至於孝惠之世乃除挾書之律漢書曰孝惠四  
年除挾書律  
然公卿大臣絳灌之屬咸介胃武夫莫以為意楚漢春  
秋曰漢

定天下論羣臣破敵禽將活死不哀絳灌樊噲是也  
成各立臣為爪牙世世相屬百世無邪絳侯周勃是  
也然絳灌自一人至孝文皇帝始使掌故晁錯從伏生

受尚書史記曰伏生者齊南人也故為秦博士掌文  
伏生修尚書年九十餘老不能行詔太常掌故  
晁錯往受之尚書初出於屋壁朽折散絕漢書曰秦燔書禁  
學濟南伏生獨壁

藏之漢亡失求  
得二十九篇也今其書見在時師傳讀而已詩始萌於

天下眾書往往頗出比日諸子傳說猶廣立於學官為置  
博士在朝之儒唯賈生而已賈生西貢  
誦也至孝武皇帝然後鄒魯

梁趙頗有詩禮春秋先師皆出於建元之間漢書曰建元  
號當此之時一人不能獨盡其經或為雅或為頌相合

而成成經也秦焚後得博士集而讚之七略曰孝武皇帝  
末有人得秦抄書

於壁中者獻之與博士使讚說故詔書曰禮壞樂崩書  
之因傳以教今秦抄言篇是也

缺簡脫朕其閔焉禮記命徵曰文王見禮  
廢樂崩道孤而無主也時漢興已七  
八十年離於全經固以遠矣服虔漢書注曰漢興與秦相  
去七八十年韋昭曰全經

未焚書未焚書及魯恭王壞孔子宅欲以為宮而得古文於壞  
之時也



辟之中逸禮有三十九篇書早六篇天漢之後孔安國

獻之遭巫蠱倉卒之難未及施行漢書曰武帝末魯恭王壞孔子宅欲以廣

宮而得古文尚書及禮論語孝經孔安國者孔子後也悉得其書以考三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安國獻之遭巫

蠱事未列于學官及春秋左氏丘明所脩漢書曰仲尼

天漢武帝年號也明觀其史記丘明作傳皆古文舊書多者二十餘通藏

於祕府伏而未發孝成皇帝愍學殘文缺稍離其真乃陳

發祕藏校理舊文得此三事以考學官所傳經或脫簡

或脫編漢書曰劉向以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傳問人

間則有魯國相公趙國貫公膠東庸生之遺學與此同

抑而未施七略曰禮家先魯有栢生說經頗異論語家

則庸生亦未詳其名也

此乃有識者之所歎歎士君子之所嗟痛

也往者綴學之士不思廢絕之闕苟因陋就寡分文析

字煩言碎辭學者罷老且不能究其一藝信口說而背

傳記是末師而非往古至於國家將有大事若立辟雍

封禪巡狩之儀則幽宜而莫知其原猶欲保殘守缺挾

恐見破之私意而亡從善服義之公心或懷疾妬不考

情實雷同相從隨聲是非禮記曰抑此三學以尚書為

不備謂左氏不傳春秋豈不哀哉臣瓚漢書注曰當時

十八篇不知今聖上德通神明繼統揚業亦愍此文教

錯亂學士若茲雖深照其情猶依違謙讓與士君

子同之故下明詔試左氏可立不遣近臣奉旨御命將  
以輔弱扶微與二三君子此意同力比翼得廢遺今則不  
然深閉固距而不肯試猥以不誦絕之欲以杜塞餘道  
絕滅微學夫可與樂成難與慮始太公金匱曰夫人可  
此乃衆庶之所為耳非所望於士君子也且此數家之  
事皆先帝所親論今上所考視其為古文舊書豈有徵  
驗內外相應豈苟而已哉夫禮失求之於野古文不猶  
愈於野乎漢書班固曰仲尼有往者博士書有歐陽春  
秋公羊易則施孟漢書曰歐陽生字和伯子乘人也事  
魯學公羊氏延齊學又曰施雠字長卿沛人也從田王  
孫受易又曰孟喜字長卿東海人也從田王孫受易

然孝宣帝猶復廣立穀梁春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書  
漢書曰梁丘字長翁琅邪人也從京房受易又曰夏侯  
勝從濟南伏生受尚書勝傳從兄子建建又事歐陽高  
由是尚書有義雖相友猶並置之何則與其過而廢  
之寧過而立之傳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大賢者志  
其大者不賢者志其小者論語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  
賢者識今此數家之言所以兼包大小之義豈可偏絕  
哉若必專已守殘黨同閉妬道直違明詔失聖意以陷  
於文吏之議甚為二三君子不取也

北山移文

孔德璋

蕭子顯齊書曰孔稚珪

學有美譽舉秀才解褐宋安成王車  
騎法曹行參軍稍遷至太子詹事卒

鍾山之萊草堂之靈梁簡文帝草堂傳曰汝南周顒昔於鍾嶺雷次宗學館立也煙驛路勒移山庭天以耿介

寺因名草堂亦號山茨楚辭曰獨耿介而不隨孫

拔俗之標蕭灑出塵之想盛晉陽秋曰呂安志量開廣

有拔俗風氣莊子曰孔子彷彿度白雪以方絜平青雲而

直上吾方知之矣孟子曰白雪之白也猶白玉若其亭

亭物表皎皎霞外芥千金而不盼庭萬乘其如脫爾雅

草也史記曰秦軍引去平原君乃置酒酒酣起前以千

金為魯連壽魯連笑曰所貴於天下之士者為人排患

釋難解紛而不取也即有取者是商賈之事而連不忍

為也遂辭平原君而去淮南子曰堯年衰志闕舉天下

而傳之舜猶却行而脫屣也許慎曰言聞鳳吹於洛浦

其易也劉熙孟子注曰履草屨可履聞鳳吹於洛浦

值薪歌於延瀨固亦有焉列仙傳曰王子喬周宣王太

子晉也好吹笙作鳳鳴遊伊

維之間薪歌豈爾終始矣差若黃翻覆淚程子之悲

延瀨未聞豈爾終始矣差若黃翻覆淚程子之悲

慟朱公之哭程也朱楊朱也淮南子曰楊子見歧路而

哭之為其可以南可以北墨子見練絲而泣之乍迴跡

為其可以黃可以黑高誘曰閱其別與化也乍迴跡

以心染或先貞而後贖何其謬哉嗚呼尚生

不存仲氏既往山阿寂寥千載誰賞尚生子平也已見

曰仲長統字公理山陽人也性倜儻世有周子雋俗之

默語無常每州郡命召輒稱疾不就世有周子雋俗之

子綦隱机而坐仰天嗒然似喪其偶郭象偶吹草堂濫

日嗒焉解體若失其配匹也嗒土台切

中北岳東觀漢記曰江革專心養母幅巾屣屨誘我

松桂欺我雲壑雜假容於江臯乃纓情於好爵將欲排巢父拉許由傲

百氏蔑王侯風情張日霜氣橫秋或歎幽人長往或怨

王孫不遊周易曰幽人貞吉西征賦曰悞山潛之逸士

談空空於釋部蕭子顯齊書曰顯於道流沉涉百家長於佛

何足比消子不能儔仙傳曰務光者夏時人也耳長

光而謀光曰非吾事也湯得天下已而讓光光遂負石

沉窾水而自匿列仙傳曰消子者齊人也好餌木隱於

名山及其鳴騶入谷鶴書赴龍知漢書注曰騶馬以

能風書曰騶六人蕭子良古今叢書文體曰鶴頭善與偃波

稱形馳魄散志變神動爾乃眉軒席次袂從楚辭曰製

製而裂荷衣抗塵容而走俗狀楚辭曰製

也製裁風重屨其帶憤石泉咽而下愴望林而而有失顧

草木而如喪至其細金章銅印也漢書曰

石至六百石又曰秩六萬戶以上為令秩千

百石以上皆銀印墨綬跨屬城之雄冠百里之首蔡邕

太守行縣頌曰府君勸耕桑張英風於海甸馳妙譽於

浙右阮籍詩曰英風截雲霓字書道快長殯法道

父埋敲扑誼頌犯其慮牒誦過秦論曰執敲

以鞭笞天

下楚辭曰悲余生之無歡兮愁恹  
惚於山陸王逸曰恹恹困苦也  
董仲舒集七言琴歌二  
首西京雜記鄒陽酒賦常綢繆於結課每紛綸於折獄  
尚書王曰哀敬折獄明啓刑書  
龍張趙於往圖架卓  
魯於前錄漢書曰張敞字子高稍遷至山陽太守又曰  
尤異遷京輔都尉范曄後漢書曰卓茂字子康南陽人  
也遷密令視人如子吏人親愛而不忍欺又曰魯恭字  
仲康扶風人也拜中牟令頗  
希蹤三輔豪馳聲九州牧  
傷稼犬牙綠界不入中牟  
漢書曰內史武帝更名京兆尹左內史更名左馮翊主  
方有德也貢金九牧杜預曰九州之牧貢金也使我高霞孤映明月獨舉成公  
震而輕舉青松落陰白雲誰侶礪石推絕無與歸石逕  
荒涼徒延佇至於還風入幕寫霧出極重帳空兮夜鶴

怨山人去兮曉後驚音聞投筴逸海岸今見解蘭縛塵

纓長莖曰疎廣也東海人故曰海岸也擊虞徵士於是南

岳獻嘲北隴騰笑列聲車議擢峯竦誦慨遊子之我欺

悲無父以赴用禮記曰死於其君之臣曰某故北林無盡

礪愧不歎秋桂遣風春蘿能月騁西山之逸議馳東皇之素

言馳騁猶宣布也逸議隱逸之議也去書發素之謂也史記伯

促裝下邑浪棹制上京楚辭曰漁父鼓棹而去王逸曰

日棹日棹也雖情投於魏關或假步於山荷呂氏春秋曰中山

魏關象魏也說文曰高外閉之關也山豈可使芳杜厚

身在江海之上心居魏闕之下高誘曰



顏辭芬無耳尚書曰余心碧嶺丹崖重瀆塵游躡  
於蕙路汗淥池以洗耳自王用謚高士傳曰果父聞許由  
洗宜宿岫幌掩雲關歛輕霧藏鳴湍截萊轅於谷口杜  
妄轡於郊端於是叢叢條賾賾豐頽或飛柯以折輪  
乍低枝而掃跡請迴俗士羸馬為君謝逋客孔安國尚書  
傳曰逋亡也  
晉灼漢善注曰  
以辭相告曰謝

文選卷第四十三

文選卷第四十四

梁昭明太子選

唐蘇頌字有內，宰相錄事參軍，事崇賢館，學古，善法  
奉政大夫同知池州路總管府事張伯顏助率重刊

檄

司馬長卿喻巴蜀檄一首

陳孔璋為袁紹檄豫州一首

檄吳將校部曲文一首

鍾士季檄蜀文一首 司馬長卿難蜀父老一首

喻巴蜀檄一首

漢書曰相如為郎數歲會唐蒙使略  
通夜郎轅中徵發巴蜀吏卒千人郡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又多為發轉漕萬餘人用軍興法誅其渠率巴蜀人大驚焉恐上聞之乃遣相如責唐蒙等因喻告巴蜀人非上之意也

司馬長卿

告巴蜀太守繆夷自擅不討之日久矣時侵犯邊境勞

士大夫陛下即位存撫天下安集中國然後興師出兵

北征匈奴單于怖駭交臂受事屈膝請和戰國策張儀曰儀交臂而

楚事齊禮記王制曰五方康居西域重譯納貢稽顙來享禮記王制曰五方

方曰譯說文曰譯傳也傳四夷之語也漢書西域傳曰

康居國去長安萬二千三百里春秋說題辭曰盛德則

感越裳重譯禮記孔子曰并之而後稽顙毛移師東指

詩曰自彼氏羌莫不來享爾雅曰享獻也移師東指

閩越相誅右弔番禺太子入朝文穎曰弔至也番禺南

至番禺故言右也顏師古曰南越為東越所伐漢以兵

收之用越蒙天子德惠故遣太子朝所以云弔也非訓

也太子即嬰齊也閩越地名也越有三此其一也南夷之君西棘之長言君者

頌曰建為縣常效貢職不敢惰怠論語撰考識曰穿廷

頸舉踵喁喁然呂氏春秋曰聖人南面而立天下皆延

喁延頸歸德皆嚮風慕義欲為臣妾論語撰考識曰遠都殊

姓莫不嚮風慕義願為臣妾城莫不嚮風又曰儒非

能自致鄭玄禮記注曰夫不順者已誅而為善者未賞

蜀之士各五百人以奉幣帛衛使者不然張揖曰不

有兵革之事戰鬪之患今聞其乃發軍興制張揖曰發軍之

起軍法制也追將帥也驚懼子弟憂患長老郡又擅為轉粟運輸皆非陛下

起軍法制也

追將帥也驚懼子弟憂患長老郡又擅為轉粟運輸皆非陛下



之意也當行者或亡逃自賊殺亦非人臣之節也夫邊

郡之士聞烽舉燧燔張揖曰晝舉燧夜燔燧皆攝弓而馳荷兵而

走攝謂張弓注矢而持之攝如頰切流汗相屬唯恐居後觸白刃冒流

矢議不反顧計不旋踵人懷怒心如報私讎彼豈樂死

惡生非編列之民而與巴蜀異主哉編列謂編戶也淮南子曰編戶齊民

計深慮遠急國家之難而樂盡人臣之道也故有剖符

之封析珪而爵如淳曰析中分也白藏天子青在諸侯位為通侯處列東

第東第甲宅也吾帝城之東故曰東第張揖曰列東第在天子下方終則遺顯號於後

世傳土地於子孫行事甚忠敬居位甚安逸名聲施於

無窮功烈著而不滅是以賢人君子肝腦塗中原膏液

澀野草而不辭也春秋考異郵曰枯骸收今奉敕而後至

南夷即自賊殺或亡逃抵誅抵至也亡逃而至於誅也

誅也如淳曰抵其罪而誅戮之也一曰誅者亡不肯受誅也身死無名謚為至愚無名

言無善名也恥及父母為天下笑人之度量相越豈不

遠哉春秋合誠圖曰君然此非獨行者之罪也父兄之

教不先子弟之率不謹寡廉鮮恥而俗不長厚也其被

刑戮不亦宜乎陛下患使者有司之若彼悼不肖愚民

之如此故遣信使誠信之曉諭百姓以發卒之事因數

之以不忠死亡之罪讓三老孝悌以不教誨之過漢書

詔曰置三老孝悌以道民焉方今田時重煩百姓重難也不已親見

近縣張揖曰檄以示恐遠所谿谷山澤之民不徧聞檄

到亟下縣道亟急也漢書曰使咸喻陛下之意無忽

為袁紹檄豫州一首魏氏春秋曰袁紹

陳孔璋魏志曰琳避難冀州表本初使典文章

附宜歸本初也後紹敗琳歸曹公曹公曰卿

昔為本初移書但可罪狀孤而已惡惡止其

左將軍領豫州刺史郡國相守蜀志曰先主歸陶謙

蓋聞明主圖危以制變忠臣慮難以立權

是以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

非常之功難蜀父老曰出必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

夫非常者故非常人所擬也曩者彊秦弱主趙高執柄

專制朝權威福由己時人迫脅莫敢正言終有望夷之

敗史記曰秦二世夢白虎嚙其左驂馬殺之問占夢卜

高以盜事高懼乃陰與其女婿咸陽令閻樂數二世二

為世監及臻吕后季年產祿專政內兼二軍外統梁趙

擅斷萬機決事省禁下凌上替海內寒心漢書曰張辟

平請拜吕台吕產為將將兵居南北軍丞相如辟強計

大后臨朝以吕侈子台為吕王台弟產為梁王建成侯

於是絳侯朱虛與兵奮怒誅夷逆暴尊立

亂乎高唐賦

曰寒心酸鼻

太宗漢書曰產祿因謀作亂齊悼惠王子朱虛侯章在

勃內應以誅諸呂又曰呂祿呂產欲作亂朱虛侯章與

帝故能王道與隆光明顯融此則大臣立權之明表也

明表謂明白之表儀也司空曹操祖父中常侍騰與左官徐璜並

作妖誕號餐食放橫傷化虐民司馬彪續漢書曰曹騰字

如特進范曄後漢書曰左官河南人也為小黃門徐璜

天下之人謂之號餐山海經曰鈞吾山有獸羊身人面

其口勝下虎齒人瓜其音如嬰兒名曰狍與食人郭璞

云為物貪婪食人未盡還害其自身象在父嵩乞乞攜養

因臧假位魏志曰曹騰養子嵩官至太尉莫能審其生

乞也古輿漢書曰息夫躬交遊曰乞竊盜

鼎司傾覆重器周易曰鼎金鉉鄭玄尚書注曰鼎三操

贅閣遺醜本無懿德贅謂假相連屬也胤子曰附贅懸

尤獠狡鋒恂好亂樂禍幕府董統雁鳥揚掃除凶逆魏志

將軍何進與紹誅諸閣官進被殺紹遂勒兵捕諸閣人

無少長皆殺之漢書音義曰備青征匈奴大克獲帝就

拜大將軍於幕續遇董卓侵官暴國董卓字仲穎隴西

東豪傑並起乃徙天子都長安燔燒宮室卓至西京呂

於是提劍揮鼓發命東夏收羅英雄棄瑕取用魏志曰

紹欲廢帝紹不應因橫刀長揖而出遂奔冀州故遂與操

同諮合謀授以裨師裨師偏師也漢書衛青傳謂其鷹

犬之才爪牙可任謝承後漢書陳龜表曰臣至乃愚佻

累世展鷹為犬搏擊之用

短略輕進易退字書曰佻輕也勅聊切傷夷折衄數喪師徒幕府

輒復分兵命銳脩完補輯表行東郡領兗州刺史謝承後漢書曰袁紹以曹操為東郡太守劉公山為兗州刺史被以虎文

獎賊威柄被以虎文則羊質虎文也法言曰敢問質曰賊賊成也言獎冀獲秦師一魁之報左氏傳曰秦孟明

成其威柄也秦師敗績又曰秦作自晉濟河焚舟取而操遂承資

王宮及郊晉人不出遂霸西戎用孟明也

跋扈肆行凶忒謝承後漢書曰操得兗州兵衆強盛內援猶跋扈也西京賦曰睢眦跋扈賈逵國割剝元元殘

語曰肆恣也孔安國尚書傳曰忒惡也

賢善善太公金匱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今海內陸沉於叔父矣何乃急急於元元哉高誘戰國策注

曰元元善也張奐與屯留君故九江太守邊讓英才後

偉天下知名直言正色論不阿諂身首被梟縣之誅妻

孀受厥滅之咎魏志曰太祖在兗州陳留邊讓言讓頗侵太祖殺讓族自是

士林憤痛民怨彌重林論多也司馬遷書曰列於石于一夫奮

臂舉州同聲史記武臣曰陳王奮臂為天故躬破於徐

方地奪於呂布彷徨東裔蹈據無所魏志曰陶謙為徐

不登叛人之黨叛人謂呂布也漢書曰佻二千石高貴幕府惟強幹弱枝之義且

旌擐甲席卷起征紹征呂布諸史不載蓋史略也左氏故復援

金鼓響振布衆奔沮漢書曰膠

水散席卷各爭忿安

CENTRAL LIBRARY

漢軍壁弓高侯 執金鼓見之 拯其死亡之患復其方伯之位 謝承後漢書曰

操圍呂布於濮陽為布所破投紹紹哀之乃 則幕府無

德於充土之民而有天造於操也 左氏傳呂相絕秦曰

我有天造 後會鸞駕爰施羣虜寇攻 魏志曰董卓徙天

於西也 以天子時冀州方有北鄙之望匪違離局 魏志曰冀州

還維陽 伯安欽其衆攻紹禮記曰各司其句鄭玄曰局部分也

故使從事中郎徐勳就發遣操使繕脩郊廟翊衛幼主

操便放志專行脅遷當御省禁 魏志曰天子遷各陽太

遷謂迫脅天子而遷徙也 卑侮王室敗法亂紀 家語孔子曰是

三臺專制朝政 應劭漢官儀曰尚書為中臺 爵賞由心

刑戮在口所愛光五宗所惡滅三族 宗亦族也漢書徐自

濕舒罪至同時而五族乎家語曰幸予 羣談者受顯誅腹

議者蒙 漢書曰上既造白鹿皮幣令下類異不應反

法百察鉗口道路以目 莊子曰鉗墨翟之口史記曰周厲

也 衛巫使監謗者以告則殺之國 尚書記朝會公卿充真品

而已故太尉楊彪與歷三司真國極位操因緣眦睚被以

非罪榜楚參茸五毒備至觸情任忒不顧憲綱 范曄書曰

彪字文先代重卓為司空又代黃琬為司徒時在術借亂

操託彪與術婚姻巫以欲圖發置奏以下獄劾以大逆漢

書曰王莽誅翟義夷滅三族皆至同坑以五毒參茸并葬之

如淳曰野葛狼毒之屬葛詩外傳曰不肖者觸情縱欲也

文四十四

飾操欲迷奪時明杜絕言路擅收立殺不俟報聞又梁孝王  
先帝母昆墳陵尊顯桑梓松柏猶宜肅恭而操帥將吏士  
親臨發掘破棺裸屍掠取金寶去聖朝流涕士民傷懷漢書  
曰孝文皇帝實皇后生孝景帝梁孝王武曹瞞傳曰曹操  
破梁孝王棺收金寶天子聞之哀位昆或為弟毛詩曰維  
桑與梓必恭敬止仲長子昌言操又特置發丘中郎將摸  
曰古之葬者松柏以識其墳金校尉所過隨空無骸不露身處三公之位而行桀虜之態  
汗國虐民毒施人鬼加其細故苛慘科防互設當繼充墮坑  
穿塞路舉手挂網羅動足觸機陷是以充豫有無聊之民帝  
都有吁嗟之怨戰國策蘇秦曰上下相怨民無所聊家語  
其由莫不歷觀載藉無道之臣貪殘酷烈於操為甚若府亦

詩外姦未及整訓鄭玄禮記注曰詰謂加緒含冤冀可彌  
左氏傳展喜對齊侯曰桓公是以而操豺狼野心潛包  
禍謀劉向列女傳曰羊舌叔姬者叔向之母也長以產男  
氏乃欲摧撓棟梁孤弱漢室周易曰棟撓之除滅忠正專  
為梟雄往者伐鼓北征公孫瓚魏志曰公孫瓚字伯圭董  
封劉侯范曄後漢書曰公孫瓚大強寇桀逆拒圍一年操  
破黃巾威震河北紹自將擊之  
因其未破陰交書命外助王師內相擁襲左氏傳曰九師  
掩其不備也故引兵造河方舟北濟會其行人發露瓚亦梟夷  
魏志曰紹悉軍圍瓚瓚自知必敗盡殺其妻了乃自殺故使鋒芒挫縮厥圖不果爾乃  
大軍過蕩西山屠者各左校皆束手秦貨爭為前登大羊殘醜

消淪山谷

范曄後漢書曰黑山賊于毒等覆鄴城紹入朝

西營屠各戰於常山晉中興書曰胡俗其入居

塞者有屠各種最豪貴故得為單于統領諸種

於是操師

霄霄晨夜浦遁屯據救倉阻河為固

魏志曰袁紹將進軍

上公軍官度漢書音義曰救地

欲以塘螂之斧禦隆車之

折衝宇宙

班孟堅與陳文通書曰奉國威靈信志方外晏

之勢

策子中黃伯曰余左執大行之優而右搏彫虎戰國

太行青州涉濟源

魏志曰袁紹出長子譚為青州外甥高

荆州下宛葉而掎其後

魏志曰劉表為荆州刺史北與袁紹相結

雷震虎步並集虜庭

李陵

何不滅者哉

楚辭曰離憂患而遇宿兮若縱火於秋蓬

出自纒異或故營部曲咸怨曠思歸流涕北顧

毛詩序

若迴旆方徂登高岡而擊鼓吹揚素揮以啓降路

廣雅

曰微

范曄後漢書曰黑山賊于毒等覆鄴城紹入朝

西營屠各戰於常山晉中興書曰胡俗其入居

塞者有屠各種最豪貴故得為單于統領諸種

魏志曰袁紹將進軍

上公軍官度漢書音義曰救地

欲以塘螂之斧禦隆車之

折衝宇宙

班孟堅與陳文通書曰奉國威靈信志方外晏

之勢

策子中黃伯曰余左執大行之優而右搏彫虎戰國

太行青州涉濟源

魏志曰袁紹出長子譚為青州外甥高

荆州下宛葉而掎其後

魏志曰劉表為荆州刺史北與袁紹相結

雷震虎步並集虜庭

李陵

何不滅者哉

楚辭曰離憂患而遇宿兮若縱火於秋蓬

出自纒異或故營部曲咸怨曠思歸流涕北顧

毛詩序

若迴旆方徂登高岡而擊鼓吹揚素揮以啓降路

廣雅

曰微

幡也激與謂士崩秦之末葉是必土崩瓦解不俟血刃

漢書徐樂上書曰何也人因而至不恤下怨而上不知此之謂土崩何謂瓦

解吳楚齊越之兵是也當此之時安土樂俗之人衆故

諸侯無外境之助此之謂瓦解孫卿子曰舜伐有苗禹

伐共工湯伐有夏文王伐崇武王伐紂遠方慕義兵不

血方今漢室陵遲綱維弛絕聖朝無一介之輔股肱無

折衝之勢尚書秦穆公曰如有一介臣尚書方畿之內

簡練之臣比日垂頭搨翼莫所憑恃雖有忠義之佐脅於

暴虐之臣焉能展其節又操持部曲精兵七百圍守宮

闕外託宿衛內實拘執懼其篡逆之萌因斯而作說文

而奪取曰此乃忠臣肝腦塗地之秋烈士立功之會可

不勛哉喻巴蜀文曰肝腦塗中原漢書操又矯命稱制

遣使發兵恐邊遠州郡過聽而給與強寇弱主違衆旅

叛漢書以舉以喪名為天下笑則明哲不取也即日幽

并青冀四州並進魏志曰紹以中書到荆州便勒見兵

與建忠將軍協同聲勢魏志曰張繡以軍功稱遷至州

郡各整戎馬羅落境界舉師揚威並匡社稷則非常之

功於是乎著其得操首者封五千戶侯賞錢五十萬部

曲偏裨將校諸吏降者勿有所問廣宣恩信班揚符賞

布告天下咸使知聖朝有拘逼之難如律令風俗通曰

法也韋陶謨虞云始造律時主所制曰今漢書著甲令

夫吏者始也當先自正然後正人故文書下如律令言

當履繩墨動

不失律令也



檄吳將校部曲文一首

陳孔璋

年月朔日子尚書令或

魏志曰荀或字文若潁川人也太祖進或為漢侍中守尚書令

告江東諸將校部曲及孫權宗親中外蓋聞禍福無門

惟人所召

左氏傳閔子騫之辭

夫見機而作不處凶危上聖之明

也

周易曰君子見幾

臨事制變困而能通智者之慮也

漢書曰江充因變制宜周易曰困而不失其所亨其唯君子乎王弼曰窮必通也

漸漬荒沈往

而不反下愚之蔽也是以大雅君子於安思危以遠咎悔

班固漢書書贊曰大雅卓爾不群河間獻王近之矣封禪書曰興必慮衰安必慮危

小人臨禍懷

依以待死云二者之量果不殊乎孫權小子未辨菽麥

氏傳曰晉周子有凡而無慧不能辨菽麥

要領不足以膏齊

以澆簡墨

漢書音義服虔注曰易曰喪其齊斧未聞其說張晏曰斧鉞也以整齊天下應劭曰齊利

也虞喜志林曰齊側皆切凡師出必齊戒入廟受斧故曰齊斧也

壁猶戲劍始生翰毛

爾雅曰生而自食曰雛待哺曰齋郭璞曰鳥子

而便陸

梁放肆顧行吠主

西京賦曰怪獸陸梁戰國策刁勃謂謂田單曰詬之狗吠堯非其主也謂

為舟楫足以距白雉江湖可以逃靈誅不知天網設張

以在綱目嬰鏹之魚期於消爛也若使水而可恃則洞

庭無三苗之墟子陽無荆門之敗

尚書帝曰咨禹惟時有苗弗率汝徂征三

甸苗民逆命帝乃誕敷文德七旬有苗格孔安國曰三苗之國左洞庭右彭蠡范曄後漢書曰公孫述字子陽

自立為蜀王遣任滿據荆門帝令朝鮮之壘不刊南越

征南大將軍岑彭攻之滿大敗

之旌不按

史記曰天子拜涉何為遠東部都尉朝鮮人殺

其王右渠來降定朝鮮為四郡又曰南越呂嘉反以主

爵都尉揚僕為樓船將軍下橫浦咸會番禺南越以平

遂為九郡又曰東越王餘善及遣橫海將軍

韓悅出句章越建成侯殺餘善以其衆降

昔夫差承

閩閩之遠跡用申其訓兵棲越會稽可謂強矣

史記曰吳

三閩閩死立太子夫差又樂毅責燕惠王書曰昔伍子

胥說聽於閩閩而吳王遠跡至郢章昭國語注曰申胥

楚大夫伍奢之子子胥也各負負奔吳吳與地故曰申

胥史記曰吳王夫差伐越敗之越王勾踐乃以甲兵五

千人棲

於會稽及其抗衡上國與晉爭長都城屠於勾踐武卒

散於黃池終於覆滅身歿越軍

毛萇詩注曰抗舉也鄭

玄周禮注曰補上曰衛

抗衡謂對舉以爭輕重也史記陸賈曰以區區之越與

天子抗衡為敵國又曰吳王夫差北會諸侯於黃池欲

霸中國吳王與晉定公爭長乃長晉定公吳引兵歸國

又曰吳與晉人相遇黃池之上吳晉爭強晉人擊之大

敗吳師越王聞之襲吳吳王聞之去晉而歸及吳王濞

與越戰不勝城門不守遂圍王宮而殺夫差

驕恣屈強猖獗始亂

漢書曰吳王濞高帝兄仲之子也

陵左氏傳曰鄭子太叔卒晉趙簡子曰黃

父之會夫子語我九言曰無始亂無怙富

自以兵強國

富勢陵京城太尉師南下滎陽則七國之軍在解冰泮

漢書

曰七國反書聞天子遣條侯周亞夫往擊手楚敗之七國

吳王濞楚王戊趙王遂膠西王卬濟南王辟光淄川王

賢膠東王渠卬玄周札注曰甫始也互

解已見上文淮南子曰冰泮而農桑起

於中而丹徒之刃已陷其會

漢書曰吳王敗乃與鐵下

徒保東越漢使人以利陷東越東越即給吳王吳王出

勞軍漢使人鏃殺吳王漢書賈誼上疏曰適啓其口上

首已陷其會

何則天威不可當而恃逆之罪重也且江

湖之衆不足恃也自董卓作亂以迄於今將三十載其

文四十四

間豪桀縱橫能據虎踞強如二袁勇如呂布

二袁袁紹袁術也魏

志曰呂布便弓馬旅跨州連郡有威有名早有餘輩其

餘鋒捍持起鵠視狼顧爭為鳥雄者不可勝數

淮南子曰鵠視

虎顧盭鐵論曰無然皆伏缺嬰鉞首腰分離雲散原燎

罔有子遺

尚書曰若火之燎于原毛

相公聚續為叛亂

魏志張魯據漢中遣鍾繇討之是時

秋李湛宜成等反遣曹仁討之超等屯潼關公勅諸將閉阻二華據河

渭驅率羗胡齊鋒東向氣高志遠似若無敵丞相秉鉞

鷹揚順風烈火元戎啓行未鼓而破

魏志曰公西征馬

木濟超赴船急戰丁斐曰放馬以餌賊賊亂取馬公乃渡循河為角而南賊追距渭口公乃分兵結營於渭

南賊夜攻營伏兵擊破之進軍渡渭超等數挑戰不許

公乃與超日會戰先以輕兵挑之戰良久乃縱橫騎夾

奮無前之威毛詩曰武王載旆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

莫我敢遏又曰元戎十乘以先啓行伏尸千萬流血漂橈此皆天下所共

知也

大軍所以臨江而不濟者以韓約馬超逋逸送脫走還

涼州復欲鳴吠

魏志曰曹公斬宜成遂趨走涼州典畧曰

建安二十逆賊宋建僭號河首同惡相救並為脅齒

魏志曰張魯字公旗據漢中以鬼道教人魯負固不恭

魏志曰張魯字公旗據漢中以鬼道教人皆我王誅所當先

能征遂就寵魯為鎮民中郎將漢寧

三十年漢末力不

太祖征之周禮曰負固不服則攻之

曰初隴西宋建自稱河首平漢王聚眾又鎮南將軍張

抱罕夏侯淵討之屠抱罕斬建涼州

加故且觀兵旋旆

魏志曰建安十七年公征孫權攻破

兵至于孟津諸侯皆曰帝討可伐武王曰未可乃還師

復整六師長驅西征致天

下誅

魏志曰建安二十一年公西征張魯

偏將涉隴則建約梟東於首萬

里

魏志曰韓遂在顯親夏侯淵欲襲取之遂走軍入散後淵大破遂軍得其旂麾斬建及遂死已見上文

關則群氏率服

王侯豪帥奔走前驅

魏志曰公西征張魯自陳倉出散關

至河池氏王賓茂恃險不服攻屠之

進臨漢中則陽平不守

魏志曰西征張魯至陽平魯使弟衛據陽平關公乃遣

高祚等乘險夜襲破之

十萬之師去朋魚爛張魯遁竄走

入巴中懷恩悔過委質還降

魏志曰魯弟衛夜遁魯潰走巴中遣人

羊傳曰其言深亡何自亡也奈何魚爛而亡何

巴夷王朴胡賓邑

侯杜濩各帥種落共舉巴郡以奉王職

魏志曰建安三十年七月巴夷

王朴胡賓邑侯杜濩舉巴夷賓民來附於是分巴郡以

征鼓一動二方俱定利盡西海兵不鈍鋒

戰國策司馬

利盡西海而諸侯不以為貪漢書淮南王安上疏曰若

不勞一卒不頓一戟又曰不挫一兵之鋒鋒與頓同若

此之事皆上天威明社稷神武非徒人力所能立也聖

朝寬仁覆載允信允文春秋考異郵曰赤帝之精寬仁

載毛詩曰允文允武昭假烈祖大啟爵命以示四方魯及胡濩皆享萬

戶之封魯之五子各受千室之邑魏志曰胡濩者皆封

子皆為

列侯胡濩子弟部曲將校為列侯將軍已下千有餘

人百姓安堵四民反業

漢書曰高祖入關吏民皆安堵如故管子曰士農工商四民者

國之而建約之屬龜貝為鯨鯢左氏傳楚子曰古者明王

石民不敬取其鯨鯢而封以

為大超之妻挈杖負金城魏志曰南安趙衢討超梟其妻子漢書有金城郡父

母嬰孩復戶許市范曄後漢書曰建安元年遷都于許非國家鍾禍於彼

隆福於此也逆順之分不得不然漢書消勳曰甚逆順之理夫鷲

鳥之擊先高攫鷲之勢也牧野之感澤之退也此述往年未伐之意

尚書序曰武王與受戰於牧野又曰惟十有一今者枳

棘翦扞戎夏以清枳棘以喻殘賊也翦扞翦除而防衛

萬里肅齊六師無事故大舉天師百萬之衆魏志曰建

年治兵遂與匈奴南單于呼完厨及六郡烏桓丁令屠

各湟中羌棘魏志曰建安二十二年匈奴南單于呼厨

言願得度湟水北然湟水左古羌之薨奮鬪卷自壽春

河南漢書九江郡有壽春邑又使征西將軍夏侯淵等魏志曰夏侯淵字妙

為征西將軍率精甲五萬及武都氐羌巴漢銳卒南臨

汶江搃據庸蜀魏志曰建安二十一年江夏襄陽諸軍橫

截湘沅以臨豫章樓船橫海之師直指吳會漢書曰東

將軍揚僕入軍於越大舉天師至萬里冠期五道並入壽春而南一

道也江夏至豫章四道也樓船至會稽五道也權之

期命於是至矣丞相銜奉國威為民除害元惡大憝必

當梟夷尚書成王曰元惡大憝至於枝附葉從皆非詔書所特禽

疾揚雄勳靈賦曰枝附葉從表立景照故每破滅強敵未嘗不務在先降

後誅拔將取才各異其用是以立功之士莫不翹足引

領望風響應

新序趙良謂商君曰君王可翹足而待也左氏傳穆叔謂晉侯曰引領西望曰度幾

乎尚書曰惟影響言六安國曰若影之隨形響之應聲

昔袁術僭逆誅將加則虜

江太守劉勳先舉其郡還歸國家

魏志曰建安四年袁術敗於陳術病死虜

江太守劉勳率眾降封為列侯

呂布作亂師臨下邳張遼侯成率眾出

降魏志曰張遼字文遠雁門人也以兵勇呂布太祖還破呂布於下邳遼將眾降拜中郎將爵為關內侯

討眭固薛洪膠尚開城就化

魏志曰眭固屬玄紹屯射仁渡河擊之固使張楊故長史薛洪河內太守膠尚留

守自將兵以迎紹求救與渙仁遇交戰入破之斬固公

遂濟河圍射大洪尚率眾降封為列侯膠音留官渡之後則張郃高奭舉事立

功魏志曰公擊淳于瓊留曹洪守紹使張郃高覽功曹洪郃等聞瓊破遂來降魏志云高覽此云奭蓋有二

名郃烏合切後討袁尚則都督將軍馬延故豫州刺史陰瓌

射聲校尉郎昭臨陣來降

魏志曰公圍尚營未合尚懼遣故豫州刺史陰瓌及陳琳

乞降公不許圍益急尚夜退保岐山追擊之其將馬延等臨陣降眾大潰

圍守鄴城則將軍

蘇游友為內應

魏志曰尚攻譚留蘇由守鄴公進軍到洹水由降游與由同審配兄

子開門入兵

魏志曰袁尚走中山盡獲其輜重印綬節

榮夜開所守東城門內兵配逆戰敗生禽配斬之

既誅袁譚則幽州大將焦觸

攻逐袁熙舉縣來服

魏志曰建安十年袁熙大將焦觸叛熙尚奔三郡烏丸

降凡此之輩數百人皆忠壯果烈有智有仁悉與丞相

參圍畫策折衝討難安敵塞旌靜安海內豈輕舉措也

哉誠乃天啓其心計深慮遠

西京賦曰天啓其心司馬相如喻巴蜀文曰計深慮

遠急國審邪正之津明可否之分勇不虛死節不苟立

家之難

屈伸變化唯道所存故乃建丘山之功享不訾之祿

難曰所欲必得功若丘山朝為仇虜多為上將所謂臨

賈逵國語注曰此言言量也難知變轉禍為福者也

論語曰盜言孔甘甘言懷寶小惠

泥滯苟且沒而不覺隨波漂流與燦俱滅者亦其衆多吉凶得失豈不哀哉

昔歲軍在漢中東西懸隔合肥遺守不滿五千權親以

數萬之衆破敗奔走今乃欲當禦雷震難以冀矣

魏志曰太祖使張遼與樂進等將士千餘人屯合肥太祖征張魯

俄而權率十萬衆圍合肥於是遼夜募敵從之士得八

百人明日大戰平旦遼被甲持戟先登陷陣殺十人斬

二將權登高冢以長戟自守遼呼權不敢動權守合肥

十餘日城不可拔乃引退夫天道助順人道助信

周易曰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

也信事上之謂義親親之謂仁盛孝章君也而權誅之

魏志曰權殺吳郡太守盛憲孫輔兄也而權殺之

典略曰孫輔恐權不能守江東因權出行東治乃遣人齎書呼曹公行人以

告權乃還為若不知與張昭共見輔權謂輔曰兄厭樂

耶何為呼他人輔云無是權投書與昭以示賊義殘仁

莫斯為其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於賊之人謂之一夫

聞誅一夫紂矣乃神靈之通罪下民所同讎辜讎之人

未聞殺其君也謂之凶賊是故伊摯去夏不為傷德飛廉死紂不可謂

賢尚書曰伊尹去亳適夏既醜有夏復歸于亳孫子曰

殷之興也伊摯存夏魏武曰伊摯伊尹也孟子曰周

公相武王誅紂驅飛廉於海隅而戮之何者去就之道各有宜也丞相深

惟江東舊德名臣多在載籍教授英秀出高峙著名

海內虞文繡砥礪清節耽學好古周恭明當世雋彥德

行脩明皆宜雁受多福保又子孫尚書曰永膺多福而

周盛門戶無辜被戮遺類流離湮沒林莽豈之可為愴

然聞魏周樂虞仲翔各紹堂構能負析薪吳志曰虞翻

曰若考作室既底法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楮左氏傳及

吳諸顧陸舊族長者世有高位當報漢德顯祖揚名及

諸將校孫權婚親皆我國家良寶利器尚書曰所寶惟

三得賢巨頌曰夫賢者國家器用力少而就功多也而並

見驅逐雨絕於天有斧無柯何以自濟陸贄新語曰有

之相隨顛沒不亦哀乎蓋鳳鳴高岡以遠矚賢聖之

德也毛詩口鳳皇鳴矣于彼高岡鳥之鳥巢於葦菼菼

折子破下愚之惑也韓詩曰鷦鷯鳥也鷦鷯所以愛養

其子者適以病之愛憐養其子者謂堅固其窠巢病之

者謂不知託於大樹茂枝反敷之葦菼風至菼折巢覆

有子則死有郊則破是其病也字林曰鷦鷯也上乃

丁切下古穴切廣雅曰鷦鷯工雀也菼鄉子曰南方鳥

名蒙鳩為巢編之以髮繫之葦菼菼折外破巢非今江

東之地無異葦菼諸賢處之信亦危矣聖朝開弘曠蕩

重惜民命誅在一個與衆無忌故設非常之賞以待非

常之功司馬長卿難蜀父老曰有非乃霸夫烈士奮命

之良時也可不勉乎若能翻然大舉建立元勳以應顯

祿福之上也如其未能未能如竿量大小以存易亦



其次也

漢書鄒陽上書曰昔者鄭祭仲許宋人立公子

死以存

夫係蹄在足則猛虎絕其蹄戰國策魏魁謂建

蹄者而得虎虎怒跌蹄而去虎之情匪不受其蹄也然

而不以環寸之踏害七尺之軀有權也矣國家者非直

也願公早圖之也延坂堅曰係蹄獸絆也蝮蛇在手則

壯士斷其節漢書曰項梁使使趨齊兵擊章邯田榮曰

假趙亦不殺角間齊王曰蝮蝨手則斬手蝨足則斬足

何者為害於身也田假田角田間於楚精非手足之戚

何故不殺何則以其所全者重以其所棄者輕若乃樂

禍懷寧迷而忘復周易曰迷復之闇大雅之所保皆先

賢之去就毛詩大雅曰既明忽朝陽之安其折莠之未

日忘一日以至覆沒大兵一放玉石俱碎尚書曰火炎

昆岡玉石俱

焚雖欲救之亦無及已史記衛平謂宋王曰故令往購

莫爵賞科條如左檄到詳思至言如詔律令

檄蜀文一首魏志曰景元四年今鍾會伐蜀會

鍾士季魏志鍾士季字季穎川少警夙成為秘書郎

往者漢祚衰微率士分崩生民之命幾於泯滅我太祖

武皇帝神武聖哲撥亂反正魏志曰有太武皇帝為魏

春秋撥亂世反諸拯其將隊造我區夏尚書曰文王用

高祖文皇帝應天順民受命踐祚魏志曰文帝為魏高

順乎天而應乎人禮記曰成王烈祖明皇帝奕世重光

勿不能益祚周公相武祚而治

恢拓洪業

魏志曰明皇帝為魏烈祖國語孫公謀父曰漢書武帝詔曰何行而可然江山之外異政殊俗

漢書武帝詔曰何行而可然江山之外異政殊俗

魏志曰明皇帝為魏烈祖國語孫公謀父曰漢書武帝詔曰何行而可然江山之外異政殊俗

國異政殊俗率土齊民未蒙主化難蜀父老曰割齊人以附夷狄如淳曰齊人齊等無

有貴賤故謂之齊此三祖所以顧懷遺志也蜀秦美新若今言平人也

懷今主上聖德欽明紹隆前緒若主上陳留王也宰輔忠肅

明允劬勞王室宰輔司馬文王也左氏傳史克對魯侯曰齊聖廣淵明允篤誠忠肅恭懿宣慈惠和布

政垂惠而萬邦協和毛詩曰布政優優尚書曰協和萬邦施德百蠻而

肅慎致貢毛詩曰因時百蠻大獻禮孔子曰昔舜教惇彼通于四海之外肅慎北發渠搜氏羌來服惇彼

巴蜀獨為匪民夫獨為匪民愍此百姓勞役未已是以命授六師龍襄行天罰尚書曰予惟征西雍州鎮西諸

軍五道並進魏志曰詔使征西將軍鄧艾督諸軍揚其

高樓鎮西將軍鍾古之行軍以仁為本以義治之司馬

會由駱谷伐蜀古者以仁為本以義治之謂正曹操曰古者五王者

帝三王以來也仁者生而不名義者成而不有王者

之師有征無戰孫卿子曰王者有誅無戰漢書淮南王

故虞舜舞干戚而服有苗尚書曰帝乃誕敷文德舞

武有散財發廩美閭之義尚書曰式商容之間散會鎮

西秦辭銜命攝統戎車尚書禹曰奉辭伐罪漢書庶弘

文告之訓以濟元元之命國語曰祭公謀父曰有征罰

上非欲窮武極戰以快一朝之志新序李克對魏武侯

者故略陳安危之要其敬聽話言毛詩曰告益州先丰

詩曰告益州先丰

詩曰告益州先丰

以命世英才與兵新野困躓冀徐之郊制命紹布之手

太祖拯西濟之興隆大好中更背違棄同即異蜀志曰

劉諱備字玄德涿郡人也靈帝末黃巾起先主率其屬討賊有功除安喜尉後領徐州呂布襲徐州勇先主妻

皆曹公歸袁紹漢書張良曰湯武伐桀紂封其後者能制其死命也左氏傳子太

叔曰棄同即異是謂離德諸葛孔明仍規秦川姜伯約

屢出隴右蜀志曰姜伯約勞動我邊境侵擾我氏羌方國家

多故未遑脩九伐之征也周禮曰以九伐之法正邦國

則伐之暴內陵外則擅之野荒民散則削之負固不服則侵之賊殺其親則征之放弑其君則殘之犯令陵政

鳥獸行則滅之今邊境又清方內無事蓄力待時併

兵一向孫子兵法曰併敵而巴蜀一州之眾分張守備

難以禦天下之師段谷侯和沮傷之氣難以敵堂堂

陣魏志曰姜維趣上邽卻艾與戰于段谷大破之又曰

書曰王尊厲奔北之吏起沮傷之氣黃帝出軍決曰始

立牙之日七氣來應旗幟指敵或從風而來金鐸之聲

揚以清鼓鞞之音燧而鳴是謂堂堂比年已來曾無寧歲

國語姜氏告於公子曰征夫勤瘁難以當子來之民耗

曰經始勿亟此皆諸賢所共親見蜀侯見禽於秦公孫

述授首於漢史記曰秦惠文君八年張儀復相九州之

險是非一姓此比諸君所備聞也左氏傳司馬侯曰九

明者見危於無形智者規福於未萌太公金匱曰明者

危於無形是以微子去商長為周賓毛詩序曰有客微子來

見祖廟也鄭玄曰武王

既黜受命殺武庚微子代殷陳平背項立功於漢史記曰陳

平懼項王誅遂至脩武降漢拜平為都尉敬仲曰宴安鴆毒不可懷也漢書揚雄曰懷祿貪勢不能自退今國朝隆天覆之恩宰

輔弘寬恕之德禮記孔氏曰天無私覆地無私載先惠後誅好生惡殺

尚書大傳成王問周公曰舜何以往者吳將孫壹舉衆也周公曰其收也好生而惡殺

內附位為上司寵秩殊異吳志曰孫壹為江夏太守及孫紘誅孫壹呂據據胤皆壹

之妹夫也緜遣朱異潛襲壹異至武昌壹知其友已率部曲將胤妻奔魏魏以壹為車騎將軍封吳侯

欽唐咨為國大害叛主讎賊還為戎首咨困偏禽獲欽

二子還降皆將軍封侯咨豫聞國事魏志曰文欽字仲與母丘儉舉兵反大將軍司馬文王臨淮討之諸葛誕

遂殺欽欽子鴛及虎踰城出自歸大將軍大將軍表駑

虎為將軍各賜爵闕內候大將軍乃自臨圍四面進兵

同時鼓譟登城唐咨面縛降拜咨安遠將軍禮記子思

曰無為戎首鄭玄壹等窮蹙歸命猶加上寵况巴蜀賢

曰為兵主曰戎首壹等窮蹙歸命猶加上寵况巴蜀賢

智見機而作者哉見上文誠能深鑒成敗貌然高蹈投

跡微子之蹤措身陳平之軌則福同古人慶流來裔首

姓士民安堵樂業安堵已見上文農不易畝市不迴肆呂氏春秋曰樂

為無道湯立為天子夏民大悅農不去疇商不變肆去累卵之危就永安之計豈

不美與談苑曰晉靈公造九層臺孫息聞之求見曰臣以其子置下加九雞若偷安且夕迷而不反大兵一放

玉石俱碎雖欲悔之亦無及也並已見上文各具宣布咸使

知聞

難蜀父老一首

漢書曰武帝時相如使蜀長老多言通西南夷之不為國用大臣亦

以為然相如業已建之不敢諫乃著書假蜀父老為辭而已以語難之以調天子因宣其使指令百姓知天子意焉

司馬長卿

漢興七十有八載德茂存乎六世六世謂自高祖至武帝威武紛

紜湛恩汪濊韋昭曰湛音沉張揖曰汪濊深貌也善曰汪烏黃切濊烏外切群生霑濡

洋溢乎方外於是乃命使西征隨流而攘風之所被罔

不披靡因朝拜從駢定策存功服虔曰冉駢管仲皆蜀郡西部也應劭曰蜀郡

眠江本冉駢也文穎曰邛今為邛都縣管仲今為定策將皆屬越雋善曰駢蒙江切策音鑿昭斯榆舉

苞蒲鄭玄曰斯音曳張揖曰斯人財本苞蒲俞國名也服虔曰苞蒲夷陸也結軌還轅東鄉將

報楚辭曰結余軫于西山王逸曰結旒也至于蜀都耆老大夫搢紳先生

之徒二十有七人儼然造焉辭畢進曰蓋聞天子之牧

夷狄也其義羈縻應劭漢官儀曰馬曰羈牛曰縻言四夷如牛馬之受勿絕而已

羈縻也今罷三郡之士通夜郎之塗三年於茲而功不竟

士卒勞倦萬民不贍今又接之以西夷百姓力屈恐不

能卒業此亦使者之累也竊為左右患之且夫邛笮西

夷之與中國並也歷年茲多不可記已孟子曰禹之相舜歷年多

仁者不以德來強者不以力并意者其殆不可乎猶不可

甚也以其不堪為用故棄之也今割齊民以附夷狄附謂令之親附也齊民已見上文

敝所恃以事無用鄙人固陋不識所謂使者曰烏謂此

乎必若所本財是蜀不變服而巴不化俗也應劭曰巴夷推結左

僕常惡聞若說然斯事體未固非觀者之所

觀也余之行急其詳不可得聞已請為大夫粗陳其略

孟子曰其詳不可得聞嘗聞其略矣蓋世必有非常之人然

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章然後有非常之功夫非常

者固常人之所異也故曰非常之原黎民懼焉張揖曰

事其本難知衆民懼也尚書曰黎民於變時雍及臻厥盛天下晏如也昔者洪水沸出

汜濫衍溢張揖曰溢溢也郭璞三蒼解詁曰溢水聲也民人升

降移徙崎嶇而不安夏后氏感之乃堙洪塞源決江疏河

張揖曰灑沈澹災張揖曰灑分也韋昭曰灑史統切蘇林曰灑音淡言分其沈弱搖動之災也灑或作澹

字書曰斯水索也賜移切說文曰澹水澹也徒濫切顏師古曰沈深也澹安也言分散其深水以安定其災也

宜切東歸之於海而天下求寧當斯之勤豈惟民哉心

煩於慮而身親其勞躬腠胝無胼膚不生毛張晏曰弱體也孟康

曰腠胝理也韋昭曰腠其中小毛也蒲葛切郭璞三蒼解詁曰胝躡也竹施切莊子曰兩袒女沈於白水之上

者禹過之而趨曰治天下奈何女曰股無胼不故休生毛頰色烈凍手足胼胝何以至是也

烈顯乎無窮聲稱浹乎干茲且夫賢君之踐位也豈特

委瑣啞蹻拘文牽俗應劭曰啞蹻急足之聲音握脩誦習傳當

世取說云爾哉必將崇論宏議鄧展子曰字詁云宏字創業垂

統為萬世規孟子曰君子創為可繼故馳騫乎兼容并包而勤

思乎參天貳地地與已并天是也且詩不云乎普

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毛詩小雅云廣

是以六合之內八方之外浸淫衍溢懷生之物有不浸

潤於澤者賢君取之今封疆之內冠帶之倫咸獲嘉祉

靡有闕遺矣而夷狄殊俗之國遼絕異黨之域舟車不

通人跡罕至政教未加流風猶微孟子曰故家遺俗流

內之則時犯義侵禮於邊境外之則邪行橫作放殺其

上君臣易位尊卑失序父老不辜幼孤為奴虜係縲號

泣張揖曰為人所係戰國策曰內嚮而怨曰蓋聞中國

有至仁焉德洋因普物靡禁得其所以獨屬為遺已舉

踵思慕若枯旱之望雨孟子曰湯始征葛伯民戾夫為

望雨孟子曰湯始征葛伯民戾夫為

之垂涕况乎上聖文焉能已故北出師以討強胡南

使以誚勁越四面風德二方之君集御流論語比考

德宋均曰賜能言語故可使風論以德願得受號者以

也二方謂西夷南夷也集御流論語比考願得受號者以

億計故乃關沫若漢書奇義曰以沫若水為關也張揖

廣平微外出旌張揖曰微塞也以木鏤靈山梁

孫原張揖曰靈通山道置靈道縣屬越雋郡孫水出登

梁創道德之塗垂仁義之統將博恩廣施遠撫長駕

謂所加焉使疏狄不閉自爽闇昧得耀乎光明韋昭曰勿

者遠之國不被雍閉自爽闇昧後得乎光明言化之所

被者遠也郭璞三蒼解詁曰智旦明也字林音勿尚書

曰甲子昧爽孔安國以偃甲兵於此而息討伐於彼遐

曰昧早旦也爽明也

通一體中外禔福不亦康乎說文曰禔也音支夫拯民於沈溺  
奉至尊之休德反葬世之陵東繼周氏之絕業夫子之  
取務也於二世天下土山明漢書作陵夷至於二世姓雖勞又惡可以已乎哉且夫王者固未有不始於憂  
勤而終於逸樂者也毛詩序曰始於逸樂然則受命之符合在於此方將增太山之封加梁父之事鳴和鸞揚樂頌  
上咸五下登三李奇曰五帝之德比漢為觀者未覩自聽者未聞音循鶴鵬已翔乎寥廓之宇而羅者猶視乎  
藪澤悲夫樂緯曰鶴鵬狀如鳳皇白而於是諸大夫茫然  
喪其所懷來夫厥所以進喟然並稱曰允哉漢德此鄙

人之所願聞也百姓雖勞請以身先之敞固靡德遷延  
而辭避尚書大傳曰魏文侯問子夏子夏乃西遷延而退

文選卷第四十四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文選卷第四十五

梁昭明太子選

唐林邑太守高麗書錄事兼軍事中書省學士臣李善注  
奉政大夫同知池州路總管府事張伯顏助率重刊

對問

宋玉對楚王問首

設論

東方曼倩答客難首 揚子雲解嘲首

班孟堅答賓戲首

辭



漢武帝秋風辭首

陶淵明歸去來一首

序上

卜子夏毛詩序首

孔安國尚書序首

杜元凱春秋序一首 皇甫安三都賦序一首

石季倫思歸引序一首

對問

對楚王問一首

宋玉

楚襄王問於宋玉曰先生其有遺行與遺行可遺棄之

子路謂孔子曰夫子尚有遺行乎奚居之隱何士民衆庶不與之甚也宋玉

對曰唯然有之願大王寬其罪使得畢其辭客有歌於

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國中屬屬而和者數千人其為

陽阿薤露國中屬屬而和者數百人其為陽春白雪國中

屬屬而和者不過數十人引商刻羽雜以流徵國中屬屬而

和者不過數人而已是其曲彌高其和彌寡故鳥有鳳

而魚有鯤曾子曰聞諸夫子曰羽蟲之精者曰鳳鱗蟲之

慎曰鱗龍之屬也鳳皇上擊乎九千里絕雲霓負蒼天翺翔乎杳

冥之上夫蕃籬之鷄豈能與之料天地之高哉鯤魚朝

發昆侖之墟爾雅曰河出崑崙墟色白暴鬚於碣石暮宿

於孟諸孔安國尚書傳曰碣石海畔山夫及澤之鯢豈能與之巨里江海

之大哉尺澤故非獨鳥有鳳而魚有鯤也士亦有之  
夫聖人瑰意琦行超然獨處夫世俗之民又安知臣之  
所為哉

設論

答客難一首

東方曼倩

漢書曰朔上書陳農戰強國之計推意放蕩然不見用因著論

設客難已用位卑以自慰論

客難東方朔曰蘇秦張儀當萬乘之主而身都卿相之位  
如淳曰都謂居也澤及後世女子大夫脩先王之術慕聖人之義  
諷誦詩書百家之言不可勝記者於竹帛唇腐齒落服膺

而不可釋禮記曰回之為人也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不失之矣好學樂道之効

明白甚矣自以為智能海內無雙則可謂博聞詳知矣

然悉力盡忠以事聖帝曠日持久積數十年官不過侍

郎位不過執戟史記韓信曰臣事項王官不過侍郎位不過執戟意者尚有遺

行邪遺行已見上文也同胞之徒無所容居其故何也蘇林曰同胞音胞胎

之胞言親兄弟也東方先生喟然長息仰而應之曰是故非子

之所能備彼一時也此一時也豈可同哉孟子謂充虞曰彼一時也

此一時也夫蘇秦張儀之時周室大壞諸侯不朝力政爭權

相擒以兵慎子曰昔周室之衰也厲王擾亂并為十二

國未有雌雄張晏曰周千八百國在者十二謂魯衛齊

宋楚鄭燕趙韓魏秦中山春秋孔演圖曰

天運三百歲唯雄代起得士者強失士者亡故說得行焉子思謂

曾子曰今天下諸侯方欲力爭競招英雄以自輔翼此乃得士則昌失士則亡之秋也身處尊位

珍寶充內外有倉廩效邑月令章句曰穀澤及後世子

孫長享今則不然聖帝德流天下震懼諸侯賓服連四

海之外以為帶安於覆盂韓詩外傳曰君子之居也天

下平均合為一家動發舉事猶運之掌賢與不肖何以

異哉列子曰揚朱見梁惠王言治天下猶運之掌油燈記

子曰道之不明也非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

及遵天之道順地之理物無不得其所故綏之則安動

之則苦尊之則為將卑之則為虜抗之則在青雲之上

抑之則在深淵之下用之則為虎不用則為鼠雖欲盡

節劾情安知前後夫天地之大士民之衆竭精馳說

進輻湊者不可勝數文子曰群悉力慕之困於衣食或

失門戶言上書忤旨或被誅戮使蘇秦張儀與僕並生於今之世

曾不得掌故安敢望侍郎乎應劭漢書注曰掌故傳曰

天下無害雖有聖人無所施才上下和同雖有賢者無

所立功故曰時異事異韓子曰文王行仁義而喪其國故曰時

異則雖然安可以不務修身乎哉詩曰鼓鍾于宮聲聞

于外鶴鳴九臯聲聞于天毛詩小雅文也毛萇曰有諸苟能

修身何患不榮太公體行仁義七十有二乃設用於文

武得信厥說封於齊七自歲而不絕說苑鄒子說梁王

曰太公年七十而

相周九十而封齊此士所以日夜孳孳脩學敏行而不敢怠也

孟子曰雞鳴而起孳孳為善舜之徒也譬若鵠鳴飛且鳴矣毛詩曰題彼鵠鳴載飛載

鳴毛萇曰題視也傳曰天不為人之惡寒而輟其冬地不為人

之惡險而輟其廣君子不為小人之匈匈而易其行天

有常度地有常形君子有常行君子道其常小人計其

功詩云禮義之不愆何恤人之言皆孫卿子文水至清則無

魚人至察則無徒皆大戴禮孔子之辭也薛綜東京賦注曰黠纒以

塞聰黃縣為九懸冠兩功當耳不欲聞不急之言也

明有所不見聰有所不聞舉大德赦小過無求備於一

人之義也論語曰仲弓為季氏宰問政子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尚書曰與人弗求備檢身若不

及枉而直之使自得之優而柔之使自求之揆而度之

使自索之皆大戴禮孔子之辭也家語亦同王肅曰雖

其宜也揆度其法以開視之使自索得也蓋聖人之教化

如此欲其自得之自得之則敏且廣矣今世之處士時

雖不用塊然無徒鄭然獨居上觀許由下空接輿計同

范蠡忠合子胥史記曰勾踐之栖會稽范蠡與子胥厚

可矣遂天下和平與義相扶寡偶少徒固其宜也子何

疑於予哉若夫燕之用樂毅秦之任李斯酈食其之下

齊史記曰樂毅去趙適魏聞燕昭王好賢樂毅為魏昭

王使於燕燕時以禮待之遂委質為臣下又曰秦卒

用李斯計謀竟并天下以斯為丞相漢書酈食其謂上

曰臣說齊王使為漢而稱東蕃上曰善乃說齊齊王曰

廣以爲然歷下守戰之備說行如流曲從如環所欲必得功若丘  
山海內定國家安是遇其時者也子又何怪之邪語留  
以筦窺天以彘測海以筵撞鐘是皆通其條貫考其文  
理發其音聲哉服虔曰筦音管張晏曰筵音甄也文讀曰筵音  
察索之以辯是直用管窺天用錐指地不亦小平說苑趙  
義子謂子路曰吾嘗問孔子曰先生事七十君無明君乎  
孔子不對何謂賢邪子路曰建天下猶是觀之譬言由鼃  
之鳴鐘撞之以筵山是能發其音聲哉  
鼃之聾狗狐豚之咋虎至則靡耳何功之有如淳曰鼃音搗服虔  
曰鼃音劬李巡爾雅注曰鼃鼃一名公鼠應劭風俗通  
曰按方言豚豬子也今人相罵曰狐豚之子是也說文  
曰鼃與米古字通也今以下愚而非處士雖欲勿困固不  
得已此適足以明其不知權變而終惑於大道也

解嘲一首并序  
楊子雲

哀帝時丁傅董賢用事

漢書曰定陶丁姬哀帝母也兄明爲大司馬又曰孝哀帝皇后

哀帝即位封后諸附離之者起家至二千石

莊子曰附離不以時雄方草創太玄有以自守泊如也人有嘲雄

以玄之尚白服虔曰玄當黑而尚白將無可用雄解之號曰解嘲其辭曰

客嘲楊子曰吾聞上世之士人網人紀不生則已

王肇修人紀孔安國曰修爲人綱紀也孔叢子生必上

尊人君下榮父母析人之珪儋人之爵懷人之符分人

之祿說文曰儋荷也應劭曰紆青拖紫朱丹其轂東觀漢記

文帝始與諸王竹使符

曰印綬漢制公侯紫綬九卿青  
綬漢書曰吏二千石朱兩轡  
今吾子幸得遭明盛之

世處不諱之朝與羣賢同行歷金門上玉堂有日矣

曰待詔金馬門晉灼曰  
黃圖有大玉堂小玉堂  
曾不能畫一竒出一策上說人

主下談公卿目如耀星舌如電光一從一橫論者莫當

史記秦王曰知一顧默而作太玄五千文枝葉扶疎獨

說數十餘萬言以擯前文也說文深者入黃泉高者出

蒼天大者含元氣細者入無間

至微也淮南子然而位不過侍郎擢纔給事黃門

曰出入無間黃門不長作意者玄得無尚白乎何為官之拓落也

猶遼落不楊子笑而應之曰客徒朱丹吾載不知一跌

將赤吾之族也廣雅曰跌差也往昔周網解結羣

逸服虔曰鹿喻離為十二合為六七張晏曰謂齊燕楚

韓趙魏為六齊北四分五四分五部並為戰國晉灼曰此直道其分

裂之國也春秋保乾圖曰得士無常君國無定臣得士者富失士者貧

士則安失士則危矯翼厲翮恣意所存故士或自盛以

豪或斲垂坏以遁服虔曰范睢入秦歲於橐中史記王摛

為誰王稽曰穰侯范睢曰此恐辱我我寧匿車中有頃

穰侯過淮南子曰是故鄒衍以頡頏而取世資應劭曰齊

先焉斲垂坏而遁言多大事故齊人號談天鄒衍在齊至鄒蘇林曰頡音

提挈之挈頡頏奇怪之辭也鄒衍著書雖奇怪尚取世

資以避下文也頡頏苦浪切孟軻雖連聲蹇猶為萬乘師



蘇林曰連蹇言語不便利也趙歧孟子章  
指曰滕文公尊敬孟子若弟子之問師  
今大漢左東

海應劭曰會稽東海也右渠搜服虔曰連西戎國也應劭曰禹貢

西前番禺應劭曰南海郡張晏曰南後極塗應劭曰漁

東南一尉如淳曰地理志云在會稽西北一候如淳曰地理志曰龍

徽以糾墨制以鎖鈇服虔曰制縛束也應劭曰束以繩

曰墨索也公羊傳曰不忍加之鈇散以禮樂風以詩書

曠以歲月結以倚廬應劭曰漢律以為親行三年服不得娶結

嬰羸斬衰居倚廬天下之士雷動雲合魚鱗雜龍感營于八區

家家自以為稷契人人自以為皋陶

戴維垂纓而談者皆擬

於阿衡鄭玄儀禮注曰纁與緘同緘所氏切詩曰五尺

童子羞比晏嬰與夷吾孫卿子曰仲尼之門當塗者升

青雲失路者委溝渠握權則為卿相夕失勢則為匹

夫壁言若江湖之崖渤解之島乘鴈集不為之多雙鳥飛

不為之少方言曰飛鳥曰昔三仁去而殷墟二老歸而周熾

胥死而吳三種蠹存而越霸史記曰吳既誅子胥遂伐

破吳五穀入而秦喜樂毅出而燕懼史記曰百里奚亡

與之繆公與語國事繆公大悅又曰樂毅伐齊破之燕

百里奚欲重贖之恐楚不與請以五穀皮贖之楚人許

與之繆公與語國事繆公大悅又曰樂毅伐齊破之燕

昭王死子立為燕惠王乃使騎劫代將而召毅毅畏誅遂西奔趙惠王恐趙用樂毅以伐燕也范雎以折摺而危穰侯危穰侯已見李斯上書折摺已見鄒蔡陽上書晉灼曰摺古拉字也力答切蔡澤以噤吟而笑唐舉史記曰唐舉見蔡澤熟視而笑曰吾聞聖人不相殆先生乎韋昭曰蔡欺卓切吟疑甚切故當其有事也非蕭曹子房平勃樊霍則不能安當其無事也章句之徒相與坐而守之亦無所患故世亂則聖哲馳騫而不足世治則庸夫高枕而有餘說苑曰管仲庸夫也相公得之以為仲父漢書賈誼曰陛下高枕終無山東之憂樊離曰堯舜皆有舉任今故高枕而自適夫上世之士或解縛而相或釋褐而傳左氏傳曰齊鮑叔帥師來言曰子糾親也請君討之管召離也請受而甘心焉乃殺子糾于生室召忽死之管仲請囚鮑叔受之及望阜而勝之歸而以告曰管夷吾治於高俟使相可也公從之墨子曰傳說被褐帶素庸築律巖武丁得

之舉以為三公或倚夷門而笑應劭曰侯嬴也秦皮道趙求救於魏無忌將百餘人往過嬴無所談更環見嬴嬴笑之以謀告無忌韋昭曰笑人不知已也或橫江潭而漁服虔曰或七十說而不遇應劭曰孔丘也巳或立談而封侯史記曰虞成王再見為趙上卿故號為虞卿譙周曰食邑於虞也或枉千乘於陋巷呂氏春秋曰齊桓公見小臣糶一日三至非得見從者曰萬乘之主見布衣之士一日三至而不得見亦可以止矣桓公曰不然士傲爵祿者固輕其主君傲霸王者亦輕其士從夫子傲爵祿吾庸敢傲霸王乎或擁篲而先驅雜篲御行也七略曰方士傳言鄒子馬在燕其游諸侯畏之皆如迎擁篲也是以士頗得信其舌而奮其筆雲際蹈瑕而無所出也李奇曰君臣上下則可抵而取之室竹梁切當今縣令不請士郡守不迎師羣卿不揖客將相不俛眉言奇者見疑行殊者得辟言世尚同而惡異爾雅曰辟罪

也行趨步也。是以欲談者卷舌而同聲，欲步者擬足而行。

投跡言不敢奇異也，故欲談者卷舌不言，待彼發而司其聲，欲行者擬足不前，待彼行而投其跡也。周湯

甲科史記曰：歲課甲科為郎中，乙科為太子舍人，然甲科為第一。行非孝廉舉非方

正獨可抗疏時，道是非高，得待詔下觸聞罷，又安得青

紫言抗疏有所觸犯者，帝報以聞而罷之，言不任用也。且吾聞之炎炎者滅，隆隆

者絕，觀雷觀火為盈為實如淳曰：周易云：雷雨之動滿盈，滿水也。雷極則為水，火之

消滅為灰炭之實也。天收其聲，地藏其熱，高明之家，鬼

瞰其室李奇曰：鬼神攬擊者亡，默默者存，位極者高，危

自守者身全，是故知玄知默，守道之極淮南子曰：天道玄默無容，無則

爰清爰靜，游神之庭老子曰：知清知靜為天下正。惟寂惟漠，守德之

宅莊子曰：恬淡寂寞虛無，無為此道德之質也。世異事變，人道不殊，彼我易

時未知何如李奇曰：或能勝之。今子乃以鷓鴣而笑鳳皇，以螻蟻

而嘲龜龍，不亦病乎孫卿雲賦曰：以龜龍為螻蟻，以鷓鴣為鳳皇，皇說文曰：在壁曰螻蟻，在草曰蜥蜴，蟬蟻也。子之笑我玄之尚白，吾亦笑子病甚

不遇俞跗與扁鵲也史記中：庚子謂扁鵲曰：臣聞上古之時，醫者有俞跗醫病，不以湯

折臂捐體，免於徵索埤蒼曰：徵索，骨也。口亞切。翕肩蹈背，扶服含豪孟子曰：有體也。入豪已見上文。激印萬乘之主，介涇陽，抵穰侯而

折臂捐體，免於徵索埤蒼曰：徵索，骨也。口亞切。翕肩蹈背，扶服含豪孟子曰：有體也。入豪已見上文。激印萬乘之主，介涇陽，抵穰侯而

折臂捐體，免於徵索埤蒼曰：徵索，骨也。口亞切。翕肩蹈背，扶服含豪孟子曰：有體也。入豪已見上文。激印萬乘之主，介涇陽，抵穰侯而

折臂捐體，免於徵索埤蒼曰：徵索，骨也。口亞切。翕肩蹈背，扶服含豪孟子曰：有體也。入豪已見上文。激印萬乘之主，介涇陽，抵穰侯而

折臂捐體，免於徵索埤蒼曰：徵索，骨也。口亞切。翕肩蹈背，扶服含豪孟子曰：有體也。入豪已見上文。激印萬乘之主，介涇陽，抵穰侯而

折臂捐體，免於徵索埤蒼曰：徵索，骨也。口亞切。翕肩蹈背，扶服含豪孟子曰：有體也。入豪已見上文。激印萬乘之主，介涇陽，抵穰侯而

折臂捐體，免於徵索埤蒼曰：徵索，骨也。口亞切。翕肩蹈背，扶服含豪孟子曰：有體也。入豪已見上文。激印萬乘之主，介涇陽，抵穰侯而

折臂捐體，免於徵索埤蒼曰：徵索，骨也。口亞切。翕肩蹈背，扶服含豪孟子曰：有體也。入豪已見上文。激印萬乘之主，介涇陽，抵穰侯而

折臂捐體，免於徵索埤蒼曰：徵索，骨也。口亞切。翕肩蹈背，扶服含豪孟子曰：有體也。入豪已見上文。激印萬乘之主，介涇陽，抵穰侯而

代之當也

如淳曰激印怒也善曰史記曰范雎至秦上書因感怒昭王昭王乃免相國逐涇陽君於閔外又曰秦昭王母宣太后長弟曰穰侯姓魏名冉昭王同母弟曰涇陽君穰侯曰介者問其兄弟使躒也說文曰抵側繫也音紙蔡澤山東之匹

夫也顛頤折頰涕垂流沫西揖強秦之相搯其咽而元其氣拊其背而奪其位時也

韋昭曰曲上曰顛欺甚切史記曰蔡澤聞應侯內慙乃西入秦應侯使人

召蔡澤蔡澤入則揖應侯應侯延入坐數曰言於秦昭王曰客有從山東來者曰蔡澤其人辯士昭王與語悅之應侯請歸相印遂拜蔡澤為相說文曰顛鼻空也於陸切沫酒面也呼憤切廣雅曰咽嗑也一千切益音益天下已定

金華已平都於洛陽

禮記子夏曰三年之喪卒金華之

洛婁敬委輅脫輓掉三寸之舌

建不拔之策舉中國徙

之長安適也

漢書曰婁故戍隴西過洛陽高帝在焉敬

都洛陽不便不如入關據秦之固是日車駕西都長安應邵曰輅謂以木當函以輓車也論語摘輔像曰子貢

掉三寸之舌動

於四海之內五帝垂典三王傳禮百世不易叔孫通

起於枹鼓之間解申投戈遂依君臣之儀得也

左氏傳

而鼓漢書叔孫通曰臣願效魯諸生弟子共起朝儀也

呂刑靡敝秦法酷烈尚書

序曰我王訓夏贖刑禮記曰國家靡敝鄧展曰靡音靡

聖漢權制而蕭何造律宜

也取其宜於時者作律九章

故有造蕭何之律於唐

虞之世則性矣

服虔曰性猶繆也性布迷切性或作繆

有作叔孫通儀於

夏殷之時則惑矣有建婁敬之策於成周之世則乖矣

左氏傳曰召公糾合宗族于成周

有談范蔡之說於金張許史之間則

狂矣

金曰碑張安世詩廣漢史朱史高也

夫蕭蕭規曹隨留侯畫策陳平

出奇功若泰山響若坻隤

應劭曰天水有大坂名曰隤坻其山堆傍着崩落作

作詩  
全傳

聲聞數百里故曰坻隕坻丁禮切韋昭坻音若是理  
之是字書曰巴蜀名山堆落日坻韓子曰泰山之功  
長立於國家日月之 雖其人之瞻智哉亦會其時之  
名久著於天地

可為也故為可為於可為之時則從為不可為於不  
可為之時則凶若夫蘭生收功於章臺晉灼曰相如  
獻璧於此臺

四皓采榮於南山四皓已見上文采榮  
公孫創業

於金馬驃騎發跡於祁連孟康曰公孫弘對策於  
金馬門史記曰弘至太

常對策為第一拜為博士又曰驃騎將軍霍司馬  
去病擊匈奴以至祁連山捕首虜甚多

長卿竊貲於卓氏東方朔割炙於細君史記曰文君  
夜三奔相如

卓王孫不知門已分予文君僮百人錢百萬為富人居漢  
書曰伏曰賜從官肉太官丞日晏不來東方朔獨接

劍割肉即懷肉去太官奏之上曰先生起自責也朔曰  
受賜不待詔何無禮也接劍割肉一何壯也割之不多

庚一作肉

又向廉也歸遺細君又何仁也上笑曰使先生自責乃  
反自譽復賜酒一百斛百介歸遺細君割炙割損其炙  
也僕誠不能與此數子並故默然獨守吾太玄

答賓戲一首 并序

班孟堅

永平中為郎典校祕書專篤志於儒學以著述為業或

譏以無功項岱曰或有譏班固雖篤志博  
學無功勞於時仕下富貴也又感東方朔

揚雄自喻以不遭蘇張范蔡之時曾不折之以正道明

君子之所守故聊復應焉其辭曰

賓戲主人曰蓋聞聖人有一定之論烈士有不易之分

項岱曰謂庾義堯舜文王周公孔子也論論道化也一  
定五經垂之萬世後人不能改也分決也謂計由策父

伯成子高夷齊吳札志自然之決不可變易亦云名而

也善曰淮南子曰士有一定之論女有不易之行

已矣如享曰唯故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左氏傳叔

也夫德不得後身而特盛功不得背時而獨彰言德以

功以濟世故德不得後其身而特盛功是以聖哲之治

不得背其時而獨彰言貴及身與時也

棲棲遑遑言其及時故不避棲遑之意也孔席不暇墨突不

黔謂昭曰腰溫也言坐不暇席也文子曰墨子無黔突

黔謂昭曰腰溫也言坐不暇席也文子曰墨子無黔突

前列之餘事耳劉德曰取者地行道德今吾子幸遊帝

王之世躬帶紱冕之服師古曰帶大帶冕冠也項氏浮英華

湛道德英華草木之美故以喻帝德也浮沉其洋溢可

字字或為說於義雖同非古文也齶龍虎之文舊矣孟喜曰齶波也齶

衣也易曰大人虎變其文炳言文章之盛父也齶音片反切卒不能據首尾在謂齶

曰據寄也齶振拔滄塗跨騰風雲說文曰滄濁水使見

之者影駭聞之者鄉音震言見之者雖影而必駭聞之者雖音而必

驚也爾雅徒樂枕經籍書紆體衡門上無所繫下無所根昭

曰震懼也計切獨據意乎宇宙之外銳思於毫芒之內項氏曰

在毛之潛神默記緬以年歲如淳曰緬音巨竟之二巨方

曰以巨顛抄也然而器不賈於當已用不効於一出劉德曰賈

為緬雖馳辯如濤波激者為濤波古雖馳辯如濤波

古雖馳辯如濤波激者為濤波擿藻如春華韋昭曰

擿藻如春華擿音昭曰猶無益於譽取也漢書音義

曰文文字繫於春華曰文文字繫於春華曰上功曰

最下功 曰殿 意者且運朝多之策定合會夏之計使存有顯號

云有美謚不亦優乎主人道爾而笑曰項岱曰道寬舒類色之貌也讀

作若賓之言所謂見世利之華閭道德之實守矣與之

熒燭未仰天庭而覩白日也應劭曰爾雅曰西南隅謂之與東南隅謂之窆字林

曰窆一男切曩者王塗蕪穢周失其馭項岱曰周王失牧御之化也

侯伯方執戰國橫騫項岱曰方併也軌轍也東西交馳謂之騫七國爭疆車既併轍騎復

橫於是七雄虍闕分裂諸夏龍戰虎爭晉灼曰詩云關如虎項岱曰

龍以喻人君周易曰龍戰于野其血玄黃虎以喻猛力爭不以任也遊說之徒風颭電激

並起而救之其餘疾飛景附雲煙其間者葉粟不可勝載

韋昭曰颭風之取衆微者也音苞晉灼曰雲音華爾之畢說文標火飛也夫疾與標古字通並必遙切雲煙光明之

貌也雲炎輒切當此之時擗朽糜鈍鈇刀皆能一斷韋昭曰擗切

摩也女擗切韓詩外傳陳繞謂宋燕是故魯連飛一矢

而蹶千金李奇曰已見上文虞卿以顧眄而捐相印史記曰秦

昭王遺趙王書持魏齊頭來魏齊士出見趙相虞卿虞卿度趙王終不可說乃解其印與魏齊間行夫秋

發投曲感耳之聲項岱曰曲合歌曲也合之律度滂蕪而

不可聽者非韶夏之樂也李奇曰滂蕪不正也因勢合變遇時之

容項岱曰容宜也或因際會之勢合變譎之事風移俗

易乖迕而不可通者非君子之法也及至從人合之衡

人散之韋昭曰從人合之助六國亡命漂說羈旅騁辭

項岱曰委君之徒謂之亡命謂亡君命也善曰左傳陳敬仲曰羈旅之臣杜預曰羈寄也旅客也商鞅挾

商鞅挾

三術以鑽孝公

服虔曰王霸富李斯奮時務而要始皇

項岱曰奮發也時務謂六國彼皆躡風塵之會履顛沛

之勢項岱曰彼謂商鞅李斯輩也風發於據傲乘邪以求一日

之富貴言據傲乘邪也朝為榮華夕為顛頽福不盈此禍溢於

世李奇曰當富貴之凶人且以自悔况吉士而是賴乎

項岱曰凶人謂商鞅之輩臨死敗皆悔恨之且功不可

以虛成名不可以偽立韓設辨以激君呂行詐以賈國

服虔曰韓韓非設辨於始皇章說難既適其身乃囚應

昭曰呂不韋立子楚以市秦利說難既適其身乃囚秦貨既

貴厥宗亦墜史記曰秦昭王子子楚質於趙呂不韋賈

楚復以五百金買奇物玩好而遊秦獻華陽夫人立子

楚為嫡嗣秦正楚冠謚為孝文子楚代是以仲尼抗浮雲之

志孟軻養浩然之氣論語子曰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

浮雲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敢問何謂浩然之氣

曰難言也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

天地之間項岱曰皓白彼豈樂為迂闊哉道不可以貳

也項岱曰迂遠也貳二也君子履端於始歸成於終擬

也聖人之道豈可二行如斯鞅韓非不韋之徒也善曰

說文曰迂方今大漢洒掃群穢夷險芟荒晉灼曰發開也

字善曰掃即廓帝紘恢皇綱項岱曰紘張也皇君也善曰基

隆於義農規廣於黃唐其君天下也炎之如日威之如

神函之如海養之如春說文曰炎火也謂光照也史記

曰帝堯其仁如天其智如神就



之如日望之如雲冕錯新書曰臣是以六合之內莫不  
聞帝王之道包之如海養之如春  
同源共流韋昭曰六合天地四方也沐浴玄德史記太公曰  
書曰玄德升聞法言曰或問泰和枝附葉著譬猶草木  
之植山林鳥魚之毓川澤得氣者蕃滋失時者零落項  
曰蕃盛也零凋病也言遇仕者昌盛  
不遇者凋病如萬物於天地之間也  
參天地而施化豈  
云人事之厚薄哉項岱曰參三也言漢家之施化今吾  
子處皇代而論戰國矐所聞而疑所覲欲從整敦而度  
高平泰山懷沈濫而測深乎重淵亦未至也服虔曰敦  
也應劭曰沈濫雅曰前鳥整丘如覆敦者敦丘也爾雅曰  
沈泉穴出穴出反出也濫泉正出正出湧出也服虔曰  
沈音軌韋昭曰濫音濫整音旌  
郭璞爾雅注曰敦蓋也都回切

賓曰若夫鞅斯之倫襄

周之凶人既聞命矣項岱曰周襄王雷起黜斯敢問上  
古之士處身行道輔世成名可述於後者默而已乎主  
人曰何為其然也昔者外繇謨虞箕子訪周尚書曰咎  
歸又曰武王勝殷以箕子言通帝王謀合神聖殷說夢發  
於傳巖周望兆動於渭濱尚書曰高宗夢得說使百工  
以漁釣好周西伯將出占之曰所獲非龍非虎齊寧敷  
非熊非羆所獲霸王之輔西伯果遇太公望齊寧敷  
聲於康衢漢良受書於邳垠說苑陳子說邳水王曰窳  
公得之而霸也爾雅曰五達曰康四達曰衢漢書曰張  
良從容步遊下邳垠上有一老父出一編書曰讀是則為  
王者師晉灼曰垠皆族命而神交匪詞言之所信故能  
建必然之策展無窮之勳也近者陸子優游新語以興

董生下帷發藻儒林鄭玄曰優游不仕也史記高帝拜陸賈為太中大夫謂賈曰試為我

著秦所以失天下我所以得之者何陸生乃祖述存亡之徵凡著十二篇號其書曰新語又曰董仲舒以治春

秋為博士下帷講誦劉向司籍辨章舊聞揚雄譚思法弟子或莫見其面

言太玄項氏曰司主也籍書籍也善曰漢書曰光祿大夫劉向校經傳諸子詩賦每一卷書已向輒條其篇

目撮其旨意錄而奏之又曰揚雄譚思渾天又撰十二卷象論語號曰法言渾天即太玄經也皆及時

君之門闡究先聖之壹奧應劭曰爾雅曰宮中巷謂之壹苦本切婆娑乎

術藝之場項氏曰婆娑偃息也休息乎篇籍之囿以全

其質而發其文用納乎聖德烈炳乎後人斯非亞與項氏曰聖德明君知賢而納用之也若乃伯夷抗行於首陽

柳惠降志於辱仕顏潛樂於簞瓢孔敘篇於西狩論語列業也後人著書傳之復世

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不改其樂子氏傳曰哀公十四年春西狩獲麟春秋元命

荀曰孔子曰丘作春秋始於元然於麟王道成也聲盈塞於天淵真吾徒之師表

也項氏曰言若此之榮名且吾聞之一陰一陽天地之

方周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孔乃文乃質王道之綱項

曰或施道於道或施文道此王者所以為綱維也善曰春秋元命苞曰一質一文據天地之道天質而攝文曰正朔三

而改文以質有同有異聖哲之常項氏曰有同仕遇而進

再而復有異不合而退此聖人

道之常故曰慎脩所志守爾天符委命供已味道之腴

也曰符相命也腴道之美者也善曰文子曰不言之師不道之道若或通焉謂之天符相譚谷揚雄書曰子雲勤味道

也腴者神之聽之名其舍諸項氏曰有賢智君子行之如

善曰毛詩曰神之聽之式敷與沙實又不聞和氏之璧韞於荆石隋侯之

珠藏於蚌蛤乎歷世莫眊不知其將含景曜吐英精曠

千載而流光也韓子曰楚人和氏得璞王於楚山之中

焉遂名曰和氏之璧淮南子曰隋侯見大蛇傷斷以藥傳而

之者富失之者貧高誘曰隋侯見大蛇傷斷以藥傳而

塗之後蛇於江中街大珠應龍潛於潢汙魚鼈媒之

以報之因名曰隋侯之珠應龍潛於潢汙魚鼈媒之

曰天有九龍應龍有翼服虔曰左氏不覩其能奮靈

傳注曰昔苗小水謂之潢不洩謂之汙不覩其能奮靈

合風雲超忽荒而踈昊蒼也項岱曰忽荒天上也昊蒼

音戰踈與據同謂之故夫泥蟠而天飛者應龍之神也

足戰持之並京逆切故夫泥蟠而天飛者應龍之神也

先賤而後貴者和隋之珍也時暗而久章者君子之真

也項岱曰時暗未顯用時也久舊也章明也言君子懷

德雖初時未見顯用後亦終自明達也應龍蟠屈而

升天隋和先賤而後貴也如此是此君子道德之真言也

伸如一無不變也善曰淮南子曰君子之道久而章遠而隆

也若乃牙曠濯耳於管絃離婁眇目於毫分項岱曰牙

師曠也管律之管絃琴瑟之調也毫分秋毫之末分也

善曰纏子董無心曰離婁之目察秋毫之末於百步之外

可謂逢蒙絕技於弧矢般輸摧巧於斧斤吳越春秋陳

弓後有以楚狐父以其道傳羿羿傳逢蒙蒙良樂軼能於

岱曰公以翻若之族名班韋昭曰摧折也良樂軼能於

相馭鳥獲抗力於千鈞項岱曰良子良晉人也樂伯樂

御馬伯樂亦工相馬抗力力抗也三十千鈞千鈞者三萬

斤善曰三氏春秋薄疑說衛嗣君曰鳥獲舉之鈞又况一

斤和鵠設精於鍼石研桑心計於無垠左氏傳曰晉侯

使醫和視之史記曰扁鵲使弟子子陽厲鍼感石又曰

越王勾踐困於會稽之上乃用范蠡計然章昭曰研范

蠡之師計然之名也漢書曰桑弘走亦不任厠技於彼

列故密爾自娛於斯文

服虔曰走孟堅自謂

也爾雅曰密靜也

辭

秋風辭一首 并序

漢武帝

上行幸河東祠后土顧視帝京欣然中流與群臣飲燕  
上歡甚乃自作秋風辭曰

秋風起兮白雲飛草木黃落兮鴈南歸禮記曰季秋之

實鴈來蘭有秀兮菊有芳攜佳人兮不能忘泛樓舫兮濟

汾河應劭漢書注曰作大舟橫中流兮揚素波列女傳

歌曰水揚波為奇冥冥簫鼓鳴兮發棹歌棹歌引歡樂極兮哀情

多列女傳陶谷子妻少壯幾時兮奈老何古長歌行曰

悲傷

歸去來一首

陶淵明序曰余家貧又心學遠役彭澤縣去

與之情自免去職因事

歸去來兮田園將蕪胡不歸毛詩曰式微既自以心為

形役奚惆悵而獨悲淮南子曰是皆形神俱役者悟已

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論語楚狂接輿曰往者寔迷

途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莊子謂惠子曰孔子行年六

十而化始時所是卒而非之未知舟遥遥以輕颺風飄

飄而吹衣問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毛詩曰馳驅

喜亦熙字也乃瞻衡宇載欣載奔毛詩曰衡門之僮僕

熙光明也

歡迎稚子候門

周易曰得僮僕貞史記曰楚懷王稚子子蘭

三逕就荒松菊

猶存

三輔失錄曰蔣謂字元卿舍中三逕唯羊仲求仲從之遊皆挫廉逃名不出

攜幼入室

有酒盈樽

戰國策曰扶老攜幼迎孟嘗君引壺觴以自

酌

酌取庭柯以怡顏

陸機高祖功臣頌曰怡顏高覽

倚南窗以寄傲審容

膝之易安

韓詩外傳比郭先生妻曰今結駟列騎所安不遇容膝食方丈於前所甘不過一肉園

日涉以成趣門雖設而常關

爾雅曰堂上謂之行堂下謂之步門外謂之趨中庭

謂之走郭璞曰此皆人行步趨走

策扶老以流憩時矯

首而遐觀

易林曰鳴杖扶老衣食百

雲無心以出岫鳥

倦飛而知還

王逸楚辭注曰矯舉也

將入撫孤松而盤桓

爾雅曰盤桓不進也歸去來兮請息交以絕游

曰公孫穆昇親暱絕交游

世與我而相遺復駕言兮焉求

桓子

曰凡人性難極也難知也故其絕異者常為世俗所遺

失焉毛詩曰駕言出遊又曰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

者謂我悅親戚之情話樂琴書以消憂

說文曰

為善言也劉歆遂初賦曰玩琴書以條暢

農人告余以春及將有事事西疇

賈逵國語注曰一井為疇

或命巾車或棹孤舟

孔叢子孔子歌曰巾車命駕將適唐都鄭

玄周禮注曰巾猶衣也

既窈窕以尋壑亦嘔而經丘

曹植贈石

窈窕山道深卑蒼

木欣欣以向榮泉涓涓而始流

毛萇

曰嘔嘔不安之貌

善萬物之得時感吾生之行

休

大戴禮曰君道當則萬物皆得其宜郭璞選仙詩曰吾生獨不化莊子曰其生若浮其死若休已矣

乎寓形宇內復幾時曷不委心任去留

尸子老萊子曰人生於天地之

間寄也琴賦曰委胡為遑遑欲何之孟子曰傳云孔子三月無君則遑遑

如也孔叢子孔子歌所謂賢人者躬為匹夫而不願富貴莊富貴非吾願帝鄉不可期孔子曰

或植杖而耘東征賦曰選良辰而將行淮南子要略懷良辰以孤往

也司馬彪曰獨住任自然不復顧世論登東臯以舒嘯

臨清流而賦詩阮籍奏記曰將耕東臯之陽毛萇詩傳

聊乘化以歸盡樂夫天命復子定家語孔子曰化於陰

化窮數盡謂之死莊子曰生有所乎死有所歸周易曰樂天知命故不憂

序上

毛詩序一首

卜子夏

家語曰卜商字夏衛人也

鄭氏箋

關雎后妃之德也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

故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風風正教也風以動之教

以化之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情動於

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永歌

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情發於聲

聲成文謂之音發猶見也聲謂宮商角徵羽也治世之

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

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先

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故詩有

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

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

之者足以戒故曰風風化風刺比皆謂譬喻前不年言也主文主與樂宮商相應也譎諫諷歌

依禮不至于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

變風變雅作矣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傷人倫之廢哀刑

政之苛吟詠情性以風其上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者

也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

義先王之澤也是以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

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言三政之所

由廢興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頌者美盛

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是謂四始詩之志

也始者謂王道興衰之所由也然則關雎鹿奔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

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鵲巢自北而南謂其虞之德諸侯之風

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繫之召公自從也從此而南謂其化從岐周被江漢之域

先王年太王王季文王也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是以關雎

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濡其色哀窈窕思賢

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是關雎之義也哀窈窕字之誤也哀當為憂謂中心念

怨之也无傷善之心謂好仇也

### 尚書序首

孔安國

漢書曰孔安國以治尚書為武帝博士臨淮太守

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

之政由是文籍生焉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言

大道也。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至于夏商周之書，雖設教不倫，雅誥與義其歸一揆，是故歷代寶之以爲大訓。八卦之說謂之八索，求其義也。九州之志謂之九丘，丘聚也。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風氣所宜，皆聚此書也。春秋左氏傳曰：楚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即謂上世帝王遺書也。先君孔子生於周末，覩史籍之煩，文懼覽之者不一，遂乃定禮樂，明舊章，刪詩爲三百篇，約史記而修春秋，讚易道以黜八索，述職方以除九丘，討論墳典，斷自唐虞以下，訖於周。爰夷煩亂，翦截浮辭，舉其宏綱，撮其機要，足以垂世。

立教典，謨訓誥誓命之文，凡百篇，所以恢弘至道，示人主以軌範也。帝王之制，坦然明白，可舉而行。三千之徒，並受其義。及秦始皇滅先代典籍，焚書坑儒，天下學士逃難解散，我先人用藏其家書于屋壁。漢室肅興，開設學校，旁求儒雅，以闡大猷。濟南伏生年過九十，失其本經，口以傳授，裁二十餘篇，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尚書。百篇之義，世莫得聞。至魯共王好治宮室，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居於辟中，得先人所藏古文。虞夏商周之書及傳論語孝經，皆科斗文字。王又升孔子堂，聞金石絲竹之音，乃不壞宅，悉以書還孔氏。科斗書廢已久，時人無能



知者以所聞伏生之書考論文義定其可知者為隸古  
定更以竹簡寫之增多伏生二十五篇伏生又以舜典  
合於堯典益稷合於臯陶謨盤庚三篇合為一康王之  
誥合於顧命復出此篇并序九五十九篇為四十六卷  
其餘錯亂摩滅不可復知悉上送官藏之書府以待能  
者承認為五十九篇作傳於是遂研精覃思博考經籍  
採摭羣言以立訓傳約文申義敷暢厥旨庶幾有補於  
將來書序序所以為作者之意昭然義見宜相附近故  
引之各冠其篇首定五十八篇既畢會國有巫蠱事經  
籍道息用不復以聞傳之子孫以貽後世若好古博雅

君子與我同志亦所不隱也

### 春秋左氏傳序首

杜預

杜預字元凱京兆人也  
起家拜尚書郎稍遷至鎮南大將軍都  
督荆川諸軍事平  
吳加位特進薨

春秋者魯史記之名也記事者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  
月繫時以時繫年所以紀遠近別同異也故史之所記  
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為所記之名也周  
禮有史官掌邦國四方之事達四方之志諸侯亦各有  
國史大事書之於策小事簡牘而已孟子曰楚謂之禱  
杌曰謂之乘而魯謂之春秋其實一也韓宣子適魯見

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韓子所見蓋周之舊典禮經也周德既衰官失其守上之人不能使春秋昭明赴告策書諸所記注多違舊章仲尼因魯史策書成文考其真偽而志其典禮上以遵周公之遺制下以明將來之法其教之所存文之所害則刊而正之以示勸誡其餘皆即用舊史史有文質辭有詳略不必改也故傳曰其善志又曰非聖人孰能修之蓋周公之志仲尼從而明之左丘明受經於仲尼以為經者不刊之書也故傳或先經以始事或後經以終義或依經以辨理或錯經以合異隨

義而發其例之所重舊史遺文略不盡舉非聖人所修之要故也身為國史躬覽載籍必廣記而備言之其文緩其旨遠將令學者原始要終尋其枝葉究其所窮優而柔之使自求之厭食而飫之使自趨之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然後為得也其發凡以言例皆經國之常制周公之垂法史書之舊章仲尼從而脩之以成一經之通體其微顯闡幽裁成義類者皆據舊例而發義指行事以正褒貶諸稱書不書先書故書不言不稱書曰之類皆所以起新舊發大義謂之變例然亦有史所不書即以為義者此蓋春秋新意故傳不

言凡曲而暢之也其經無義例因行事而言則傳直言其歸趣而已非例也故發傳之體有三而為例之情有五一曰微而顯文見於此而義起在彼稱族尊君命舍族尊夫人梁亡城緣陵之類是也二曰志而晦約言示制推以知例參會具地與謀曰及之類是也三曰婉而成章曲從義訓以示大順諸所諱避璧假許田之類是也四曰盡而不汙直書其事具文見意丹楹刻桷天王求車齊侯獻捷之類是也五曰懲惡而勸善求名而亡欲蓋而章書齊豹盜三叛人名之類是也推此五體以尋經傳觸類而長之附于二百四十二年行事王道之正

人倫之紀備矣或曰春秋以錯文見義我若如所論則經當有事同文異而無其義也先儒所傳皆不其然答曰春秋雖以一字為褒貶然皆湏數句以成言非如八卦之文可錯綜為六十四也固當依傳以為斷古今言左氏春秋者多矣今其遺文可見者十數家大體轉相祖述進不成為錯綜經文以盡其變退不守丘明之傳於丘明之傳有所不通皆沒而不說而更膚引公室穀梁適足自亂預今所以為異專說丘明之傳以釋經經之條貫必出於傳傳之義例總歸諸凡推變例以正褒貶簡一傳而去異端蓋丘明之志也其有疑錯則備論而

闕之以俟後賢然劉子駿創通太義賈景伯父子許惠卿皆先儒之美者也未有穎子嚴者雖淺近亦復名家故特舉劉賈許穎之違以見同異分經之年與傳之年相附比其義類各隨而解之名曰經傳集解又別集諸例及地名譜第歷數相與為部凡四十部十五卷皆顯其異同從而釋之名曰釋例將令學者觀其所聚異同之說釋例詳之也或曰春秋之作左傳及穀梁無明文說者以為仲尼自衛及魯修春秋立素王立明為素臣言公羊者亦云黜周而王魯危行言遜以避當時之害故微其文隱其義公羊經止獲麟而左氏經終孔丘卒

敢問所安荅曰異乎余所聞仲尼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此制作之本意也歎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蓋傷時王之政也麟鳳五靈王者之嘉瑞也今麟出非其時虛其應而失其歸此聖人所以為感也絕筆于獲麟之一句者所感而起固所以為終也曰然春秋何始於魯魯隱公荅曰周平王東周之始王也隱公讓國之賢君也考乎其時則相接言乎其位則列國不乎其始則周公之祚胤也若平王能祈天永命紹開中興隱公能弘宣祖業光啓王室則西周之美可尋文武之跡不墜是故因其歷數附其行事集周之舊以會成王義垂

法將來所書之王即平王也所用之歷即周正也所稱之公即魯隱也安在其黜周而王魯乎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此其義也若夫制作之文所以彰往考來情見乎辭言高則旨遠辭約則義微此理之常非隱之也聖人包周身之防既作之後方復隱諱以避患非所聞也子路使門人為臣孔子以為欺天而云仲尼素王立明素臣又非通論也先儒以為制作三年文成致麟既已妖妄又引經以至仲尼卒亦又近誣據公羊經止獲麟而左氏小邾射不在三叛之數故余以為感麟而作作起獲麟則文止於所起為得其實至於反袂

拭面稱五道窮亦無取焉

三都賦序一首

臧榮緒晉書曰左思作三都賦思乃造而示之謚稱善為其賦序也

皇甫士安

臧榮緒晉書曰皇甫謐字士安安定朝郡人年二十始受書得風痺疾滿手不輟卷舉孝廉不行又辟著作不應卒於家

玄晏先生曰

謐自序曰始志乎學而自號玄晏先生玄靜也晏安也先生學人之通稱也

人稱不歌而頌謂之賦

漢書曰傳云不歌而頌謂之賦然則賦也者所以因物造端敷弘體理欲人不能加也

必極美觸類而長之故辭必盡麗

周易曰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能

事畢然則美麗之文賦之作也法言曰詩人賦麗以則昔之為文者非苟尚辭而已法言曰或曰君子尚辭將以紐之王教本乎勸戒也說文曰細系也女九切自夏殷以前其文隱沒靡得而詳焉夏有五子之歌殷有湯頌周監二代文質之體百世可知論語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又子曰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故孔子采萬國之風正雅頌之名集而謂之詩漢書曰古有采詩之知得失自考正也孔子紉取周詩詩人之作雜有賦體子夏序詩曰一曰風二曰賦故知賦者古詩之流也兩都賦序曰賦至于戰國王道陵遲風雅浸頽於是賢人失志辭賦作焉漢書曰春秋之後周道衰壞而賢人失志之賦作矣是以孫卿屈原之屬遺文炳

然辭義可觀西都賦序曰文章炳焉存其所感咸有古詩之意皆因文以寄其心託理以全其制賦之首也漢書曰大儒孫卿及楚臣屈原離騷憂國皆作賦以風喻成有惻隱古詩之義班固漢書述曰蔚為辭宗賦頌之首及宋玉之徒淫文放發言過于實誇競之興體失之漸風雅之則於是乎乖漢書曰其後宋玉唐勒繼為侈麗辭人之賦麗以淫逮漢賈誼頗節之以禮自時厥後綴文之士不率典言並務恢張其文博誕空類孔安國尚書大者冒天地之表細者入毫纖之內雖充車駟不足以載廣夏接接不容以居也其中高者至如相如上林揚雄甘泉班固兩都張衡二京馬融廣成王生靈光後漢